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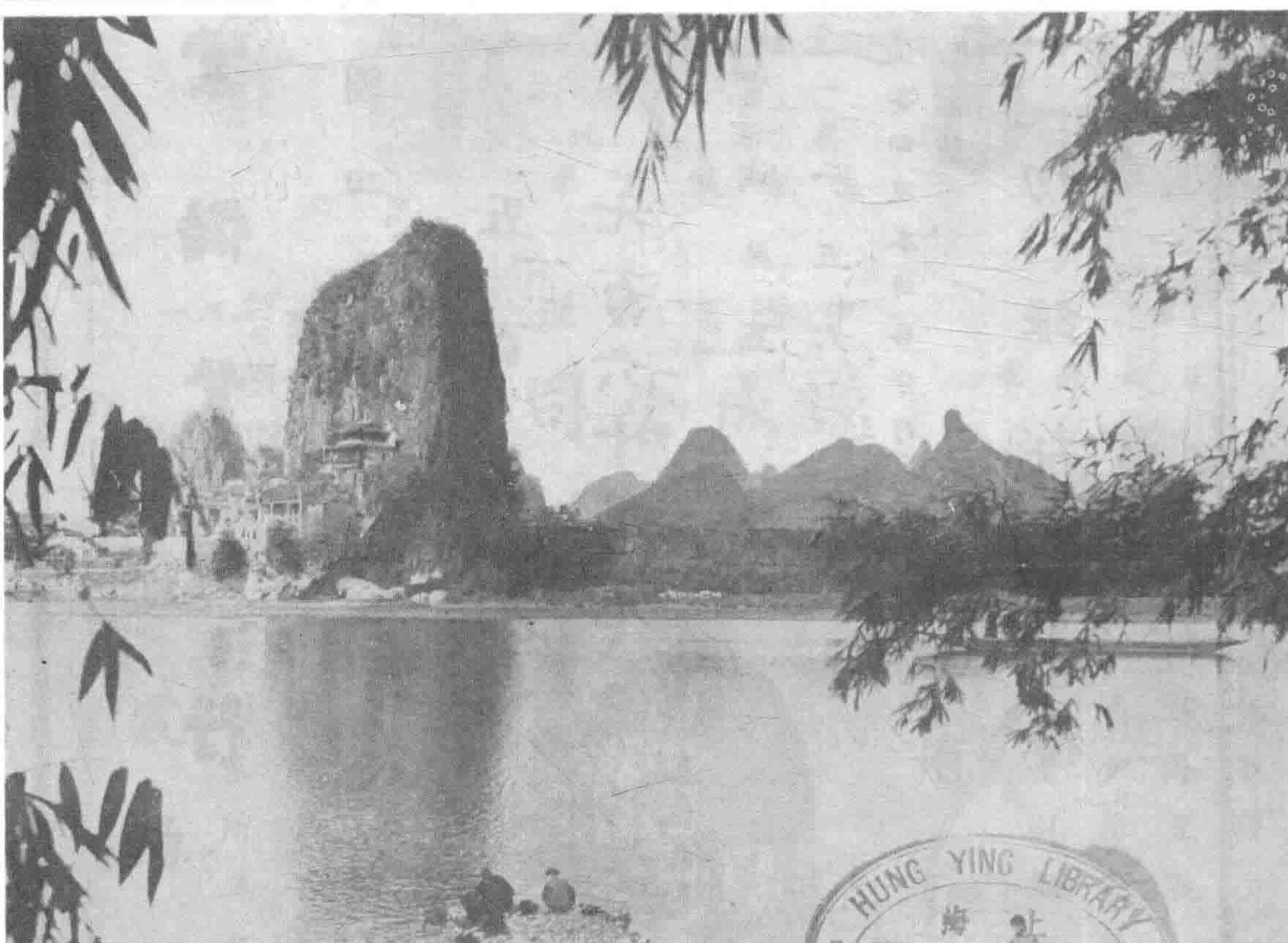
中國旅行社發行

蘇州紀行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
海天寄語
小店主

第十二卷第六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

六月號



HUNG YING LIBRARY

桂林山水（自江上遠望伏波獨秀老人諸山）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2. No. 6
June
1938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五百萬元

公積～七百六十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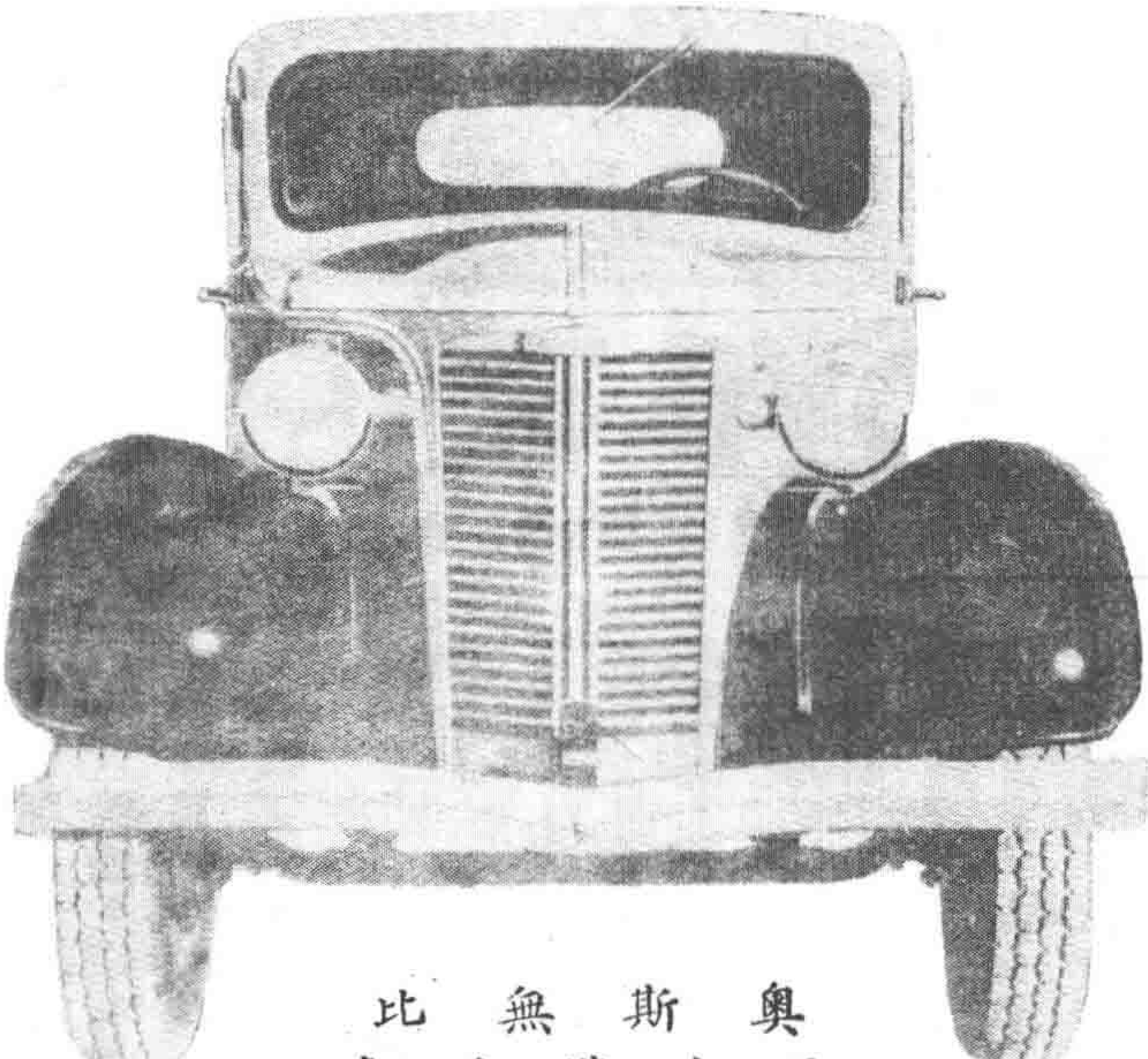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燃料慳儉
馬力充足



機件強壯
售價相宜

奧斯無比
長途儎重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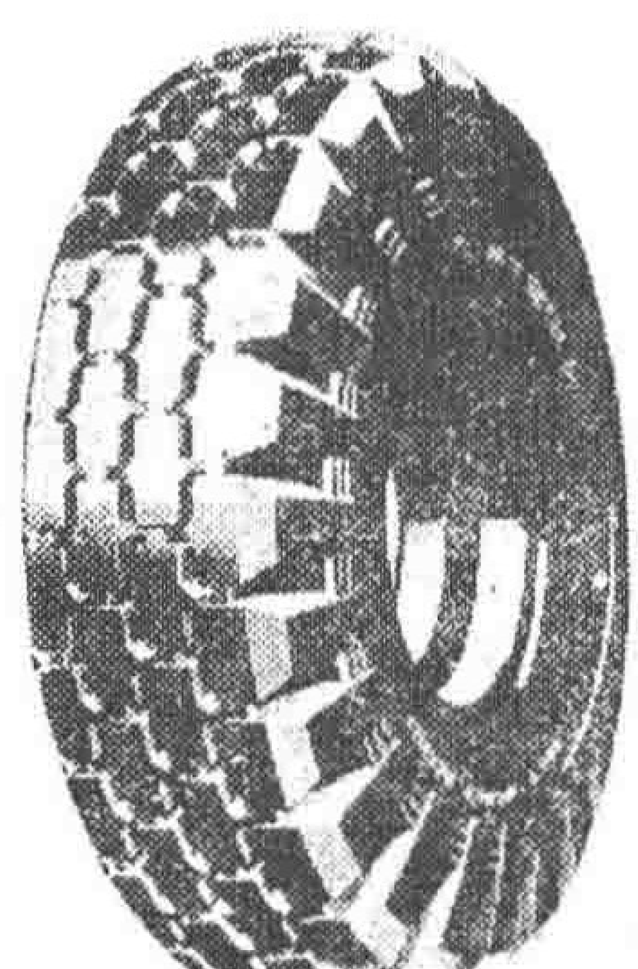
香港
莊士敦道
一九九至二〇三

中國總經理
遂成公司

電話三一三五一
電報掛號
SHINGTYRE

惟有採用

倘欲獲
額外里數
減少爆裂危險
抵受逾額重量



以煉膠製造之
美國友愛斯膠輪
因他具有
別家所無之
避震層帆布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　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　一六八八三至五（三線轉接各部）

LLOYD TRIESTINO

ITALLA-ADRIATICA-TIRRENIA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康鐵佛田號"CONTE VERDE"康鐵卑安克孟諾號"CONTE BIANCAMANO"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為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即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船名	由上海開
維多利亞	六月十四日
康鐵佛田	七月十二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八月十七日
康鐵羅素	八月二十九日
維多利亞	九月十三日
康鐵佛田	九月廿七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十月十九日
康鐵羅素	十一月一日
維多利亞	十一月十五日
康鐵佛田	十一月廿六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十二月廿一日

開往地點

布林的西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那泊爾
熱那亞



三二一—四一二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　第六號目次

民國廿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桂林山水……（封面）

威尼市聖馬可廣場（美術圖景）……一粟……一

埠頭（美術圖景）……琅玕……二

○桴海南行記（中）……戴欲仁……三

○蘇州紀行……孟才……一三

○流離轉徙的旅行（上）……羅人偉……二一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上）……諦悌……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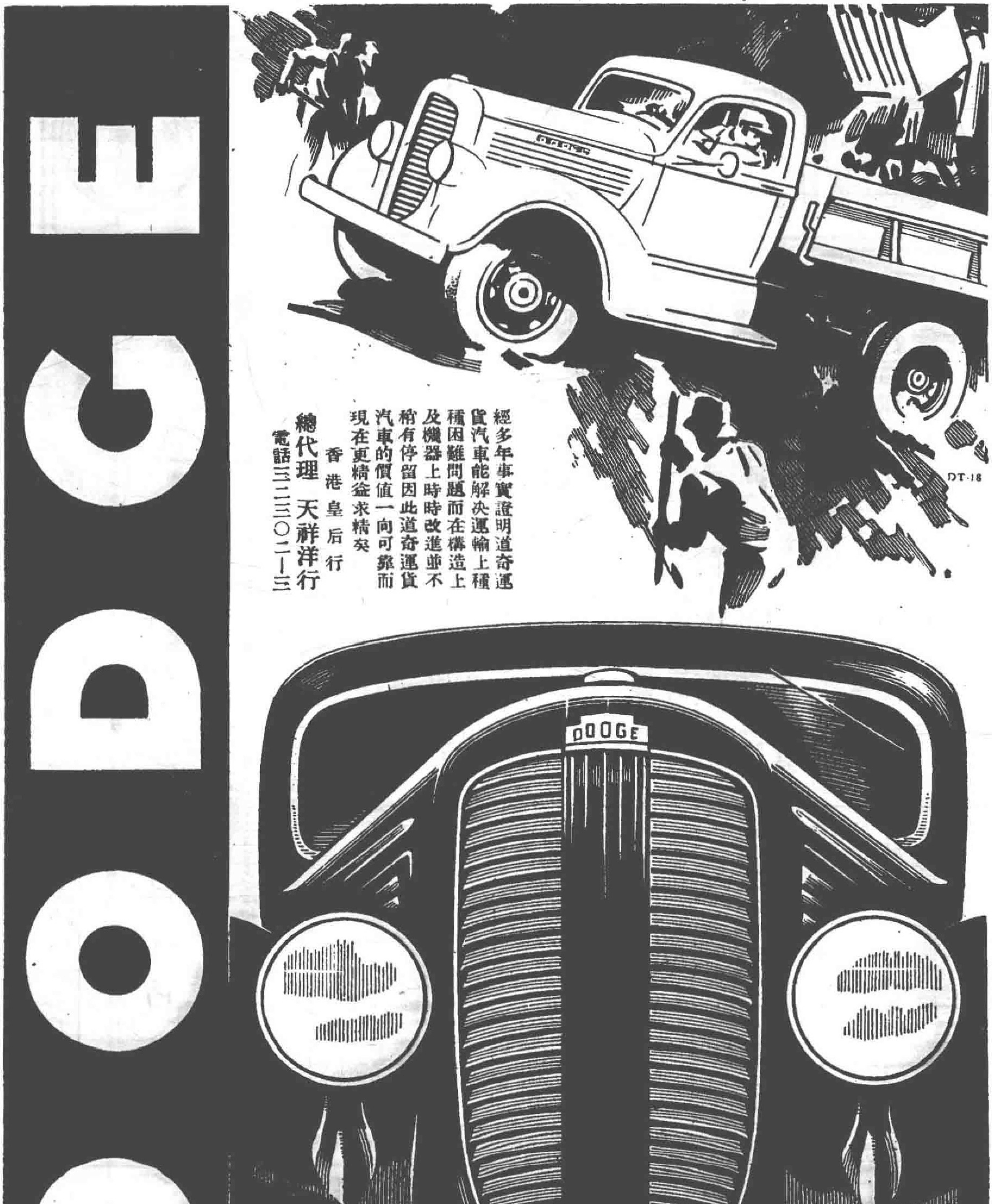
○桂行散記（下）……陳畸……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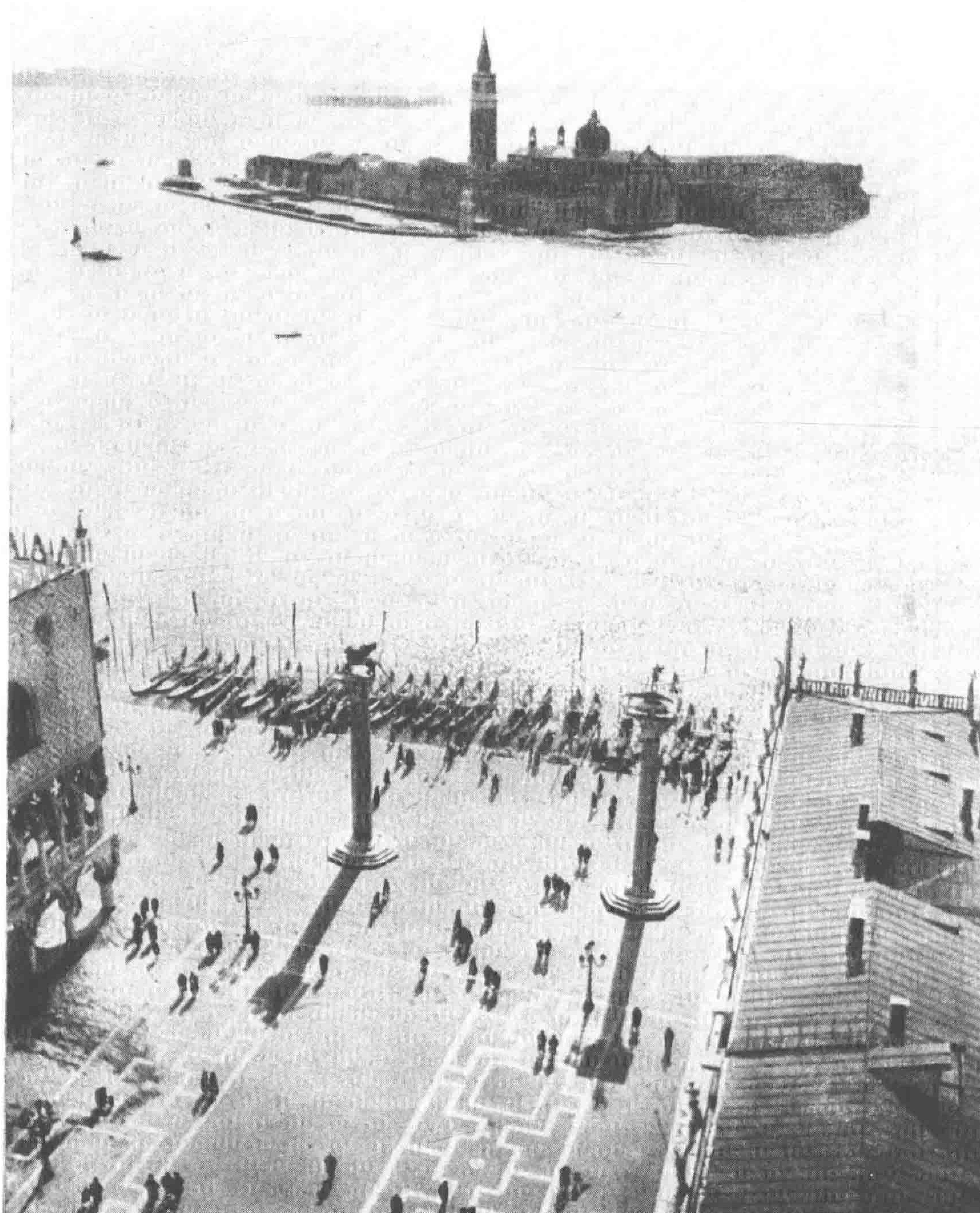
○海天寄語……程志政……六一

○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黑林……七一

○旅行通訊……蔣湘清……七七

○小店主（短篇創作）……秦瘦鷗……八一


DODGE
DT-18
經多年事實證明道奇運貨汽車能解決運輸上種種困難問題而在構造上及機器上時時改進並不稍有停留因此道奇運貨汽車的價值一向可靠而現在更精益求精矣
總代理 天祥洋行
香港皇后行
電話三二三〇二一三
DO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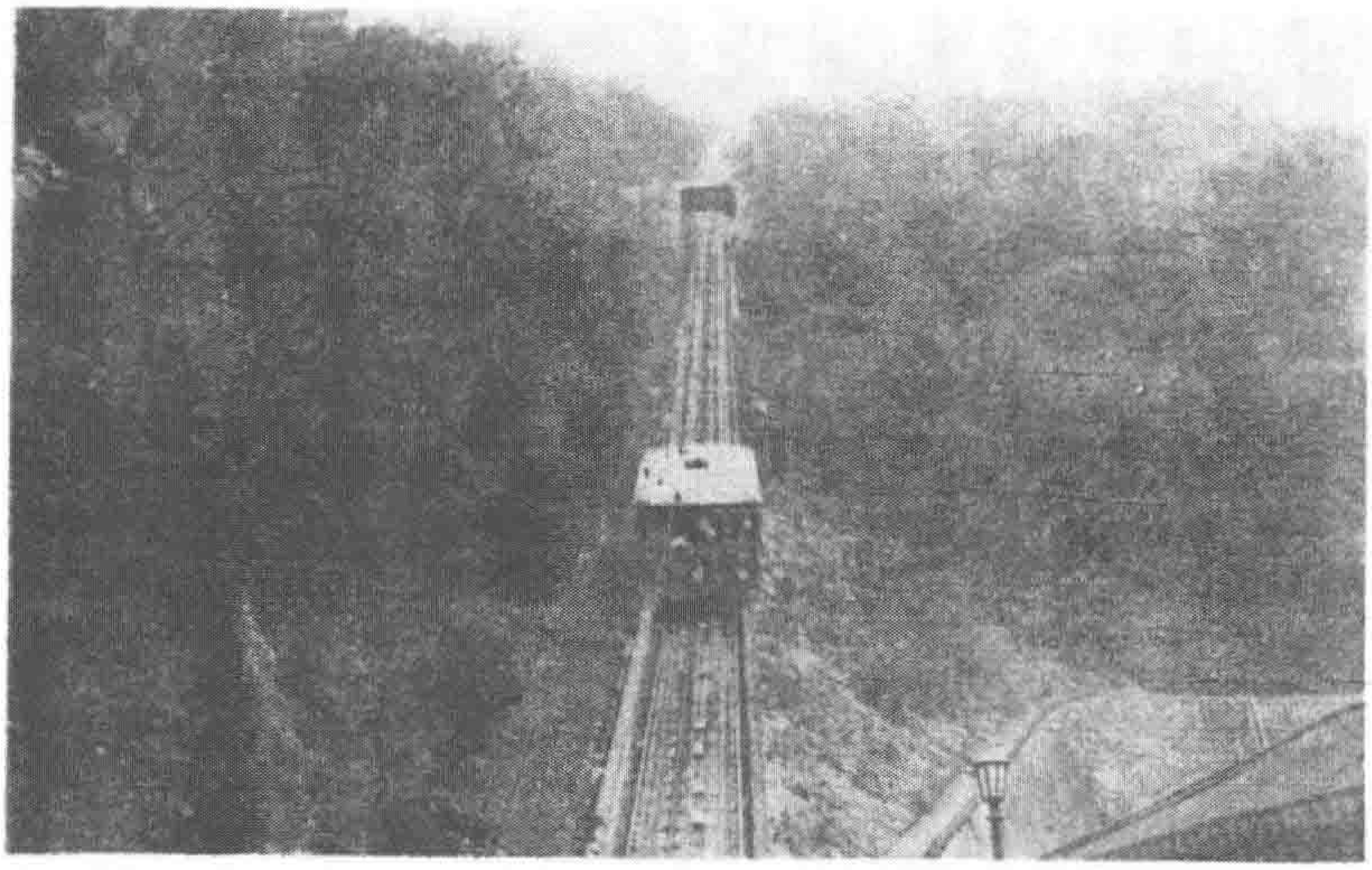


威尼市聖馬可廣場　　一粟作

三二—四一五



埠頭　　琅玕作



山頂纜車

桴海南行記（中）

戴欲仁

四　到了目的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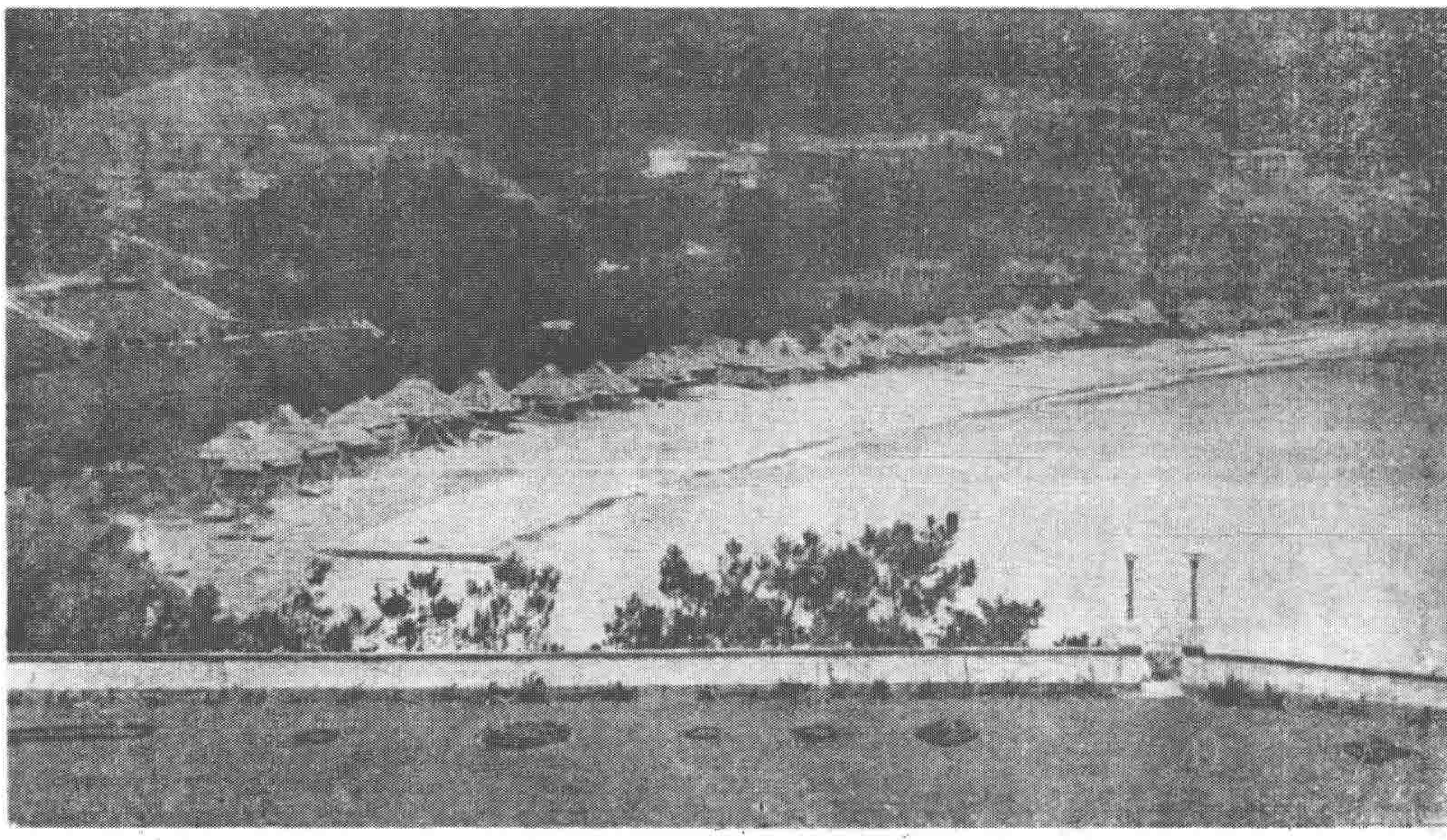
廈門到香港祇須十九小時的行程，廿六日竟日遊廈鼓，很覺疲勞，晚膳後入浴卽睡，一夜酣睡，把疲勞解除了。廿七日上午尚在大海中，午餐後就進口了，維多利亞港眞熱鬧，來往的船舶更是不少。山上高低層疊的洋房多麼富麗，所謂租期九十九年的新界地（New Territoy）的九龍半島隔水相對，倒像上海的浦東。西人稱香港為東方的 Riviera 在船上望過去，很顯得美麗可愛，四面羣山圍抱的海面水不揚波，風景秀麗，要是不看見已經停泊在水面的不列巔兵艦和香霍司脫郵船，眞要使我錯認為西子湖哪。一時船靠九龍碼頭，早有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招呼，我把行李交代過了，便渡海到社寓希路道（Hill Road）上海銀行宿舍，適當山半，屋旁泉水潺潺，頗饒清趣。居香島的時間祇一月，每天工作又很繁忙，因而被稱為渺小的香島未能遍遊，然每在休沐假日，或傍晚事畢的時候，也走了幾處名勝所在，考察了一些風俗人情，觀感所及，分述於后，讀吾記諸君，諒亦樂聞。

維多利亞峯及山頂纜車　峯的高度一千八百二十三英尺，俗稱扯旗山，為香港。最高峯，山頂纜車是上山的捷徑。誰也知道香港的爬山電車，是東方的奇景，旅行香港的遊侶，都以一試為快，這纜車是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英人 Findly Smith 發起建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開工，經過三年的工程，在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月開始通車，本來用蒸汽發動引擎，到了一千九百廿六年始改用電氣管理，兩頭以五千英

尺的鋼纜拖捲鋼軌上的客車上下，如遇不妥時，裝有控制器在八尺以內自行立即停止，故絕對沒有危險的。在我們船抵維多利亞港的時候，就可望見半山中纜車的上下，這便是香島給予旅客們第一個奇特的影象。在四月三日的下午我也去了一次，循皇后大道東行上花園道步行約十餘分鐘，到纜車的山下車站，這所立體式美麗的車站房屋建築得很講究。購買頭等來回票壹紙計港幣四角（每逢星期日特價四角平時祇售單程三角）乘客很擁擠，纜車開始向上行駛，漸行漸高，和電梯差不多，沿路兩旁滿植花草，環境愉快，全路有車站五處，每至一處車站按鈴停車，在半途中二車交過，約行十分鐘，便到了山頂車站，這裏已高出地面一千三百餘英尺，依山傍迂迴的馬路步行遊覽，俯瞰九龍半島，如一盤立體式的建築模型，瞭如指掌，輪船在海面上行駛，劃出一條一條白色的水紋，山下街市的建築物都縮小了，都形成了模型一般，自此上行路旁濃陰密茂，泉聲潺潺，空氣高爽新鮮，山旁有英國兵房建築於此，柏油路修造得很好，行行重行行達到了維多利雅峯頂，此處離山頂車站更高出五百英尺，設有無線電台，禁止入內參觀，南望大海島嶼林立，風帆片片，迷濛大海，波平如鏡，流連良久，始返山頂車站，適上行車抵達，當即乘車下山，也是和乘電梯相彷。到達山下車站已經四時半了。上山遊覽計費時二時半，既能飽覽富有畫意的奇異景色，且可換一換新鮮空氣，費港幣四角，倒很值得。在山頂車站到山頂可以乘轎（即在車站前）每次來回約港洋七角。兩旁山道可以乘黃包車約港洋四五角，不能健步的遊客，可免向隅。但能步行者，還是採取步行的遊覽，可以領略較多的景物。

淺水灣　打開了一幅香港地圖觀看，在南部的正中有兩個灣子遙遙相對，中間隔着一個小島名 Middle Island，在西面的是深水灣，在東面的便是淺水灣了。淺水灣這個名字，凡是愛游泳的，以及愛看香港風景的人們，那是沒有不知道或是沒有不去賞玩的。廿九日傍晚五點半鐘，我坐着香港上海旅館公司的汽車前往遊覽，在必打街香港大酒店門口上車，此車設備較公共汽車為佳，可容乘客數十人，坐位舒適，專行駛市區及淺水灣之間，車資每人每程港幣四角（公共汽車由此亦可直達，車資二角五分，但車身設備遠不及此車）在車上購票，經皇后大道東行，漸離市區，盤山行駛，約行廿五分鐘抵淺水酒店門前下車，由此下行即至淺水灣浴場，沙灘遼闊，建有小茅屋更衣室很多，碧綠的海水，起着不平的微波，水聲汩汩，向沙灘捲來，但是在離水一尺的沙灘上行走，鞋履不溼，這也是和普陀山的千步沙同樣。有人在海中游泳的，也有中西人仕在海濱散步的，時正夕陽西下，海中景色殊佳，在沙灘步行二十分鐘，覓得海國浴舍（Lido），對海建築，入室飲咾啡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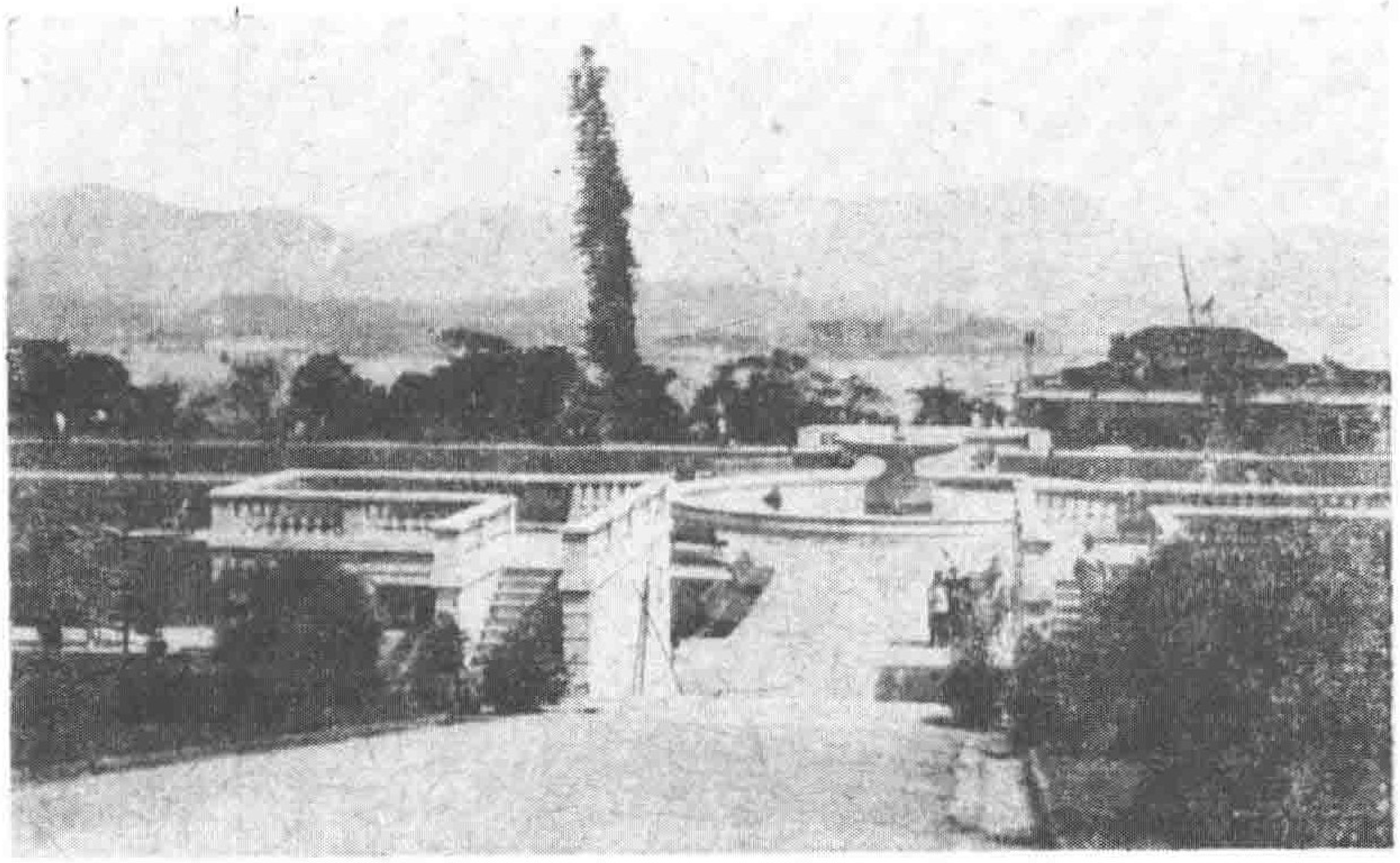
三二一—四二二



淺水灣浴場

三明治一客，取價港幣一元四角，可謂貴族化已極。惟該店地位很優美，設備很舒適，在此瞭望海景小坐清談，到是人生一樂。出海國浴舍，已是夜色蒼茫，這時候空中突然現出探海燈光十餘條，照耀得空中電光閃閃，有飛機一只在上空飛翔，被探海燈照着成了透明色，歷二十分鐘始已，這大概是防空演習吧。至七點半鐘仍在淺水酒店門口乘坐原汽車而返，中途在半山上俯視萬家燈火，中間黑沈沈的海面分別着九龍和香島，一堆堆的船上的燈光，點綴着這黝黑的海面。經過了行駛約十餘分鐘的山道，漸入市區，返抵終站，已八時許。

公園　香港全島祇公園一處，俗名兵頭花園，又分爲大兵頭花園和二兵頭花園，其實同在一處，祇隔亞彬彌道 Albany Road 馬路。因爲地點在山上，因而空氣亦較清潔高爽，且近在市區，爲公畢散步和換空氣的好地方。公園並不售票，惟晚間七點鐘後卽關閉，不若上海公園開放時間的長久。從皇后道中國銀行門口乘轎至花園道公園門口，祇須港洋二毫，轎子緩緩上山經過環境優美的柏油馬路，兩旁綠蔭夾道，鳥聲不絕，景色幽雅，十餘分鐘卽可到達。入門循石級而上，園中景物和上海公園彷彿，特別多熱帶植物，園的正中有英總督 Sir Arthur Kennedy 銅像。園的面積很小，以其地位的適當，凡是四週及山下的形形色色都陪襯着成爲公園的風景，不若上海兆豐花園的面積雖然很大，然除園內的景色以外，却看不到一點遠景，或者是望得更遠一些。此地的公園



香港公園之一部

景背着纜車行駛的山峯，可以瞭望緩緩爬山的纜車，和依山建築着高低美麗的洋樓，那翠綠如畫的山峯，正是公園後面的屏風。正面眺望九龍半島和遠山隱約天然的美景，和維多利亞港熱鬧的情形。下瞰市區排列整齊的建築物，特別是英人經濟大本營的滙豐銀行房子，建造得比衆不同，牠那巍峨的形態，更是傲氣十足。在二兵頭花園的一角種植了不少馬來亞名種的棕樹，很是別緻，牠那高約十丈的枝幹挺然直立的姿態，表示着不屈不撓的精神，但是這種精神，却不能代表牠出身地方的馬來亞民族的特性。園內各處設有座椅或小坐休憩，或散步遊覽，到處皆美景遊觀其中，身心愉快，眞是香島居民的樂園。

九龍城和宋王台　從香港到九龍去是要過海的，這渡海的行程，是港九間最有趣味最舒適最便捷的交通方法，依我看來，這種清潔穩速的渡輪和組織很完善的碼頭，使香港和九龍似乎是聯在一起，就是住在九龍的人們，每天往來港九和住在香港一般。香港碼頭是在干諾道，出了雪廠街便到了Star Ferry。入口處如兆豐公園，設有輪轉式矮門，每次僅容一人通過，內部自動記數，在經過之前，要將渡資每人一毫擲入窗口管事人面前的檯上，方能通過，入內即可登輪過渡，並不售票。此種科學管理方法，要省去物力和時間不少。輪渡設有吸煙室，以備吸煙的渡客乘坐，不吸煙的渡客，可坐入另一房內，上面寫着不准吸煙的字樣，甲板上亦滿設座位，座椅的靠背可以倒順翻轉，來回都能順坐，船上清潔舒爽，在碧綠的海水上，緩緩橫過維多利亞港面，四週輪船往來，羣山環繞，景色殊佳，海風徐來，涼爽宜人，海面空氣尤佳，約行十分鐘，便到九龍尖沙咀碼頭，出碼頭即廣九路車站，九龍各路公共汽車均以

三二一—四二四

車站爲出發點，因此無論到九龍那一處，都可在此搭乘公共汽車，或僱搭預先停着的租賃汽車。各郵船停舶的碼頭也近在咫尺。便捷達於極點，英人經營的苦心深切佩服。

我到九龍去是訪問吾友周開甲先生，周先生服務於碼頭角中華書局新廠，從車站去碼頭角乘三路公共汽車，車價一角五分，行



宋王台前

十餘分鐘到達，晤周先生後，由吾友康泰君伴遊宋王台及九龍城，晚間又在九龍流連了一些半日遊程記述如下。

出中華書局數百步就到了宋王台，拾級登台，上有大石一塊，據西八估計重逾五千噸，旁散石很多，環繞大石，有拱衛大石的形態，因而稱大石爲石王。在地理上講，此處又可以想象古代冰期，山上流水結成的冰田的所在地。在歷史上講，南宋末臨安旣陷，宋帝端宗偕文天祥桴海經浙閩逃到九龍，避風雨登此台，後元兵又追到，復逃至新會縣的崖山沉海而死，（崖山離這裏又百餘里。）亡國之君，如此悽慘，亡國之民的痛苦，可想而知。台在海濱土山上，可眺望海光山色和啓德飛行場。繼與康君同攝一影，以留紀念。時已傍晚，亟離宋王台作九龍城之行。九龍城離宋王台祇里許，我們步行前往，到了那裏一看，發現了一座數百年前的古城，還放着二門古式的鐵炮，荒蕪滿目，居民稀少，有教會所辦的慈善院一所。我們在城上繞行，當時適有影片公司在此拍攝攻城一幕影戲，城下勇士數百手提火把，城上守望隊密佈，間有女星數人在城上扮演，號笛響處，開麥拉開始工作，演員也做出種種動作，遂使這一座荒城暫時熱鬧起來，變成了南國的好萊塢。這座古城，因爲條約的關係，保存到現在，城外街市繁盛，馬路縱橫，城內汚濁荒廢，相去一世紀，惟有供人憑吊而已。我們因爲無甚可觀之處，天時已晚，卽行出城，康君別去，我仍乘公共汽車返至廣九車站，途經英王子道，見有新造住宅很多，路的幽靜淸潔，勝過上海愚園路，眞是良好的住宅區。九龍寬闊的馬路，廣大的面積，且地勢南向，一片平地，環境和氣候，都要勝過香港，難怪英人要以九十九年期租去。晚七時始返抵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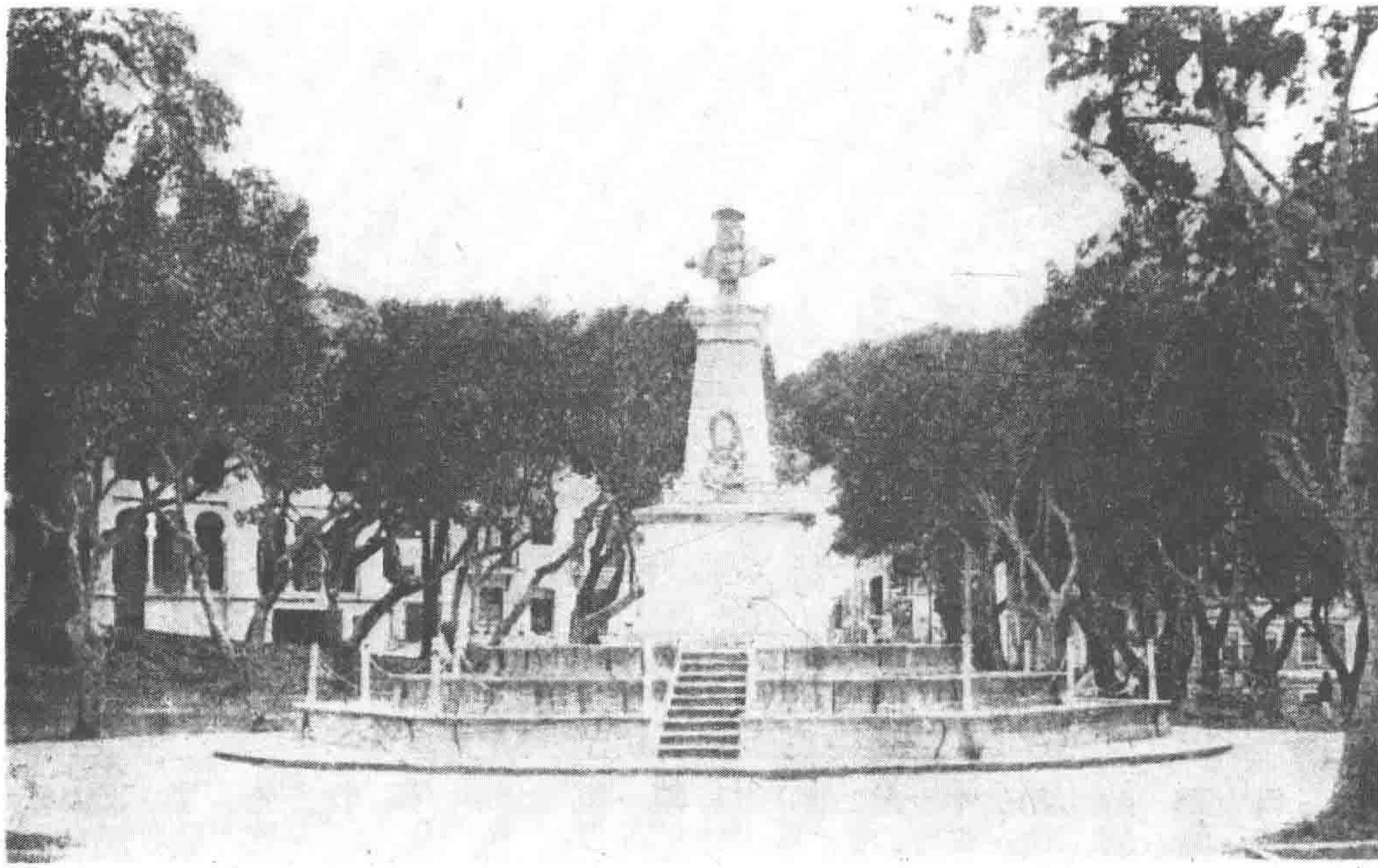
在輪中遙望香島夜色，眞如佈着繁星的仙島嵌滿寶石的皇冠。

香港觀感　前清雅片戰爭的結果，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在道光二十年）地位在廣東灣口東面是入粵的門戶，和東西洋往來的要衝，經英人努力的投資開發此後又在咸豐十年中日戰爭的結果租得九龍範圍更大百年來進步的神速若使百年前的島民看見了現在的光景，眞要咋舌。全市盤山的柏油路和交通網，整齊緊湊，不若他處的散漫。自八一三中日戰事爆發後，因爲地理上的關係更是特別的繁榮，遂使這東方的「里維亞剌」感覺到面積太小，住屋不敷僑寓諸公都說「香港居，大不易」島民生活因此提高。

香港和九龍（租界）司法行政皆屬英人統治，雖爲自由港，而於煙酒等物仍須納稅，我這次攜有香煙三聽，經多次麻煩手續補稅六毫方得取回。關於幣制，祇用港幣，除一元以上，都用紙幣外，十毫爲一元，十仙爲一毫，都是用硬幣，此種硬幣又有新舊之分，舊的較小，大小不一價值相同。人民服裝亦與上海相仿，惟本地人不常穿絲織品，少女穿短衣長褲的很多。婦女們好濃裝豔服，愛美天性甚於江南女兒。言語通用粵語，而粵語中頗多莫明其妙的語句，如「乜嘢」爲「何物」，「有」爲「無」，「細文仔」爲「小孩子」」等等又有譯自英文而成習慣語言文字如保險爲燕梳（Insurance）郵票爲士担（Stamp）汽車爲的士（Taxi）往往使初到的旅客見了聽了，都莫名其妙。粵菜的講究著名國內，有「食在廣州」的美譽，然而江南人的口味却不很習慣，往往吃了幾天粵菜，又要想着火腿醋魚的美味了。氣候方面，數天暫住，還不覺得什麼，住久了，總覺得溼悶得難受，北方人到江南嫌太潮溼，江南人到了香港，也同有此感。聞久住香港的朋友說：每年祇冬季最舒服。至於交通方面，電車，公共汽車，出租汽車，輪渡，黃包車（俗呼車仔）轎等一切都有，卽偏僻之處，皆能通達，且都是柏油馬路，交通可謂便利到極點了。電車分上下二層，上層爲頭等，由梯而上，梯旁有小紅箱一只，上開一縫，可容最大的銅元（卽一仙）投入，凡乘客在未及買票的時候離車，可將車價投入此箱。車價除了筲箕灣及中環市往來的一路，每人頭等一毫，二等五分之外，其餘各路頭等六分，二等三分，不論路的遠近，一律收費。出租汽車以路的遠近取費，在香港每第一英里四毫，以後每加行四分之一英里加一毫，在九龍每第一英里三毫（小車）以後每加行四分之一英里加一毫。黃包車不如上海那麼多，取價也較貴，上山價較平地更貴，因爲電車公共汽車等滿佈全市，故黃包車生意很是冷落。這是香港的大概情形。

五　澳門——翠亨鄉

澳門在地理上，歷史上和社會生活狀態講起來，都很有趣味的。



澳門 (VASCO DA GAMA) 銅像

這個極小的半島伸入南海中，地位是在珠江口外，和香港東西相對，水道離香港四十英里，離廣州八十八英里，輪船往來非常便利，因爲氣候常年温和，山峯突起，灣仔處處，顏色整齊的房屋，和綠蔭密茂的柏油路，點綴得澳門的風景，秀麗無比，他那良好的港面，更利於停泊各種大小船隻。在明朝的時候（西歷一五五七年）便准許葡萄牙人在此經商。其後三百三十年，（在西歷一八八七年）中國政府始批准葡萄牙永遠屬有澳門的條約。實爲西人和中國通商最早的地方。此地的燈塔是中國海岸第一座燈塔，山上的教堂也是在中國最初的教會，這多是歷史上寶貴的遺蹟，因爲葡萄牙治理澳門，稅收不足，由是公開賭博，藉資挹注，澳門就造成了東方的蒙德卡羅。市內賭場到處皆是，煙館舞場妓院也雜處其中，固屬壞事，但是當地人民有一生未入賭場的也很多，從他方面看來，他們做的商業也不小，除了漁業而外，著名出產爆竹和香等出品，每年行銷南洋羣島及各地有數百萬元的鉅數，人民勤懇工作經商，也不遜於其他各地。

四月九日傍晚五點半鐘，我和上海銀行莊安生君乘着「金山」快輪去澳門遊覽。船票頭等來回每人港幣伍元，船上的設備很舒適，上層有吸煙室，前面餐廳寬大，地板光滑如跳舞廳，後面是房間，船票價格是包括房間在內，惟必須預定，我們在船上購票，所有房間都被定去，祇能在吸煙室和餐廳隨便找一座位。兩旁甲板寬闊，設有睡椅很多在此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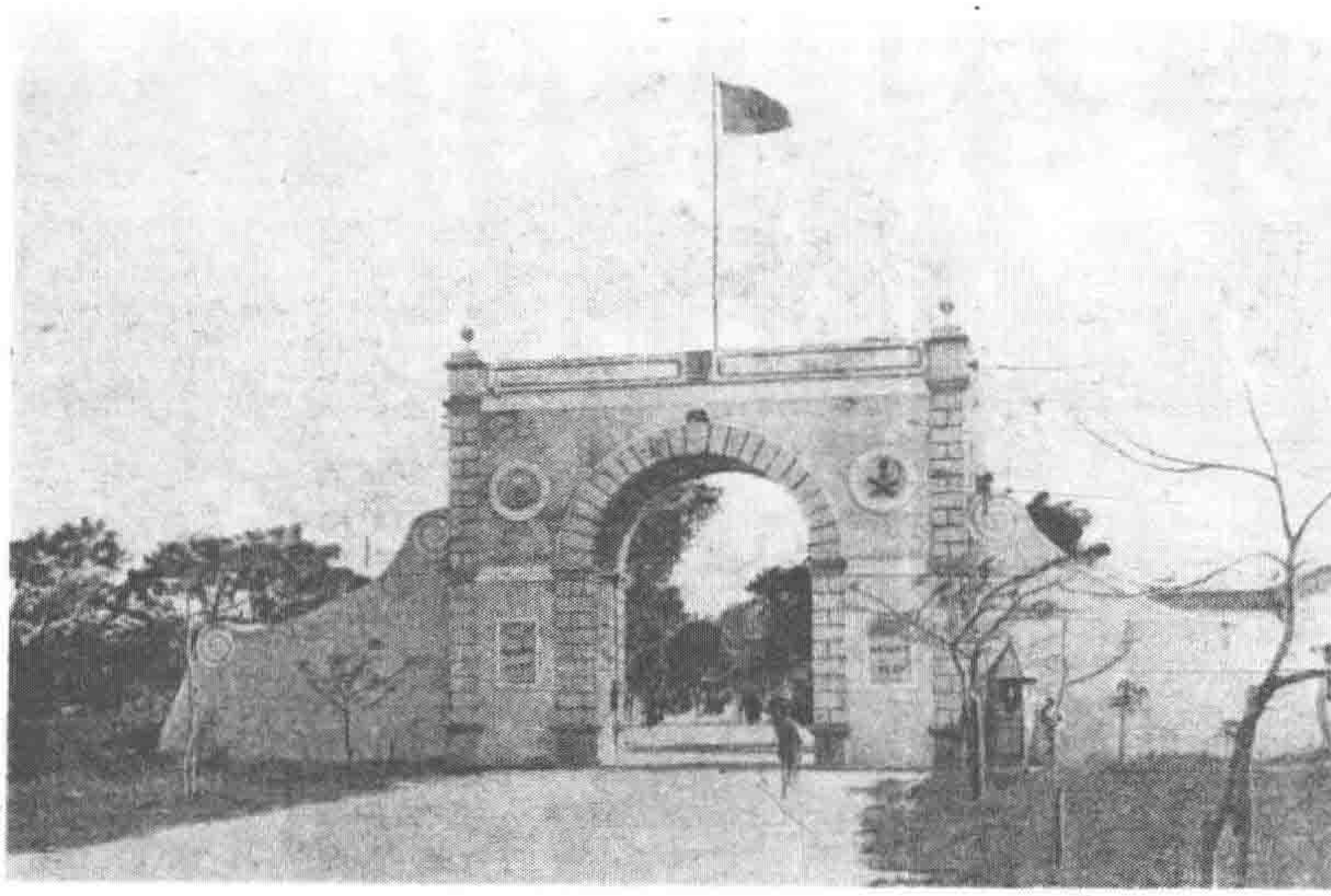
憩，眺望海景，也是一樂。所以未到澳門以前，先享受了舒適的航行。時夕陽西墜，反射着美麗的香島，船漸漸出口，尤行尤遠，終於暫別



澳門媽祖閣

了香島。在夜色迷濛中航行了三小時半，望見遠處如聯珠般的電燈，和高聳着的霓虹燈「中央」二字，（澳門最大的俱樂部中央公司）和山上時明時滅的燈塔，都漸漸地看得清楚了。九點鐘到達了碼頭。我們往十月初五街東亞酒店投宿。該店新建七層大旅舍，係先施公司所辦，設備完善，地點清靜，房價皆售毫洋，四元（約合國幣三元餘）的房間，已有浴室，該店經理招待很週到，旅客如有詢問，解答不厭求詳。晚餐於福隆新街佛笑樓，嚐著名燒石岐乳鴿，肥嫩有異味，果屬名不虛傳，價值每只毫洋一元三角，似覺太貴。我們因爲要領略澳門的夜間生活，往各處散步，先至最著名的中央公司（在新馬路）燈火輝煌，上有「不夜天」三字，大概是通宵達旦的意思。入門一旁爲西菜室，一旁中菜室，有電梯上下。二樓爲博場，有番攤和搖骰子檯，賭客擁擠，男女老幼，濟濟一堂，莫不沉思下注，覺很有興味似的。三樓四樓五樓是旅社，房間佈置富麗，房間都紅木器具。六樓爲茶室和餐廳，七樓左爲博場，和二樓同樣，但爲全體女職員服務，右爲跳舞廳。一入其中，色色俱備，種種設施，無非要消耗遊客的金錢。如下注較大，賭場招待員且贈送港澳頭等來回船票，希望你下次再過來來消耗一回。場內女招待慇勤招呼，香煙瓜子，不斷供給，天不雨金，地不湧泉，這筆偌大的開支，還是從遊客的身上出產的。莊君服務上海銀行多年，爲人和藹，深得僱客的同情，故交友很廣，在無意中遇到許君孝騏，許君浙人，在南國多年，操極純熟的粵語，辦理威化鋼窗公司，在港設廠製造各種質料堅固式樣美化的鋼窗，與舶來品競爭，挽回利權不少，即上海銀行港行出納處所用鋼欄，也是許君承辦的。該廠在粵澳都設有分公司，因爲出品的精良，又係國人自製，故行銷全國，大有供不

應求的趨勢。許君又爲上海銀行的老顧客，和莊君很莫逆，承莊君介紹後，當晚蒙許君引導參觀澳門種種生活狀態，繼許君又招飲於東亞酒店，談吐間知許君爲我國的熱心實業家，尤有心於自製建築材料事業，期挽回鉅大利權，殊爲欽佩。出了中央公司，我們在新馬路福隆新街散步，見燈明如晝，銀牌，高慶坊等賭場林立，沿途稍一駐足，即有人兜銷鋪票。（是一種彩票式的東西每條售毫洋二角，五天開一次，中了頭彩，有鉅萬獎金，賭法是以字爲標準，以中字最多的爲頭獎）白鴿票售票處各處都有——白鴿票每天開三次，分午，晚，夜三次揭曉，共有八十字，以買中字的多少爲標準，大概隨意選買十個字如中九字，即有數千獎金——賭客成羣，審愼下注，深思捉摸，若有深意，但是一經揭曉，失望的總占最多數。又有茶話室很多，詢問莊君，知係燕子窩，乃是吞雲吐霧的所在，茶話室乃是煙話室，與莊君相顧而笑。有一處歌聲繚繞，妓館林立，各菜館飲食店都很熱鬧，眞是燈紅酒綠，迨回至旅舍，已經是夜間一點半鐘，然而外邊却是正在熱鬧。這些大概便是東方蒙德卡羅的特殊生活狀態吧！



澳門關閘（分界處）

翌日爲星期日，上午十時半柯紹明君來訪，柯君世居澳門，是一位飽學的青年，在事先由吾友柯武韶君介紹給我們指導的。柯君替我們定了一個遊程，用汽車繞行澳門一週，柯君又勸我們不必冒着危險到翠亨去，但是我們堅決要去看一看國父的故里，結果還是去了，柯君好意勸告我們的結果，反被我們說他胆小。決定之後，便向歧關車站僱了一輛汽車，講明週遊澳門四元，翠亨鄉來回十三元，由是三人一車繞行全市，先至花士古特嘉厤公園，內有葡人航海家 Vasco da Gama 紀念像，該航海家於明嘉靖年間繞好望角經印度至澳門，爲歐人來華的始祖。上行爲東望洋，山上馬路清潔，洋樓整齊，遠處是汎太平洋飛機站，每星期有中國飛箭

號到達。山上的燈塔卽爲中國海岸綫第一座燈塔。折回新馬路經利爲旅酒店 Hotel Riviera 是澳門最大的西式旅館，每人每日房價十元，飯食尚不在內。過風景秀麗的南灣至媽祖閣，這座古廟奉祀天后，大概當地人以天后爲媽祖，故有此名。昔時西人在此登陸先到媽祖閣，至今呼澳門爲 Macao 也許是命名的由來。此處共有二佛殿，半山尚有觀音殿一所，香火都很旺盛。澳門風景秀麗，且又幽靜，無都市擾攘之煩。幣制除郵局及政府機關必



孫中山先生故居

用西幣外，通用毫洋，因之房租物價都很便宜。環遊旣竟，柯君別去，我和莊君亟驅車作翠亭之行。澳門至翠亭計二四•二八英里，有公共汽車每廿分鐘一班，票價每人單程一元六角。我們所乘小包車行駛很速，數分鐘就到關閘，——是中葡分界的一座界門——有黑人守望兵數人，出門卽爲華界，有防止漏稅的中國海關，更有武裝同志查問，經車夫解釋後放行。在我們剛出關閘，適有日機一隊，在上空飛過出海而去，難怪柯君不敢同行。沿路又經過二次檢查，在下午二點十五分到達國父故居的門前停車，計車行一小時。這所半舊的住宅，入門是一庭院，有總理手植樹一株，屋內正中懸總理遺像，兩旁懸有照片很多，都是中山先生家族及種種生活的紀念事實。我們先致一敬禮，然後在簽名簿上簽名，有男女僕各一人，招待頗殷勤，烹茶敬客，並告以總理尚有一姊，向居宅內，今日適赴澳門，以致未能瞻謁，爲之悵然。因哲生先生在澳門建有住宅，家人亦時往居住。出總理故居，原車行里許至總理故鄉紀念中學校，投刺請求參觀，由該校職員黃君導觀，全校房屋建造宏壯，地位寬大。出校原車返澳時已下午四時半，莊君購得澳門土產蠔油二瓶（新馬路鴻合蠔油廠出品每斤二元起）鬆餅數包（清平街顯記餅家出品）佛笑樓定燒石歧乳鴿三隻，攜歸香港，五時金山輪啓椗，我們也就離別了澳門，抵香港已八時半，正値萬家燈火鬧黃昏。

蘇州紀行

孟才

素以天堂著稱的蘇州，經過這次空前的浩刼，根本變換了一重面目。因爲交通梗阻，我和蘇州不覺已小別了八月，懷着一顆思鄉的心，終想找個機會去探望一次；可是現在的去蘇州，不如以前這樣的方便了。假如走內河輪船，必須要經過北新涇，那裏定船搜查，說不定要耽擱一天二天，全程終要估計到三四天之上；假如走公路的汽車，就是用最快的速率開駛，也得要四小時半。此外，更有一件麻煩的事，就是每次往返，必須先備好了自己的照片，去向上海的「市民協會」或蘇州的「自治會」領取通行證後，（每證約納費一元，證上黏附照片，並寫明姓名，籍貫，職業，行程起迄點及其動機的原因等等。）方可啓行。

一、啓行

「青春結伴好還鄉，」我事先約定了幾個伴侶，都從蘇州領到了通行證，就在租界中某飯店裏接洽到了一輛小汽車，每人納費八元，同車者共有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士能通日語，專隨汽車往返代作舌人，亦所以便我們行旅而設的。

我們的車在早晨的八時三刻啓行，出外灘，上外白渡橋，在橋面上就停了車，給日籍的工部局警察來檢查通行證，等他一張一張地驗對過了，然後開車再行。車沿蘇州河開，折入北四川路，我們看見新亞飯店門前，排列着全新的汽車，共有十輛左右，想見裏面有看一種畸形的熱鬧。我們從北四川路進虬江路時——這是「上海驛」的出口處，——又大略地被檢查了一次。在這裏，我們已算離開了孤島，開始我們往蘇州去的征程了。

二、在公路上

虬江路是閘北戰事最激烈之區，所以兩旁房屋已打得粉碎，殘瓦頹垣，全成了一片磚場。在路的轉灣處，有一個布蓬子張着，外面掛的旂子上寫是「兵馬酒保處。」

中山路上也是戰痕累累，路旁的房屋，都受着奇重的損害，大都牆傾壁倒，獨飯竈得能保存的很不少，有的煙突還是安然地兀立着，這也是很奇怪的事。其中有一家的房屋，已經完全塌圮，可是門面還孤立着，上面掛有一扇招牌，寫着「明興」兩個字，這大概是一個典當的原址吧？那黑字金地的招牌，光耀燦爛地點綴在瓦礫堆中，很受到旅客們的注意。

出中山路又是一個檢查的關口，此處搜查很嚴，除了檢查通行證外，乘客都要下車讓日兵們搜查車箱，摸索身上，就是女客亦不能免。此後經真南路行，該處是當時東戰場的一個重鎮。兩旁戰壕，蜿蜒曲折，有如長城，當時國軍佈陣的一番苦心，現在空留着給我們憑弔而已。路旁的電桿，都是堅固的鋼骨水泥造成的，可是有幾

根已倒折在地下，斷下的電線，任意地飄蕩着，這些也可想當時被轟炸的猛烈了。暨南大學從門前掛的牌上知道已變成爲日軍的傷兵療養院了，門前的一片草地也做了他們的牧馬之場。公路兩旁，都是農田，也看不到什麼房屋的毀損；好多具的棺木因爲牠們的小屋被毀，都曝晒在露天。還有紅卍字會裏的人，正在兩旁田畦裏收拾那些無名的屍骨，久爲風雨所侵，已認不出什麼面目了。

眞南路高低不平，開車要用勁且慢，但是還顛撲得很利害，像海中的浪擊着船身一個樣子。有一批日軍的工兵，還正在趕修着這段崎嶇的路面。

過南翔，經嘉定而抵太倉。遠望城牆連綿，依然完好，以前城牆上所寫的標語，現在都給塗抹，經過了太倉的入口和出口兩處，都受過檢查，就是行篋也要查看，其實我們所帶的，只是一些吃的東西而已。

在太倉附近的路旁，我們看見有一個「皇軍軍馬」之墓，一坏黃土，居然也植了一塊木牌作碑，還見有一輛坦克車的空殼，擱住在草堆裏，牠的鐵皮已爲風化雨蝕，發生黃銹了。沿路稻畦青葱，農夫照常地經營着他們的春耕，並不因爲河山變色之後而停止他們的勤勞。

過太倉，我們的車是走常熟的。此段路較平正，車可增加速率，且沿路絕無檢查，風飆疾馳，行駛無阻。自常熟至蘇州，路尤平坦，車也駛得更快。據老於往返的人說：「此段路上如汽車開駛最快的速率，只需五十分鐘，即可直達蘇城。」在將近蘇州的時候，兩旁的田野裏，常見到一個高高的竹架上，飄揚着一面紅白色的小方旗，不知這是作什麼標記用的。不一時，眞的北寺塔尖已從依稀的遠樹巔上透出來了。故鄉在望，可惜久別後已經變了牠的本質，使我心頭交織着欣喜和驚懼的兩種心理。

三、城區近情

出公路，我們看到了平門，車上梅村橋，抵城門口，城門原有出入兩口，在右邊的一個早經關住了，只留着一個左邊的入口通行。這裏我們的車又停了下來，預備受最後一次的檢查，遞過了通行證，眞出我們意料之外的，那守城的日兵不過隨意地翻閱一過就完了事，我們終算安然地進了城。

我在街路上走，看到最觸目的就是「自治會」警察的制服，我記得以前是鋼盔式的帽子，現在變成了軟頂式，並且鑲上了一道耀目的黃邊；制服是變了黑色的，又加上了一對黃色的領章。

景德路是變成了城裏最熱鬧的一條通衢，非特官署林立，並且日本化的商店很多。酒家料理店是開滿了街，飄揚的旗子上，都寫着日語的廣告，屋子裏也模仿着日本的習慣，僱用了美麗的侍女做招待。其餘像寫眞屋，時計修繕屋，印章店也開設得很多。此外在

中央飯店裏還設立了一個「士兵慰安所」——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妓院——所以這條路上差不多已成了日軍的娛樂之區了。所謂官署像「自治會」的辦公處和職員寄宿舍日軍的宣撫班和警備部，都聚在這裏，宣撫班是日軍的最高級機關，我們的通行證，就是由他給發的。自治會是辦理當地的內政，可是一切都得聽命於宣撫班的意旨。

城中區有好幾條的街口，都掛着「下官士兵通行禁止」的旌子，這是日軍司令部爲維護市面計，才下了這一種禁令。觀前街也是通行禁止的街道之一，市面是很不如從前了。觀西的銀行，已被搜刧一空，現由「自治會」加上了簽封，代之而起的，只有許多賣舊貨和販日用品的攤子。大部份的店肆，還沒有正式復業，只在原址擺着零碎的攤子，就是幾家菜館也做了零售的經濟食堂。有很多的店都兼營着應時的汽車業，倒亦利市三倍，並且也算繁榮着蘇滬之間的交通。

玄妙觀是別來無恙，依舊巍然獨存。「妙元統一」的大殿裏，三清菩提仍是金光燦爛地，並不因爲又經歷了一次滄桑之變而減損他的莊嚴，不過拈香的人已少得多了。大殿裏的書舖子，空場上的雜耍攤，照舊經營着他們的買賣，可是生意清淡堪憐，因爲遊觀的人遠不及以前這樣的多了。雖然季節已經到了春天，但是蘇州一般的人，還如同蟄居在嚴冬的氣候中一樣。玄妙觀西角的中山堂尚算完好，據說現在已做了圖書館的暫時地址，湊巧關閉着門，我也不得進去參觀，料想來此閱書的人也不會多的吧？

玄妙觀裏的三萬昌品芳居和宮巷內的吳苑，是蘇州城裏最著名的茶肆，生涯依然很不差，茶客都坐滿了屋子。這古老的惡癖，還是傳統地保存着，吳苑日夜場的說書，已改成了接連的兩檔，一直從下午二時要到五時爲止。

國貨公司是北局裏最新的建築，可是也遭了一次刧火，房屋變得破舊不堪。裏面擺設着一個個的攤子，就用木板架成了櫃台，簡單地舖陳着貨物，根本沒有什麼裝璜可言。實在這不能說是一個公司，只是攤的集團罷了。

小公園的鐘柱，玻璃框已被打得粉碎，只留着空的鐘面。一個炸彈的模型，倒還保留着，不過上面寫的標語也被塗得看不清楚了。

青年會和新蘇飯店，各做了日軍將校們的餐室和「慰安所」。附近的紅玫瑰，是蘇州城裏著名的女子理髮店，房屋尚好，仍舊在繼續營業，我想他們的生意，也不過是找些「慰安所」裏妓女們的光顧而已。

蘇州大戲院也做了咖啡館，大光明大戲院曾於刧後做過一度「慰勞皇軍」的營業，現在已經停閉了。開明大戲院正在重整旌

鼓，開演着「乾隆遊江南，」不過僅有日場，賣座自二角至五角，聽說生意尚佳，可見城內無聊的人也多。

一般的市面在外表看來似乎已得到了一點復蘇的氣象，可是根基還很恍惚不穩，只要受到些微的謠傳和風聲，就會影響到這芽芽兒的營業市面。現在城裏除了景德路是特殊區域外，其餘街上的店肆和攤子，一到晚上就早收閉起來了。晚市是完全沒有的，因爲許多的街上還沒有恢復路燈，很多的人家和店肆，也還沒有用電燈只置備洋燭和油燈而已；所以在每天下午七點鐘後，夕陽在山，你走到幾條小巷街頭，這時人家早深深地閉了門戶，街路上益發冷清清地已經看不到什麼行人了。

青年會，樂羣社，還進行繼續着他們的工作。青年會已遷在東首太監弄前辦公，樂羣社則仍在原址。他們所做的事：像舉辦小本貸款，平價售米和佈種牛痘等等，都是很有意義的社會事業。佈種牛痘，是「自治會」有佈告規定的一件事，凡在公共場所，像料理屋，理髮店，浴室，茶肆等服役的人，都要施種牛痘，得到了種痘的執照後，方才可以繼續營業。

靠近公園一帶，在五卅路上的金城新村是受損最重。牆壁上留着一個一個槍打的傷痕，沿街樓房的牆壁已經坍下了一半，屋子裏的水汀，也都露在外面了。每幢屋子的門都隨意地開着，裏面的傢具，淩亂雜處，好的東西早已刼掠殆盡。

公園裏一片青青草已長得很高，和矮的樹差不多長了。圖書館早被焚燬，僅存了一個空殼；東齋西亭兩個茶舖子，都安然無恙。新柳初綠，碧桃含葩，公園裏却靜悄悄地找不到一個遊人的影子，在這淒涼的景物堆裏，只偶然地聽到幾聲鳥鳴，從樹枝裏傳出來，暗示着春已到了人間。

公園對面的王廢基，就是公共體育場的原址，以前是民衆會集活動的地方，現在做爲日軍的跑馬場了，每日早晨總有十幾匹馬在這草場上馳騁的。記得以前在這裏，許多學生曾建立過童子軍營的大露宿，訓練一種軍國民的精神；也曾集會演說，聚着千百萬的人頭，高呼着激烈的口號；現在這些表面的意氣，只得暫歸沈寂，讓我們暗地裏繼續努力，期待着一個刼運的轉變吧！

三元坊滄浪亭是著名的學校區，現在被日軍佔領後，都變成了他們的營房和馬廐，在每個學校門前，都堆上了一角沙袋，站着荷槍的衛兵，戒備是很森嚴的。每逢星期三和六是日兵的假期，所以逢到這兩天在街頭巷尾，常可看到一批批的黃色制服者結隊而行的。

城裏的學校是完全停頓了。現在僅有在「自治會學務處」立案的某某私塾等開設在城區裏的每個地段，牠們所教的課本是

三二一四三六

千字文，神童詩，和大學中庸等等，都不過是小學的程度，教授着這些腐舊的書本。中學以上的學校可以說絕對的沒有。

在戰事之前，蘇州正厲行着六年的禁毒計劃，當局辦理已很有成績，可是此次河山變色之後，毒又瀰漫了全城。雅片已能公然地在市上出售，煙燈煙具的攤子，也和日用物品一樣地羅列着發售，在每條街上你常容易看到「吳縣城區×記售吸所」的牌子，狹窄的屋子，矮小的樓面，都做經營「售吸」們的營業所了。

城內戶口已由「自治會」重新編查過了，門牌也產生了新和舊的不同。蘇州戶口確已減少得很多，在門牌上你常能看到「空戶」的字樣。每個人家的門上，大都黏上了各種不同的字條；有的寫着：「屋內無人，東西已經搶完」；有的寫着「歡迎皇軍」，並且畫上了一個日本的國徽；有的黏上了「自治會」的一張證明書，用日文寫着「當家確係良民，請日本官兵幸勿留難」的字樣；還有極少數的人家，黏有宣撫班的通告，也用日文寫着：「此係某某廳長的親族住宅，請日本官兵，應予保護」或「此係某親日學者的住宅，請予保護」等等。

其實上面所講的這些字條，是否有效，還不得而知。平心而論，有一部份的日本兵是同情於當地的百姓的；假使你言語不通，可以用中文和他筆談，他們約略能懂得一二，尤其憲兵的知識程度更高，認識比較清楚，所以他們很會同情的。

蘇州被轟炸的地方，以城外和沿鐵路一帶，最爲猛烈，城區之內受到轟炸的，並不如所傳之甚，不過每個人家內在的損失，却都很嚴重。所以就表面上看來，房屋大都是完整的，可是屋內的牀，帳，衣服，銅爐，鐵鍍等早被刼空如洗。幾家縉紳之家平生搜藏素豐，這次也猝不及防，所有珍寶古玩名書古畫千百年傳下來的珍品，都落於人手了。

在市上交易，依然通用着國幣。雖有時亦用軍用票和老頭票。所幸宣撫班規定每星期的一日，可以用軍用票等問指定的米店交換食糧，再由宣撫班向米店收回，所以在市面上還可勉強流通。

蘇州的消息是非常隔膜的。蘇報是惟一的地方報紙，專載着一批東京電和上海電（日方自己的電報）的消息，憑空虛搆，多不和事實相符。實在，上海的消息，車船往還的人很多，這些非驢非馬的消息，怎會使人家相信呢？所稱「消息靈通確實」的新申報，在城裏也有得發售，不過銷路不廣，還不如蘇報的普遍化。

現在住居城裏的人，不像以前地這樣少了。因爲四鄉匪亂如毛，反不如城裏安靜。年輕的女子也都回到了城裏，不過在他們進城的時候，都剃去了頭髮，穿着了農夫的衣帽，僑裝男子進城的，這是恐防受到日兵的注目。現在我們在街上走，還可以看到男化頭式

的少女，這就因爲當初喬裝的緣故。蘇州，在表面上是顯得很安謐，但暗地裏每個人的心中都呈着一種恍忽不安的意志。

四、返程

這幾天住在城裏湊巧因爲捕捉便衣隊，風聲很緊，聽說還關過城門而臨時戒嚴結果當局也未有所獲，捉到了幾個嫌疑犯就釋放了。我們就心着交通的中斷所以逗留了三天，就匆匆地預備返滬。我們先到景德路一家商店裏接洽好了一部車輛，原來的價目每人僅需六元，可是因爲近來時局起了一些動盪，從蘇州到上海的人很多，所以車價漲到了八元，我們一車坐了七個人並且各人都帶有一點東西，使得座位更擠，遠不如來時的舒服了。

出平門，照例要停車搜查。我們都下了車，給日兵檢查通行證，摸索身體，檢視包裹箱篋等等。他們對於報紙書籍，都非常注意的，這個搜查的兵，不知在那一輛車上找到了一本新生活日記，因爲上面印有蔣委員長的肖像，目爲禁品，便要搜查我們身邊有沒有類似的日記；其實我們袋裏除了皮夾之外，沒有什麼東西可給他們檢查呢？幸而我們同道的有一個人能講日語，同他再三說明之後，方始作罷。

出城，仍循公路行，不過我們這次是取道崑山而不走常熟，以其路程較近，但路多崎嶇不平，車行很顚撲，沒有來時這樣的舒適。此段公路與鐵路並行，遠望見有火車一輛，冉冉地向前開來，滿載着黃色制服的日軍，普通乘客是很稀少的。車長約七八節，其中兩節是普通列車，其餘的都是鐵皮車。

崑山防範很嚴，經過此處，總計檢查了五次。全鎭轟炸慘重，路旁民屋，都成瓦礫，間有幾所比較完善的空屋，也被日兵們做了馬廐。鎭上駐兵很多，昔日靑陽港之國防線，今已成了他們的軍事要塞！

崑山之後，卽抵太倉，此後路線，仍同來的時候一樣了。我們車上的水箱苦漏，常在中途停車加水，所幸公路兩旁，均有小溪，可以隨地汲取，不致成了涸轍之魚。在停車加水的時候，農夫們每來車旁詢叩「我們何自而來？現在戰局的情形怎樣？地點在那裏？他們目前在這裏種田有危險嗎？」等等問題，可見他們對於時局的消息是非常地隔膜，並且不知道他們自己這樣繼續地耕種田地，能不能得到一個好的收穫而做他們的「一年之計？」他們的處境，和他們的無知，也是非常可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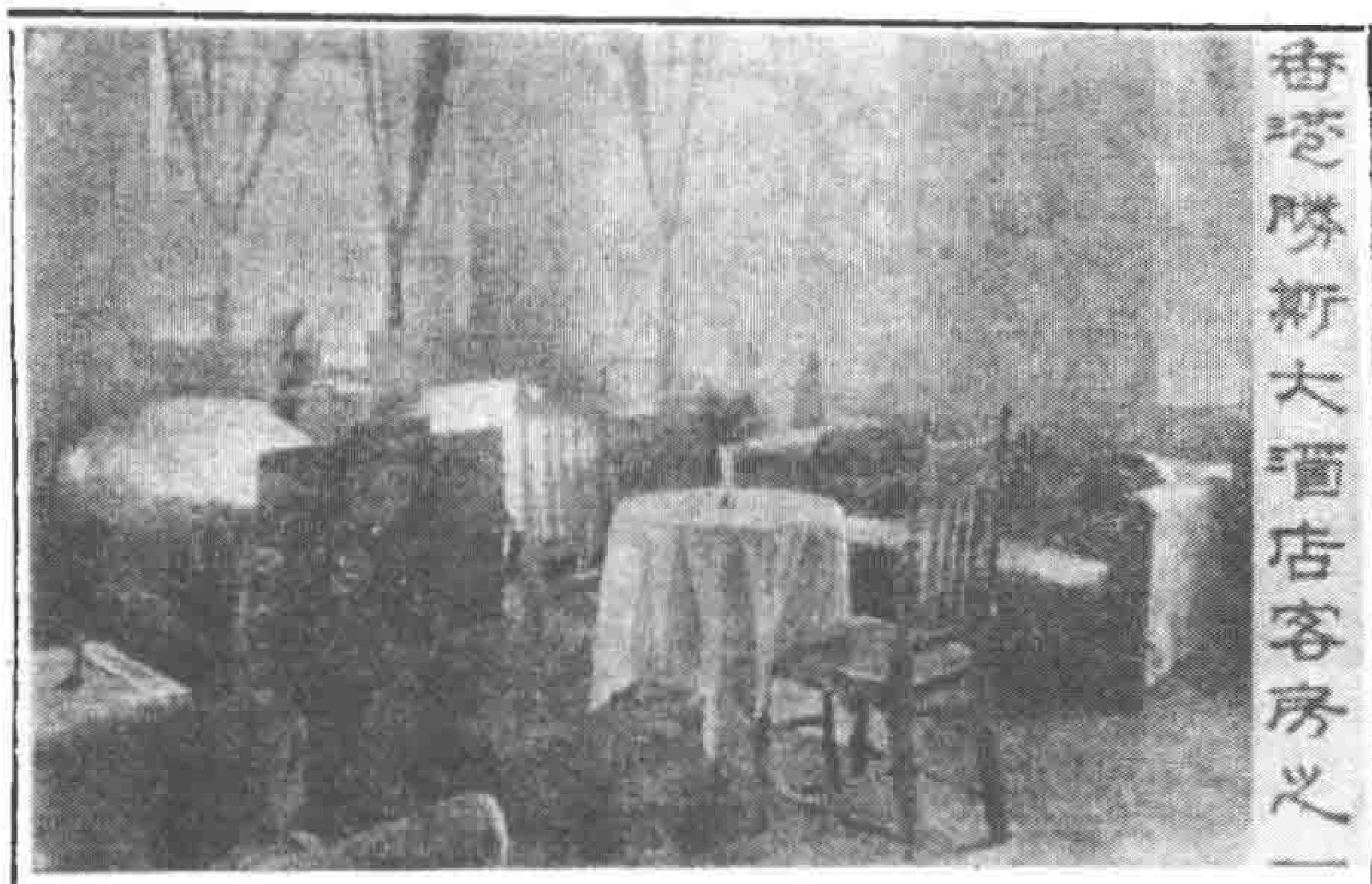
在嘉定南翔間，我們遇到了不少的步隊，扯着太陽旂向西行進，有的荷槍步行，有的鞭策着馬和牛，拖着雙輪的木板車，車上裝的盡是飯鍋，水瓶，軍毯等物件，還有極少數像軍官模樣的帶起了風帽，腰佩了指揮刀，騎馬而行的。步隊聯聯，絡繹不絕，都以自東向西的爲多。

公路上自滬去蘇的客車很少，偶然碰到幾輛，也大都是日本軍官的私人汽車和日商洋行的運貨卡車。可是向上海開駛的汽車，都是行李裝滿了車箱，像搬家似的。內地的八羣，正向着孤島上擁來，都希望在這個特殊的避難區域裏，呼吸一點稍較自由的空氣。

我們的車，每過一站，必加檢查，只在程度的嚴和寬的分別而已。進中山路，是搜查最嚴的關口，乘客都出了車箱，讓站崗的日兵仔細檢查安置車內的行篋和車身坐墊之下有沒有私藏的物品。我們身上的長衣，也要解開了給他們搜查一過，屢次檢查，受累非淺殊感難堪。所好這已是最後一次的麻煩了，自中山路經虬江路北四川路直抵外白渡橋，在橋面上停了車，也和來時一樣地給日兵看過通行證，我們就隨車開進租界了。

租界中的熙熙攘攘，車馬往來，與我在蘇州和公路上所見的景色，大不相同，眞判若兩個世界。

廿七，四，廿八。



St. Francis Hotel

各界到港請住

勝斯大酒店

地點適中
招待周到
飲食豐美
佈置雅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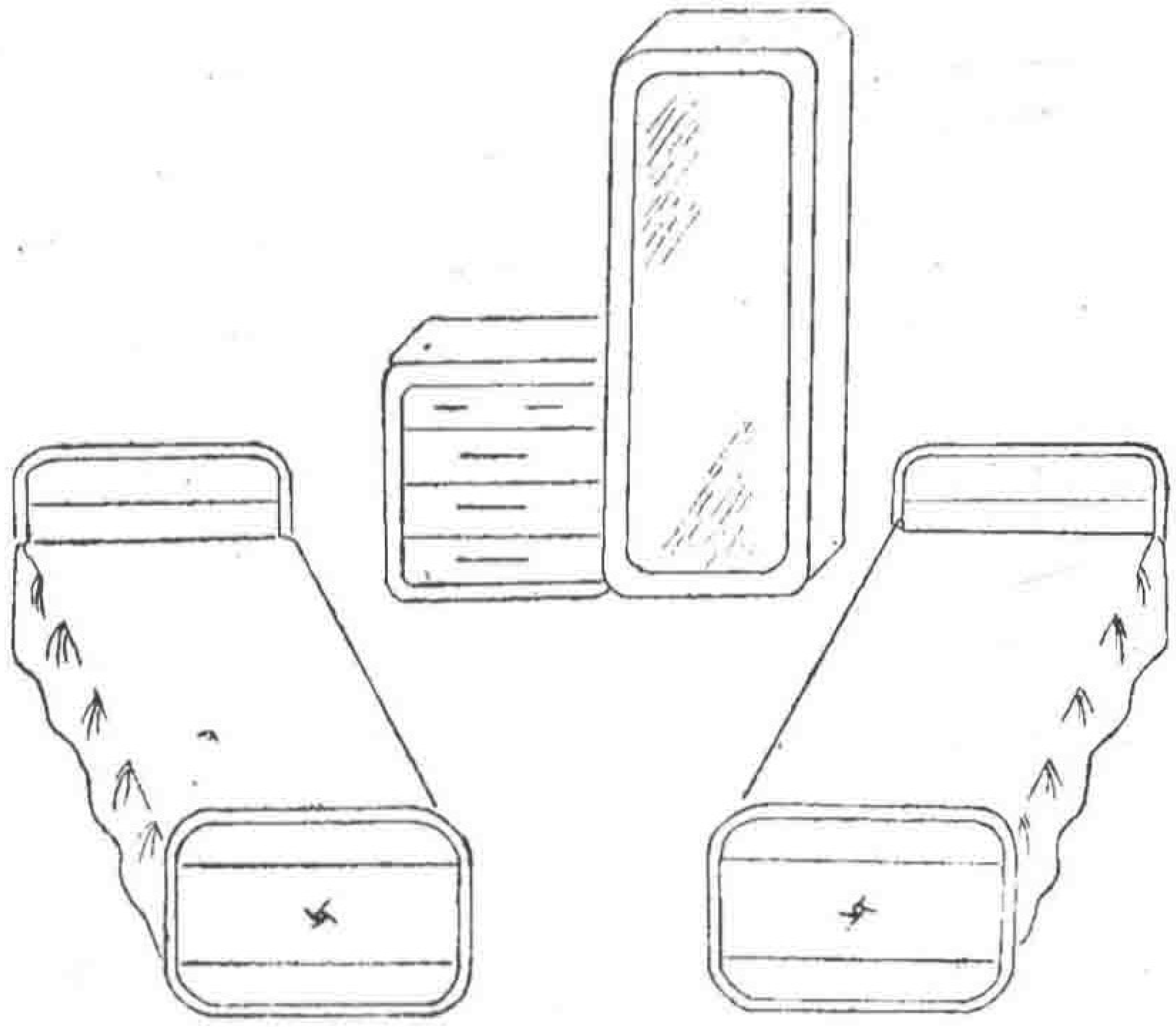
保證滿意

香港皇后大道中中國銀行對面
電話二六三四至五及三四一六一

公平鋼鐵廠

九龍彌敦道三百十一號
電話 五九零五九

中國鋼鐵床之專家　精造銀行學校醫院器具



藝華鋼鐵廠

香港士甸道三十號　電話 三三五四四

流離轉徙中的旅行（上）

羅人偉

八一三事變爆裂，敵人的第一炮響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侵略者的兇暴貪婪殘酷，已把莊嚴華麗的上海市送給戰神做燃料。在我們是死裏求生，以灰燼換民族的光榮，以血肉博最後的勝利，委實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夕陽如血，十字路口管理交通的紅綠電燈，不停地一明一滅發揮牠的威權，閘北和閘北以外的被難民衆潮水似向租界裏搬着。紅木家具和破舊桌椅，不分階級的啣接着流動過去。我的寓所，在北四川路海寧路底，機關槍和大炮的聲浪，震盪得屋宇都搖動了。黃浦江面敵艦上的高射炮，很像一只沸滾的油鍋，不停地在那裏煎沸。

八月十七日那一天，我的鄰舍左右，都相率搬走。搬場這件事情，本來帶些傳染性，那裏經得起馬路上再爆開幾顆炸彈，更震碎了大家的鎮定心理。海寧路一帶，愈見混亂。我也給環境逼迫，想搬到稍爲清靜一些的地帶去住，可是發動的太遲了，八口之家，一時要想在相當的租金下，找一所合適的房屋，委實不容易。法租界的住宅，一時鴻運高照，你搶我奪，那交通不甚方便的偏僻地點，向來沒人過問，現在也是人頭擠擠，半間空屋子都沒有。四周圍的血腥氣與火藥氣，一天濃厚一天；英法兩租界的人口一天密集一天；蘇州河以北的空氣，一天緊張一天；在這種環境之下，不容我不挈了一家老小，暫時離開上海。

這囘是逃難，不是旅行。可是一路向後退，轉輾跋涉三千里，山行巖棲六個月，徼倖不曾碰到戰事上直接的危險。『青氈我家舊物，』幾件不値錢的行李，帶出去依然帶囘來。路上遇見的兵士們和游擊隊，都精神抖擻地在平原曠野深山窮谷中工作，和我們十分親熱友愛。對着他們，令人慚愧，也令人肅然起敬。沿途名勝，雖因思慮上的不安和心理上的變態，都恍恍惚惚地錯過了。

沒法才逃難，逃難本來不是一件大家願意做的事情，幷且也不是一件容易辦理的事情。旅行只要有金錢，逃難却靠着體力，智慧和命運，不單只是金錢。張公藝的百忍；杜如晦的決斷；舉得起重；捱得來餓；爬得上山；泅得過水；熬得冷；受得熱；……這都不過是一些逃難的起碼資格。沒有資格，切不可輕舉妄動；更不可盲人騎瞎馬的跟着人家團體走。什麼『患難相共』『風雨同舟，』那不過圓滑人幾句靠不住的門面話，作不得眞。與人家合在一起的時候，須時時估量着你在這團體裏有什麼用處？沒用處時，你須預備着單獨行動，不要相信天下眞有風

雨同舟的一回事。況且同舟儘管是同舟，各人所佔有的艙位是不同的；各人遭遇風雨受得起或受不起的受量，也是各各不同的。所以逃難不妨天天預備着，却不可輕舉妄動。以下紀述，便是我半年來在途中所遭到的事實，竹頭木屑，或許多有用處，希望將牠來做後來長期抗戰中避難的參考。

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那一天，上海的空氣，緊張極了。不但我們住居的海甯路一帶，連法租界都跟着嚴重起來。電車分別停駛。馬路上堆積着沙袋。許多店舖子裏的夥友們站在半開半閉的門口東張西望，呆着臉似乎有事又似乎沒事。住在我左近的幾家甯紹朋友，打算趁海輪回老家，勸我跟着一起走。我想到浙江去，總比較的離開火線遠一些。同老母商量着，她主張不到甯波到杭州。因爲杭州是佛地，燒香禮佛，可以一得兩便。假如浙西緊急，便一葦可航的渡到浙東去。況且杭州戚友多，容易得到照應，因此便決定到杭州去。

滬杭線受敵人空襲的威脅，客車沒有一定時刻表。趁車逃難的人，往往在車站上等候兩三天不算一回事。十八日晚上，我打聽着有客車開駛。整頓行李後，扶老攜幼到梵皇渡車站——西站。站上候車的人何止數萬。遠遠地望去，直似春水潭中一簇翻騰上下的蝌蚪；又好像初夏陣雨前的螞蟻築壩。

候車不容易，買票也不容易，拖着行李小孩上車更不容易。出了幾身臭汗，居然給我擠上車了。行李都在車牕中擋進來，『各人自掃門前雪，』都亂堆在身旁的坐位上或當作座褥坐在身下。行李太多，人太擠，行李堆上扒着人，人身上也疊着行李，車廂中毫無秩序。十時一刻，在恭送如儀的隆隆炮聲中開車，車行極慢，車中燈火全熄滅，伸手不見五指，只有一股濃郁的汗臭和香烟味衝進鼻子管。

『我還有一只皮箱呢？』有一位女客在那邊亂嚷。

『要皮箱還是要性命？』一位操着北方口音的男子在這邊罵。

『禁聲！注意飛機！東西到杭州再找！』另一位客人對雙方轉圜。人聲寂然，車輪聲隆然，炮聲漸遠，漸淡，聽不到，松江車站到了。

在松江站上候車子逃難的，也是人山人海，和上海車站上一樣混亂。我們的一節車內，早就擠軋得水洩不通，不能再增加人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將兩旁百葉牕關上，免得有人從牕裏鑽進來。我在百葉牕的罅縫中偷偷地張望，一片黑簇簇的都是人頭。據說在後面已經增加了兩節車，依然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站上的警察和兵士，東推西趕，混亂了一陣，車子也就開了。

過了松江車站，大家的百葉牕一齊放下，車廂裏緊張空氣，似乎鬆懈一些，有人談話，有人咳嗽，也有小孩子哭。伸手採出牕外，

有稀疏的雨絲。幾星螢火，有氣無力的在兩旁田內稻苗上閃爍着似乎不肯屈服於昏黑和雨點的侵略而停止牠的光明。大家都倦了，車廂中鼾聲四起。我自已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曲肱而枕之』自已睡倒在自已的兩只臂膊上。

『大哥！借我些水喝！』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說，在驚魂未定之際，無論聽到一些什麼聲音，都會使你大驚小怪的跳起來。何況我們此次夜間上車，除掉我自已七八人外，根本在黑暗中不曾看清前後左右坐着些什麼人。在糢糢糊糊的中間給他這一拍，到引得我目定口呆了好一會才發現我背後坐着一位受微傷的兵士。他委實太渴了。在東方魚肚白色的微光中，他看見我面前的熱水瓶，更覺增加了他的渴，才開口向我央求着。我舉起我的大水瓶告訴他裏面是沸過的涼水，請他盡量喝。他揭開蓋喝了一瓶蓋水，另有位坐在他邊上的老先生也想喝，可是已沒有水了。五磅頭的大熱水瓶出門時嫌牠太大拖在身上太重現在却又嫌牠太小容水量不多不夠請客。『滿意』二字大約不論對人對物都是永遠沒有的。

天明到臨平站據報前面一段鐵路略有損壞，火車不能再前進。剛巧在這一個時候，陣雨如注，天氣異常悶熱。身上的衣服，全是縐紋，濕中帶黏，好像灑上了不少鹽滷。我們本來可以在車廂裏等候雨停，因爲恐怕雨過了，敵機不要又要光降，所以大家不敢怠慢，都一哄下車了。不帶雨具的人，都避到鄰近的樹林裏邊去。一堆一堆的行李赤裸裸地在雨中受洗禮。車子也開到另一個有隱蔽的地方去藏匿。等候晚上再出來在黑暗裏工作。

臨平到杭州，有汽車可通，不過站上沒有待雇的汽車停着。由火車站到汽車站，有半里多路。今天全體旅客在此下車，須多數脚夫搬行李，可是也沒有脚夫。一時爲着搶挑夫，搶叫汽車，搶搬行李，又鳥烟瘴氣鬧了一陣，時間已十點多了。從電話裏叫到汽車號碼爲三一九。無奈來車不曾停下，已經有人飛身上去接連又擠上幾人。我同他們交涉，聲明我叫的車子號碼爲三一九，他們不保，揮手開車。我們一行人直至十一點一刻，才陸續到杭州寓天然飯店。滿身汗膩，洗了一個冷水浴垢淨一身輕，覺得非常爽快。小孩子們換洗熱水浴。一個人能鍊到不要洗澡，不必洗澡，在逃難期間却佔便宜。飯後午睡，倦而不能入眠，聞隔壁喜筵入席，爲了一個坐位推來讓去擾攘了三五分鐘。出門時候，一聲道謝，誰先走誰後走，又推來讓去三五分鐘。我一時想起日間的搶汽車搶搬行李，和現在的推讓坐位推讓先走兩件事併在一起，委實有些玄妙。又似乎有人告訴我，搶汽車飛快的人便是席間推讓得最誠懇的人。含含糊糊地醒來，電燈已亮，隔壁亦沒有人家喜事。

第二天早上空襲警報接一連二的傳來。住在杭州城裏和湖濱一帶的人都向山裏遷移。從靈隱一直到上天竺再進去,不論晨鐘暮鼓的禪房,或茅檐板扉的山店,都住滿了城裏人,窈窕深谷隨處可以看到很時髦的西裝少年與高跟皮鞋的摩登女子。沿湖一帶反冷清清地顯現着寂寞。湖裏也沒有游船。我約了一位朋友金先生到山裏去找住處。各寺院都找遍了,沒有房屋。甚而至于各寺院裏廚房背後堆積柴炭的地方都貼上了『張公館定』『王公館定』的紅紙條。後來好容易在一家豆腐干店裏商量到一間半側廂屋,租金每月二十八元。店老闆和金先生熟識,我還是揩着朋友的面子。

住寺院裏的房屋聽說不一定要租錢,和尚肯白送給你住,只要你有面子。換一句話說,你住得到大寺院裏的房屋,便是你要給租錢,他們也不要。可是翻開緣簿寫上一百擔齋米,或十擔二十擔燈油,在大和尚目光中,也很稀鬆平常不算一回事。一方面呢,捐幾百擔齋米不在乎!救國公債却一毛不拔。

驕陽爍金時正在舊歷的七月底。『熱七月,冷正月』的俗語,在上海不甚覺得,出外才有經驗。上天竺一帶的氣候,日中總是一百多度。可是夜間很涼,十二點鐘後,只有八十七八度,蓋上棉被才合式。太熱固然難受,驟涼也覺得吃不消。勉強過了一夜,只得下山向朋友處借兩床薄被。由上天竺趕到城裏的崔家巷,距離很遠,來回足要半天。我又不巧,在半路遭遇空襲警報,時間很長,守候到警報解除,我已在蝶來飯店門前兩棵大樹下,行了一點零四分鐘的立正禮。杭州民衆對於防空訓練確有相當的認識,比上海高明得多。據一般人的口碑,都承認是黃紹竑先生的功勞。

山上蚊蟲很多,橫蠻無比,可與上海臭蟲並駕齊驅。上海人怕蚊蟲甚於怕臭蟲。原因是臭蟲不聲不響,蚊蟲却歡喜大張曉諭的宣傳,所以人家討厭牠。住在上海時候,蚊帳不甚用得着,此間却不可少,是晚上保障睡眠的第一道防線。

山中沒有蓄水池,大家都在涓涓不絕的流泉裏找工作。漱口擦身,洗脚剖魚,剖肉,甚而至於洗尿布,倒馬桶,一切都攔住路過的澗水盡義務。本來山上人少,需要水量不多,澗水足夠供給,所以還能保持牠『在山泉水清』的法號。現在人口驟增十倍,穢濁增加而水量不增加,清泉變爲濁泉。住在下游的人們都叫苦不迭,因到處都是濁水,已沒『在山』『出山』的分別了。

八月三十日下午,山上有陣雨,枯涸的源泉,頓見活躍。一時石罅裏樹根裏都源源不絕迸出水來,將澗裏的積垢洗得一乾二淨,悶熱亦消去一大半。杭州山裏暑天的悶熱十分難受;可是雨後的清涼爽適,亦異乎尋常。滿山的巖石樹木都顯露出牠新浴後的奇異姿態。小頭尖尾巴的金鈴子和肥頭黑

三二—四四四

翅的油蝙蝠各處亂蹦，有的在草叢裏唱歌曲。小孩子們赤着脚鑽進草林裏捉金鈴子玩，小蟲也開始逃難。山上的小孩子委實太多了。每一個逃難團體裏，小孩子總比大人多一倍。他們年幼活潑頑皮，不感覺逃難的苦痛，也不了解父母的憂慮。說，笑，吵鬧，十足表示着他們的坦白和天然。

我的房東表示着要塗黑他屋上四周圍的牆壁，避免飛機下瞰的目標。一次，兩次，同我商量着。我明白他的意思，聲明願意幫助他負擔抹黑牆壁的代價，共付給法幣兩元。不一會牆壁已變顏色，完成了他的防空志願。

上海報已多時沒有到山裏，難得有幾份申報在山澗裏叫賣，一毛二毛亂討價，還是求過於供。我們定的東南日報每日上午九時可以送來。山中逃難同志聚集在幾株大樹下看報。有幾個販賣豆腐干方糕的小販，也停着擔子在我們看報者的四周圍，探聽前方打勝仗的消息。據兩位老於世故的樵夫說，他們雖然不識得字看不來報紙，却看得明白我們的面孔，大家臉上有笑容，一定前方消息開展，大家歎氣，一定前方消息沉悶。

光陰似箭，住在山裏已二十一日。靈隱寺住滿了傷兵。一股一股幽默的藥味，一瘢一瘢血肉糢糊的傷痕，令你置身其間，會疑心到這是戰場上的一角，並不是一所梵音貝葉的古刹。從靈隱再上去，便是三天竺（俗稱下天竺）也漸漸的搭滿了傷兵的舖位。谿澗裏開始流着光榮的兵士們傷痕上腐爛的血肉。菱，藕，饅頭……許多的慰勞品，有人揮着汗送來。兵士們的態度，都很溫和有禮貌。有兩位廣東口音的兵士，用白紗帶縛住了他們的臂膊和胸部，和我們一同散步到二天竺（俗稱中天竺）關帝廟裏。有許多人圍攏來問問前線情形，他們很樂觀地訴說戰地上衝鋒陷陣的狀況。他們相信他們的血不會白流。我慰問他們身上的傷痕時，他們都慷慨地說：『沒有什麽！炸彈的彈片傷！十天八天又可以回到陣地上去。』提起蔣委員長，他們都肅立致敬。一種莊重嚴勵的精神，和不撓不屈的態度，會刺激着四周圍人的情緒，使大家目眶中流下淚來。

回到寓裏，知道上天竺的廟宇裏也有人來看過，計劃如何排列傷兵舖位，甯靜的山林將一變而為後方療養戰士的要地，名山有知，應該自傲。我和幾位逃難同志商議，認為我們不能漠視現實，此地山深林密的區域，應該讓給前線帶着創痕回來的同志休息。我們可以到浙東去。

巧極了，有一位逃難到浙東里山去的朋友，寫信來招我，並聲明已經在那邊山裏代替我租到兩間屋。在感激不既之餘，我便離開上天竺渡江到里山去。

到江干去趁輪船，有二十多里路，吃了午飯動身，打算先一天住在江邊旅館裏過夜。臨走時候，將吃賸的半缸米和兩籮炭送給

左近一家破庵裏老婆子，她歡天喜地的道謝，幫助我們招呼行李上人力車，很見賣力。

在太陽裏哂了一個多鐘頭，到達江邊，人力車夫介紹我住在交通旅館。旅館的房屋很舊，沒有洗澡地方，借一只小脚盆當浴桶。身上汗漬，給太陽蒸曬乾了變爲鹽霜，將就揩抹一過，依然不爽快。晚上臭蟲雲集，給牠們環攻了一夜，委實不曾合眼。第二天起身很早，七點鐘便到輪船碼頭。

我到杭州的江干來，這還是第一次。當初以爲輪船碼頭便是三郎廟義渡碼頭，那裏知道根本弄錯——輪船碼頭和義渡碼頭，是兩個絕不相干的東西。義渡碼頭，建築得很好，在北岸的長約一華里，在南岸的長約二華里，兩岸遙遙相對，渡船來往，井井有條，的確值得稱讚。至於輪船，便根本沒有碼頭，用七八十條板吊橋似的凌空架在廣闊的淺沙灘上。板橋盡頭，停着駁船。要趁輪船的人，由板橋走上駁船，再由駁船過渡到江心裏輪船上去，這便算輪船碼頭了。可是浮搭的板橋很長，潮水大漲的時候，板橋肚裏一片汪洋，旅客們攜了行李包裹游龍似的在一條闊僅尺許的板上走，板有厚薄輭硬之別，假如前面有一位大胖子或一擔重行李，那時板便凹下；重擔過去，板又恢復了牠的彈性，重復彈起，一顚一簸，跟在人家後面走，簡捷有些不得勁兒。我扶了老母到駁船上，再來回接小孩子，走了五次，才算功德圓滿。從駁船上渡到輪船上也須兩三分鐘。輪船上人很擁擠。我買的是官艙票，可有許少人買了篷艙票也坐官艙，只要在官艙裏泡上一壺兩毛大洋的茶，茶房收票時，便不聲不響包涵過去。官艙裏人很混雜，烟霧騰騰，滿地痰水；不過座位還算舒適，船的走水也快。

八點零五分鐘開船，十點五十五分到里山。這一條輪船，是由杭州開到桐廬去的，里山是中間路過的一個小碼頭，上落也用駁船。因此間出進的人向來不多，駁船很空，今天却爲了杭州來的逃難同志很多，特別熱鬧，加上一只駁船，依舊擠滿。

里山的碼頭，是在山麓隨着原來的斜坡趨勢築成一條石子道。我的朋友已來了一個多月，住在里山最深處的東山下。事前接到我的信，曉得我今天要來，已早在碼頭上站着等候。雇一乘轎子給我的老太太坐了，其餘一行人都跟着行李走。下街頭，上街頭，離碼頭最近，是里山鎭的市廛。再上去爲坎上門，雞籠塢口，青山下，聖殿灣，亦佳爿，小輞里，下何村，上何村，這都是山裏各個村落的名稱。過了上何村便是我們借住的東山下了。從東山下再上去，還有一個村落叫庵上。里山的形勢，很像一只布袋。下街頭上街頭是袋口。我們從袋口進來，中間只有一條山路。過東山下庵上再前進，便已經到了袋底。要找出路，除非再從原路上回到袋口。必要的時候，沿着庵上再爬上去翻過一個山頭，那邊便是諸暨。可是這一個峯很高，翻山不

容易。所以里山和諸暨沒有捷徑可連絡。我當初以爲富陽在浙西里山在浙東，何以里山不屬於毗鄰的諸暨而反屬於隔江對岸的富陽？現在看了地勢，方才明白里山所以劃屬富陽的道理。從交通上講，富陽到里山，委實比諸暨到里山便捷得多。

從里山的輪船碼頭到東山下，足有十二里山路。在平地上不算遠，可是爬山比走平地費力，一路行來又弄得滿頭是汗，尤其是女人與小孩子。此間山路，不比杭州的天竺，不甚好走。穿着皮鞋難走，更不方便。有一個山裏的樵夫問我爲什麼大家不坐轎子？『要銅板的吓！』另有一位年輕的山裏人帶着調侃的聲調似笑非笑地代替我回答。我算是沒有聽到他們的問答。既經到達我的目的地——東山下，趕快便將行李搬到一家人家樓上，這便是朋友替我預先租定的寓所。屋子很舊，樓上很低矮，高一些的人可以伸直臂膊跳上去摸着屋頂。屋頂掛滿了罩着灰塵的蜘蛛絲。樓牕是一扇薄板門關着一個方洞，並沒有正式的牕。樓板上有一層泥土膠黏着，確是日積月累的舊道德，一天兩天革洗不清，只好由牠。向房東借舖板和擱舖的長板櫈，房東表示願意借給我，原料，由我自己付工錢找木匠做，房東的兒子是木匠，這件事便十分容易解決了。說明每只擱舖的板櫈，工錢兩角半大洋，每一副（兩只長板櫈）半塊大洋，將來離開里山時，須還給房東，因爲原料是房東的。借一張方桌子每月租金一角半。我都一一應允了。

山裏人不用淨桶，臥室裏放着一只沒蓋的糞桶，男女老幼都藉着牠方便。三天五天後，排洩物盛滿了，擡出去倒在糞窖子裏。這是數百年老祖宗遺傳下來的古法，子孫不願改變。至於糞窖子，更漫山遍野都是。在葉佳丬小輛里左近，有幾所比較乾燥一些的糞坑屋內，每天總有許多人啣着旱烟筒坐在坑板上談天。他們的胃口和抵抗力，似乎特別強健。因此同他們住在一所屋子裏，最難解決的便是隔壁房間的糞桶。馬桶非自己帶來，沒有借處，也沒有買處。蒼蠅和蚊子特別多。拿杭州天竺的蚊子同里山比，那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山深林密，避難人算爲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不方便的地方，東山下便是一個例子。本地人怎麼辦呢？他們是園裏種的蔬菜，甕裏藏的鹹菜，缸裏的米，餅裏的鹽，竹園裏的筍，老母雞生下來的蛋，一月半月不買東西是常事。況且他們的正當業務是造紙；種田反是副業。造成的紙，一擔一擔的送出去，回來順便帶一些需要的東西，毫不費事。惟有我們逃難的異鄉人到此，便麻煩了。一擔紙從東山下送往輪船碼頭，十里多路；只規定六分，可是我們的一擔東西，從碼頭送到東山下，便要八角。

里山的生活程度，比較天竺低。一斤邊筍，

一只雞蛋，價值都只兩分。一元法幣，有時可以買五只活鴨。逃難來的同志因爲受本地人的歧視，買東西畢竟貴一些。有時候他們肯開門見山地告訴你：『你們是杭州人，六個銅板一只雞蛋不賣！』

竹是做紙的原料。截斷竹竿，劈成篾片條，一捆一捆浸在谿溝裏。浸夠了，撈起來洗淨，送到水碓上去打。水碓是一個長圓形的木輪。木輪軸上，裝一同軸桿成十字形的小齒。很急的澗水，衝過木輪上鱗片，木輪轉動，軸上十字形的小齒，撥動直鈎式的長木椎，椎便一起一落在砌在地上的石臼裏打個不停。遮蔽水碓的屋子，疊石圍牆，誅茅蓋屋，不過藉避風雨，結構極簡單。其普遍的狀況，宛如蘇省的大江南北的水車棚，一進里山，到處可聽得水碓上『敵達』『敵達』的怪響，從小屋裏發出。水碓上的原動力是山溝水，水不停的流，輪不停的轉，婦女們在水碓上料理竹屑——紙的原料，也就是晝夜不能停的在那裏伺候。管理水碓，都是女工，分日班夜班。日班每工五分，膳食自理，從日出到日沒爲工作時間，夜班每工六分，膳食自理，從黃昏到天明爲工作時間。據一位女工自述，冬裏做夜工最苦，水碓屋子沒有門牕，一宵工作，往往四肢知覺盡失，籃子裏的冷飯，皆成冰塊。可是工作雖苦，待遇雖薄，勞資間却無問題。至於造紙的方法，一切仍用土法。從竹頭做成紙張，前後經過，約須七十天。衞生草紙和捲紙媒的火紙等一類的紙張，都是里山出品。里山紙的銷路，都在內地，上海不甚著名。

里山的澗里，因爲浸滿了做紙的原料——竹捆，澗水渾濁如油，飲料須得另外挖井。道路上點綴着猪，狗，雞，糞，沒人掃除。山上沒有清潔，衞生，等觀念。一路的房屋，都很老古。除了亦佳，另小輞里，有幾所新建築外，其餘都是斑駁陸離古香古色的老屋。據說洪楊之亂，里山未遭兵燹，山中住宅，全部保存，所以現在人家的棟梁上，都保留着很精細古舊的彫刻。

山中人起身不甚早，睡眠不甚遲，他們的作息，似乎都以日出日沒爲準則。看見敵人的飛機在頭上盤旋，也不甚怕。山上有一層一層的山田，可以種稻灌溉完全靠着天然流下來的澗水。本年稻和雜糧，都長成的很好。里山風景，以夏靈峯先生當年讀書處的靈峯錦秀爲最佳，其餘都便平庸。山上極少廟宇，亦一奇事。

到里山已兩個多月，光陰飛快的過去，巖石畔的狗尾巴草，都白了頭在風裏搖，已經是十月底了。我的叔父在上海病故，不得不回來一次。躭擱了好幾天，南市失陷了，滬杭路已不通，打算趁海輪從寧波繞一個灣兒回里山。

外灘輪船公司門口，擠滿了人，一直擠到馬路上。『生意興隆通四海，』這也是平常時候所沒有的。好容易買到一張官艙票，第

二天下午兩點鐘上船，找到我定的第三號官艙，已經有一位寧波客人先到。我告訴他我要到的地點，同他寒暄。他是一位老於世故的旅客。他告訴我只要出得吳淞口，進得鎮海口；從甯波過杭州到里山，是沒有問題的。恩德輪船在炮聲中離了上海，出了吳淞口，不會遭遇到麻煩，我們整理舖位睡覺。睡得正熟，茶房敲門報告：『先生！鎮海封口了，已經接到無線電；船主叫我通知客人，現在船向舟山開，願意在舟山上岸的上岸！不願的送回上海，』茶房完成了他的任務，反身退出，到別一個房間去報告。不一刻，全船都知道了，發出混亂和嘈雜的聲音，可是也沒有辦法。大家望天亮天越是不肯亮。

翌日上午十點鐘，船抵舟山。舟山是我們東海中惟一大島，其形如舟，所以稱牠舟山島。入海港口多暗礁，築有礮臺。港中水量很深，可以停泊巨大的船隻，算是東海中的良港。可是舟山到甯波，還有二十海里，從舟山登陸後如何再前進到甯波，熟悉這條路線的人委實沒有多少。一時議論紛紜：有主張上岸後擺渡到穿山再走寧波；有主張請求船主直放到穿山；有主張乘原船回上海。結果因爲船上有許多傷兵，當地警察認爲事前未得通知，沒有準備，無法安排，也請船主開到穿山去再說。得到船主考慮後的允許，開船向穿山進發。

因爲路綫不熟。船在中途擱淺了。開足機器打倒車，前進後退，終是不動。沒法！只有等潮漲水高再開。正在無可奈何的當兒，統艙裏忽搜出漢奸。全船的乘客和傷兵，一時都烏飛鵲噪，張惶起來。後來由船上放下小汽艇，央求率領傷兵的官長幫同將漢奸護送到鎮海司令部去。同時因爲船上傷兵太多，重傷的也不少，復同鎮海軍事當局商議，讓這一條船進口。結果靠傷兵的福，在一位特派的領港者引導之下，我們從千難萬難中到達了甯波。

上岸時候，當然讓傷兵先上去。扶的，抬的，背了走的，拖着拐的，前前後後，約略有兩個多鐘頭，才把一千兩百多位傷兵送完。甯波的救護隊很努力，一切設備，亦充分。假使平時沒有相當的訓練，決得不到這樣良好的成績。旅客上岸時，不如兵士有秩序。大家都有行李，挈着行李走，愈擠愈走不開。最麻煩的，便是在我們擠得要命的時候，中間反跳上了幾十個挑夫。甲罵乙，乙怪丙，無數唾沫點，飛濺到各人臉上。我給大家擠住動彈不得，兩足站在冰涼的水裏，後來才明白是尿。旅客登岸足足也費了一個半鐘頭，因爲在半路上捉漢奸的一回事，給當地軍警知道，所以他們對於每一個旅客，盤問得特別道地。

時間已是十二點鐘，將近半夜，船上一天不吃東西，現在稍爲覺着餓，然而也沒辦法。在旅館裏喝了幾杯茶水，納頭便睡。第二天醒來，打聽火車的消息，據茶房說杭甬火車

要下午六點鐘以後開行，爲的是要避免空襲。我打聽明白，覺得尚餘着大半天，可以瞻仰瞻仰我素所傾慕的『走盡天下不如甯波江下』的甯波。我們旅館的樓牕，恰恰臨着甬江。憑牕可以看到沿江一帶景物。江中很寂寥，來往船隻極少。路上行人亦不多。聽不到一些喧囂的市聲。出旅館門。走上江下的大道，亦很凄涼，大約沒有戰事前的甯波，決定不會如此。過了新江橋，一直走進城廂，沿街有許多店舖，已經關上排門，不做生意。有一家賣蛋條餅的，倒還在那兒很緊張地工作。我問他市面爲什麼如此不景氣？店老闆告訴我：『時受敵機威脅，大家都收拾着準備避難，惟有我們這種小本經紀的店舖子，不做不活，然而也只是做一天算一天。』我向他買了兩毛錢的蛋條餅，又香又甜，大約在逃難人嘴裏的糧食，總是特別滋味好。馬路上的路面高低不平，黃泥和石子，似乎有些不甚妥協。兩旁建築物雖舊，却尚整齊。足見當地風俗民情的儉樸。中山公園在城的中區，佔地極廣，設備也不差，可是游人很少。一池清水，有人在那裏垂釣，始終不曾見魚兒上釣，心上十分不安寧，好像有事，徘徊了一會，便步行回寓，準備上火車。

下午四點半鐘，趕到火車站，知道要七點半鐘開車。在車站上買到幾只燒熟的山芋，十塊豆腐干，打算在車廂裏晚膳。

火車準時開了。車廂裏多半是兵士。有一對鄉裏夫婦，帶着一羣小孩子和幾件行李，擠在我右邊的一排坐位上，餵乳，換尿布，大的孩子嚷着要吃。女人歎息，訴苦，怨命。有一位兵士高聲說：

『不用抱怨！小孩子愈多愈好！回去再多生幾個！』有人笑了。那兵士却又很莊嚴地接續着說：

『笑什麼？增加人口，便是增加我們長期作戰的原料！』

車行很慢，到曹娥江已經有半夜光景。大家一齊下車走到渡頭去。斜月一鈎，便悒鬱地懸掛在樹梢邊照着我們前進。在月光裏看看車子裏下來的人，連一個長得像熟人的都沒有。大家低着頭走，走到渡口，有四五隻渡船在江邊等。人太多，船太小，來回好幾次，才全數渡到對岸。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夜色甚佳，可惜沒有心緒去賞玩，委實辜負了良夜。

火車又一搖一擺的開走了。明明知道天亮纔到杭州，可是大家盼望，站起坐下，扒着玻璃牕看，却又看不到什麼。天明到蕭山。離蕭山車站不多遠，有幾間民房和堆棧，前一天炸燬，所以蕭山也籠罩在恐怖狀態中。

站警吩咐旅客下車，因爲車站上已接到命令，火車到此算終點，不再前進。軍事時期，沒有解釋爲什麼停車不進的必要。大家都懶懶的爬下車來，各自找出路。我繞了一個小小的灣兒，雇到一輛人力車，到杭州八塊錢。跳上洋車，自已估料着從杭州到里山決不會再生問題。

『不如意事常八九，』一路過去，迎面來的人，似乎都露着慌張樣子。初時尚不在意後來愈走向前，離着杭州愈近，迎面來的人愈多。老母雞，小猪，青菜，小孩子，全都擠塞在一副擔子裏。男人挑着擔，女人背着包，成羣結隊準對着我方纔來的一條路上湧過去。擔子裏放不進去的牛，羊，磨頭腐的驢子等，都另有人牽着繩子在後面趕。我摸不着頭腦的自已納罕：『這是什麼一回事？』我幾次攔住他們發問，可是他們都乾瞪着眼，含含糊糊地答復我：『杭州都逃空了。』觀察他們的神情，似乎認定我是一個過路的傻子。

硬着頭皮向前走，心窩裏怦怦地跳躍，到達江干義渡碼頭時，早已沒有渡船。不過夢想搭輪船到里山去，總得過江。幸得那一天錢塘江大橋已開放，我决意走橋上渡過這一條沒有船隻的江面。不過在橋面上覺得只有來的人，原來杭州已被放棄，連警察都撤退了。江干一帶混亂異常，各家旅館和店舖全都關門。『黃鼠狼上獨木橋，』進退維谷，我只得再從橋上擠回來，時間已是下午四點鐘了。

這一天我記得是陽歷十一月十七日。我想連夜走到里山去，可是找不到一個熟悉路徑的伴侶。後來碰見三郎廟義渡碼頭的茶房，給我介紹一位本地人，認識到里山去的路線，報酬八元。一切講明了，開步走。

夕陽在山凹裏，呈露着垂頭喪氣的黃金色。混亂的人影，嘈雜的人聲，感覺到人生流離轉徙的悲哀。回視我今天走過來的一座錢江大橋，還是長虹也似的架空在浩淼無際的江上，輝映着落日的古紅。

錢江大橋是連接滬杭甬鐵路全線的中心，也是東南七省的交通總樞紐。由康益公司承造。自從民國廿三年動工以來，經過幾度停頓。因為錢江水流湍急，江底浮沙淤積，橋墩凝結不易，工程發生困難。後來用『沉箱』法造成橋墩，工人因工作而犧牲在沉箱中的很不少。今天這一座橋，可以算是時間，經濟，智慧，生命四者的結晶。不知道這誕生不久的偉大建築物會不會在戰爭中遭刼運？我又幾時再來走過此橋？在說不盡的遐想和悵望中，令我不知不覺地走了許多路。

昏黑自遠處襲來，路上行人越走越少，只餘得一絲颯颯的風聲，搖動了寂寞的夜景。雲片裏又漸漸地露出一些月亮的光芒，催着我們趕路。

到里山已將近半夜。下街頭上街頭沒有半個人影。我們也沒法休息，一鼓作氣走到東山下，敲着我寓所的門進去，房東摩挲倦眼，起床招呼，才知道此間許多避難者，因這兩天謠言太盛，杭垣有不利消息，驚弓之鳥，都已不約而同的遷徙到蘭溪去，山裏却另換了一批新逃難同志，數目比以前更多，房租居然漲價。我的眷屬，由我

們老太太作主，在牙牌神數籤書上求得一課上上籤以後，亦於前一天毅然決然搬到東梓關上塗山的朋友家里。臨走前一晚有電報給我，可惜我沒收到，又撲一個空。當夜沒話好說，向房東借了兩梱稻草，一條老棉絮，在灶前頭一方空地上攤上一個地舖，和伴我同走的行脚伴侶一同胡亂睡了。

天明下山，擡頭望見白雲，心裏像有什麼像白雲一樣地沉鬱。走到街上，知道江裏已沒有船隻，簡直又要靠着這兩條生不逢辰的老腿，再趕到東梓關去。里山到東梓，據說有七十多里山路，認識這條路線的人很少。我心裏着急，急得冒火。天又下雨了。我想昨天晚上月亮很好，爲什麼今天下雨？又想要是昨天下雨，我們在路上更狼狽；不過昨天有同行的伴侶，今天沒有。一時風起雲湧，幻想到水滸傳裏神行太保戴宗縛在腿上的甲馬，在逃難時却有用。又想到蕩寇志裏的康捷，雖然沒有甲馬，却比戴宗走得更快。更聯想到封神榜上的風火輪，西游記裏一斛斗十萬八千里的孫行者。大約一個人在最無聊沒有辦法的時候，會如此胡思亂想，再進一步便是白癡了。定了一會神，忽然記憶起街後河浜裏常有幾只捉魚船停着，或許可以商量開到東梓去。

這幾天因爲運輸關係，在江面上船隻，都奉命集中於指定港口。不願意服役的，都已高飛遠走，駛往別處去逃難。雇船眞不容易。便給你雇到了，半路上遇到穿制服的人們，還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在一聲吆喝下，客客氣氣讓給他們爲是。我很湊巧，給我在浜裏找到一只極小的漁船。因爲太小了，全體只能容納三四個人，所以路上不怕拉夫。况且船的兩旁，還掛着幾幅很麻煩的破漁網。叫他送我到東梓，給他十五塊錢，講妥了，便解纜。據搖船的漁夫自己說，這幾天捕魚不如渡人。

雨點忽疏忽密，我撐着一柄在里山新買的油紙傘，蜷伏在船板上，因爲小船沒有遮蓋的篷。我的衣服終於打濕了，向船家借得一領破簑衣，披在身上，活像一只受驚的刺蝟。岸上有人瞧見我們過去，舉起電筒射着，結果說一聲：『讓他去！』委實我的船太小了！夠不上被拉夫的資格。

在船上坐得太久，兩腿有些酥麻。想立起伸伸腰，船又掜動得利害。半夜以後，雨漸停，四圍漆黑渺茫，放下傘，剝去破簑衣，疊在一邊。倦極了，靠着自己的膝蓋打盹。

香港乘山頂鐵道　　蔭

飛梯直上逼空冥，雲水迴環天地青，到此世途知突兀，在前風浪看伶仃。深山大澤龍蛇蟄，瘴雨蠻烟草木腥，眼底帆檣千萬點，憐他一樣是浮萍。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上）

字林西報記者 W. Lewisohn 原著

諦佛 譯

弁言

余最近自海上出發，中經雲南成都西安各地，以抵北平，車行五千英里。以此爲余個人冒險之試探，故經過艱困，不足爲遠程旅行家游樂之紹介。惟以汽車作長程之旅行，在今日之中國，已非難能之事，且依最近之情勢觀察，已屬日漸普遍；如赴安徽之黃山，湖南之衡山，以及雲南廣西各地或甚而遠至四川之峨嵋，已有可通之汽車公路，假日命駕言遊，其中自有至樂存焉。茲就經歷所及，提出若干應行注意各點，雖經驗較廣之汽車家，或未必盡以余言爲然，但如有人欲作同樣之長途旅行時，則亦未嘗非極好之參攷資料也。

在中國作長程之旅行，以何種汽車爲最合理想，世實無之，卽有，余亦未敢必其可在中國購得之。故車輛之選擇，應依個人之愛好爲準繩，而未便代爲懸斷。惟就余此次經驗所得，此種車輛（一）必須馬力較强，但不宜過大；（二）必須易於駕駛而座位舒適（此點在長途行車時，實爲必要之條件；（三）用油儉省；（四）可轉動之半徑圈須小；（五）車身上之彈簧須堅强；（六）應用零件須易於配購；而（七）車身離地須高，尤爲必要。（電池尤不宜置於車底）余嘗以今日所謂之時式汽車，座位之舒適，已臻極點，而車身離地，何以不能略予提高，深爲不解。此等車輛在上海用之，固已盡其美善，一旦行於中國內地，則其價値頓減，頗不相宜矣。

余此次所用之車，爲一九三三年份之八缸兩門福特轎車，瑕瑜互見。其優點爲（一）擎引堅固，旅行於貴州四川之極削山路以及北方之沙泥道路，未見困難；（二）易於駕駛，座位亦甚舒適；（三）車身大小適中；（四）平均耗油量爲每小時十四英里；（裝有新式之燃化機）（五）在較大之市鎮中另件易於配購；其劣點則爲（一）旋轉之角度甚大，在曲折之山路上行駛，甚感困難；（二）車身彈簧不甚堅强；（三）電池置在車底及（四）車身離地太低。最後三項，曾使余遭受甚大之痛苦，尤以在北方極壞之公路上行駛時爲甚。

惟不論用何車輛，有鎖之門以及有鎖之水箱蓋，實爲必要之條件．

余此次遠行，攜有下列各種零件：（甲）外胎二只，(另一只在常備之車輪內)內胎一只，前後車身司必靈二只，車燈電泡數只，以及 Condenser coils, Distributor points, Sparking plugs 等數件。（乙）鎔錫鐵，氣胎瓣，胎瓣蓋，補胎用具，車輪鏈條，粗繩木片，（如巨磚大小，沿途用處甚多）鐵鏟，及多量之粗電線。上列甲項之另件，余沿途得用者爲車胎及司必靈．其餘均未用及．故余無從知其重要，但以其占地不大，故不妨隨車攜帶，以備萬一之需。至乙項所列各件，則用之甚廣，幾不可一日無之也。

所攜外胎二只，余深覺不如攜帶另一備輪爲宜。（在外埠各較大之城市中，購買外胎甚易。）因長途車行，車胎之爆裂，日必數次，換胎補胎，動輒費一二小時，不如攜有備輪，較爲輕便。

出發之初，余對於零件之攜帶，曾與一著名之汽車商作詳盡之討論，余均一一依其指示。後之欲以汽車作長途旅行者，即不如余此次旅行之廣遠，此實大可效法。良以中國內地之公路與歐美相較，困苦較多，道路既不一律，而承接修理者尤顯然少極，故凡屬有用之零件，必以隨車攜帶爲宜。

至攜帶汽車機匠一點，就余經驗所及，余意竟自相矛盾。初行時未攜機匠，以爲多一人隨行，必多一分麻煩；及至離滬未久，車忽損壞，如有經驗稍佳之機匠，費一二小時之工作，即可修復；而余竟因之躭擱二日之久，遂於中途覓得一機匠同行。然此人獷野疏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余固未嘗認之爲有用之人，惟自此人同行後，車行平順，竟未有再遇差池之事，莫能察其技巧所在；渠實爲余之福星，而非汽車之修理匠也。再進一步言，長途行車，不幸而遇重大之障礙，即有極好之機匠，而修理機件，勢難全部攜之與俱，事實上亦頗有難於着手之處，故機匠之攜帶與否，其結果實相差無幾。

惟從另一方面言，終日駕車行於詭譎莫測之道路，如未攜一機匠同行偶爲代勞，事誠困苦。故總結言之，最好能攜一小心而略諳修理技術之車夫，俾得使其管理車子，修補車胎，並偶爲若干之輕微之修理，自然舒適多矣。

護照與通行證，爲內地旅行時最感麻煩而刺激之事。請領之能否得准，絕不固定，尤屬使人難耐。即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南京，當局亦僅能發給通行四省之護照，其理何在，無人知之。故有人須作四省以外之旅行時，必須於途中另辦請領之手續，難免遭受若干之困難。又如貴州雲南廣西四川各省，並須有各別之許可證，方許通行，非他省所可越俎代辦。故旅行者所攜之護照愈多，則更能得人之歡心，而其便利亦益多也。

汽車所用之照會，更爲一神祕之事。余在上海徐家匯浜相近之財政局領取照會時，曾告余可通行十一省之多，而事實上則大謬不然。余在湖廣二省，經當局之特許，得以免費通過，四川河南則曾另領照會，方許通行，（據云湖北亦然）惟在蘇浙皖贛四省，如有上海所給之照會，固絕無任何阻礙可言也。

此等事，殊覺紛擾而予人相當之刺戟，請君閉目一思，如在歐美各地，每至一處，必須分別請領車照，而每日復須經過十二次以上之檢查，則其情形又如何矣。但在中國內地，則宛若家常便飯，不足爲奇也。

擺渡，因費時甚久，亦一惱人之事。擺渡納費多寡，各省不同，有完全免費者，亦有索費自一元起至二十元之鉅者。至擺渡時必須將所架跳板親自檢點，不可任其架設；越過跳板時，並須十分遲緩，注意手煞車，遇有必要，必須立即煞住，不可大意。惟此數點，不甚適用於閔行之渡口，因該處有最完美之設備，而爲人所稱道不置者。

當余遠遊歸來，友人咸以汽油之取給情形見詢。實則余所用之汽油，余固未嘗親自計劃，亞細亞火油公司乃爲余代辦一切。當成行之初，余曾將所擬之行程以及經過各大市鎮之名稱約略告之，該公司即予以一紙名單，詳列其代理行家之所在地址，余遂得按圖索驥，取用不匱。沿路所過各處，未嘗見有加油站，如歐美各地所有者然；公路車站除有極少數之例外外，亦未允以其所儲之汽油出售。余此次遠遊，事實上亦僅有一次遭遇汽油之恐慌，詳敍於余文中，但此爲余自己之疏忽與失算；而其時道路艱困，車行多阻，余亦無暇顧及車行之里數也。故對於汽油供給一點，就余經驗所及，可無困難，凡可購得汽油之各城市，其距離大都不出四百英里，通常總在三百英里左右；故旅行者所備之汽車，其耗油量即少至每介侖十二英里，亦可充分準備，不患匱乏。余常購備三十五介侖，以十二介侖儲之油箱，餘均置之車中，未有困難。

又有人詢余如何覓路不致迷失者。余在此五千英里之長程中，固未嘗一日迷途，但對此問題，余不能率爾答之，良以行程之選擇至艱，余曾先作一約略之計劃，

以後卽循此計劃以行，未遇困難。故余能以下列之語言答卽「遇有疑問，應卽舉以問之於人」。中國內地各公路支線甚少，城市之間，又大抵僅有一路可通，路途之辨認不難，亦毋須問道於人；其間稍有困難者，卽爲到達及離開城市之際耳。又沿途人口繁盛，各種住所，車輛，行人，所遇頻頻，問道亦絕無困難。此外如各地地圖，可資參攷，余所攜者甚多。

中國汽車俱行社 The Automobile Club of China 各汽油公司，及浙江公路旅行處均有四省（浙蘇皖贛）汽車公路地圖出版。但此外尙無印有西文之地圖可以購得。如君略識華文，則問題甚簡。中國各地均有極好之地圖，可供參閱。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一九三六年中國新地圖，對於各省公路記載詳確，余認此爲最好之一種。至各省公路局雖均有其詳明之地圖，其中且有絕佳者，惜均非出賣品，索取不易耳。余沿途見有註明號碼之路牌，可見國民政府已有製繪詳圖以供旅行參攷之計劃，深望其能早日實現。

住宿一項，在今日汽車旅行尙未十分發達之時，亦一大費周章之事。除在若干大市鎭及著名之風景地帶現有極好之旅館可供留宿外，（如黃山，南昌，衡山，桂林，貴陽，雲南府，重慶及峨嵋山）不得不選擇較好之小旅館或甚至汽車站內求得一宿。其地如有教會，則以教會中人待客情殷，從未有拒人門外之事，借宿一宵，自無問題，惟行軍床及床舖用品，殊不可省。

如君有自備之汽車，則可盡攜所需，以俱飮食問題，較易解決。余隨車攜大小二筐，大者儲各種食糧，小者置刀叉盤碟之屬，以備不時之需。又熱水瓶——最好二只——亦不可少。

至衣着一項，當以時令及所至地方爲選擇之標準。惟亦有二點，甚屬重要：其一須防潮濕，最好能攜一輕便之雨傘；其二在車內須着舊衣，以免汚損。

最後尙有數點可供參攷：（一）每日出發之初，各物須親自檢點，勿過於信賴車大，例如水箱內之水，機器油，汽油及車胎等，均應逐一查明，最後一項，則每日中午並須另行檢驗一次，因其久行後勢必澎漲，如不予稍息，必致爆裂。（二）勿向公務人員如警察，軍士，或汽車站中人等爲任何詢問，否則旣無所得，且因此必須取出護照待驗，殊屬自尋煩惱。（三）遇叉路時須揿喇叭，因公路上其他車輛輒勇往直前，不慣多用喇叭也。（四）路上遇有行人前行，或進入村落時，車行須緩，因公路上橫穿馬路者甚多，不可不愼。（五）車上備輪及另碎物件，每夜須置於車廂內，並予鎖好，否則必致失竊。（六）關於盜匪之傳說，切勿輕信。如遇眞正負責方面之警告，則行前須有相當之準備，勿於夜間行於荒野之地。（七）關於路途距離，如聞之他人傳說，須以對折計算，方得確數。關於道路之狀況，除其人係最近親自經過者外，亦同。（八）須忍耐，勿發脾氣。余之作此言，非在道德之觀點，而純爲保重身體着想。良以拂逆之事，沿途多有，偶而大發脾氣，不惟無害如他人之所示而引爲切戒者，每能收效如神，甚足驚異；惟一路行來，日必數次，久乃生厭，殊於身體精神兩無裨益耳。

第一章　成行之初

A　週遊全國之計劃

自余於客冬搭長途汽車周遊華南歸來後，有一熱心於中國近代化之公路者，舉以語余曰：「如余有相當之餘暇，余必將駕摩托車以遊中國西部。」詢以何謂中國之西部，則曰：「此無他，雲南與四川各省而已！滇蜀二省近已有公路與上海相接，汽車可以直達，暇日遊此，樂乃無藝矣。」

余聞此言後，疑信參半，讀者或亦與余有同感者；但試閱公路地圖，並爲周詳之探試後，卽可知此乃絕非難能之事。惟旅行之興趣如何，在余未作親身之嘗試以前，固雅不願遽爲斷言之也。

自上海之西部有公路經過杭，徽，南昌各地，以至湖南之長沙，爲程約七百六十英里。余曾以公共汽車經過其距離之一半。自長沙至雲南府，則有兩路可通，任君自擇。一自湖南之西北部經常德以達貴陽，復自貴陽西行以至昆明（雲南府）全程約一千一百英里；一自廣西之南部。經貴陽西行至昆明，爲程較修，約多一百英里，過昆明後，公路仍向西北延展，約二百五十英里，至大理府而止。自此至緬甸，爲程約八日可達。

如抵大理府後，汽車尙健步可行，則應計劃如何取道以歸，此在余爲北平。其初必先循原道至貴陽，方得覓一未經之路，駕車言旋。自貴陽北指，有汽車道直達揚子江邊，陽江卽係重慶，由重慶以至成都，全程逾七百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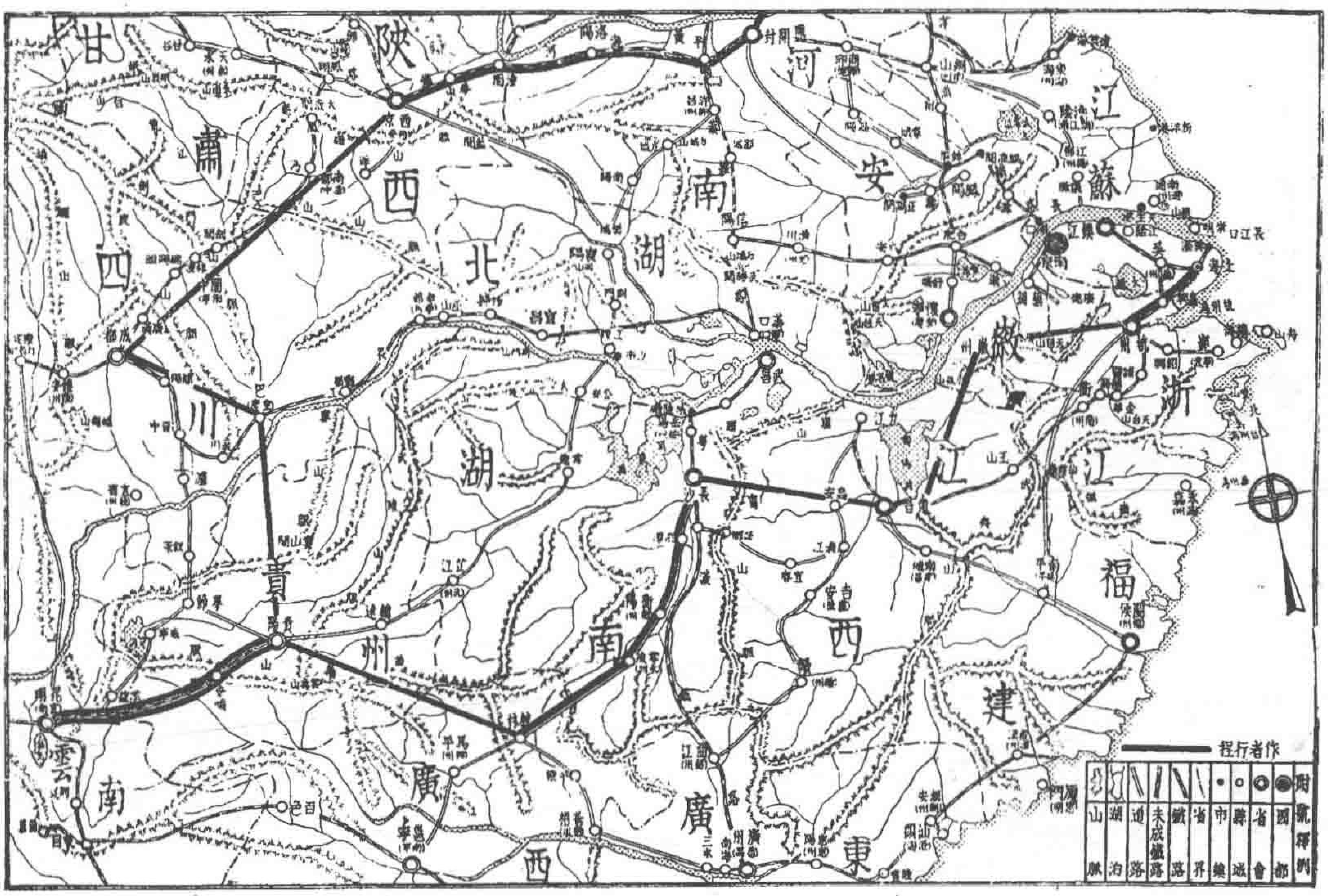
自成都至西安亦有公路可通，中經漢中府（卽今南鄭，）爲程約五百英里。如此路有阻，則可由重慶以至漢口，惟車行較爲艱困。自西安至北平，距離尙遠，而道路險阻，爲全程中之最感痛苦者。自西安至河南之邊境，惟自河南邊境以至開封，究應如何取道，當時甚覺躊躇難決，好在到達西安後，儘可從容計劃及之也。

抵開封後，渡黃河北指，至大名府，計程六十英里，一路風沙遍地，行車良苦。自大名至北平，有河北絕無僅有之公路可通，據聞此路方於去歲落成，今已損毀不堪言狀矣。

全程距離約計五千英里，合華里一萬五千餘里，此區區者形之楮墨，良無足驚。惟在中國理想與事實，輒背道而馳，汽車公路爲近年來之產物，支路甚少，更未普遍，故中途偶遇橋樑損壞，路卽被阻，不得不折循原道以歸，致使旅行之興趣大減。又如偶遇天雨，輒須展緩行程，亦屬擾人之一事。公路旅行，在今日之中國，僅足爲一種嘗試而已。

余成行之初，對於車輛之選擇，曾大費周章。最後雖擇定一種，但在未竣全程以前，余雅不欲先有所陳述，或甚至爲某種之廣告宣傳。良以汽車一物，最稱詭譎；上海多修理行家，行駛暢穩，絕無阻礙，偶而行至外埠較爲荒僻之地，乃驟生障故，使人無所措其手足。中國西部公路，尤絕少修理處所，若非畢其全程，車之優劣，不可得而知也。

至余行前之各種準備以及攜帶各物之詳細情形，余亦不能舉以詳告。實因此次遠遊，尙屬空前，絕無可供參攷之先例，一切計劃，純出虛擬，而余之目的，亦僅在嘗試，初無何種把握可言也。及遊畢歸來，結果頗爲美滿，深屬出人意外，而余亦不免自覺驚異不置也。



西行一萬五千里路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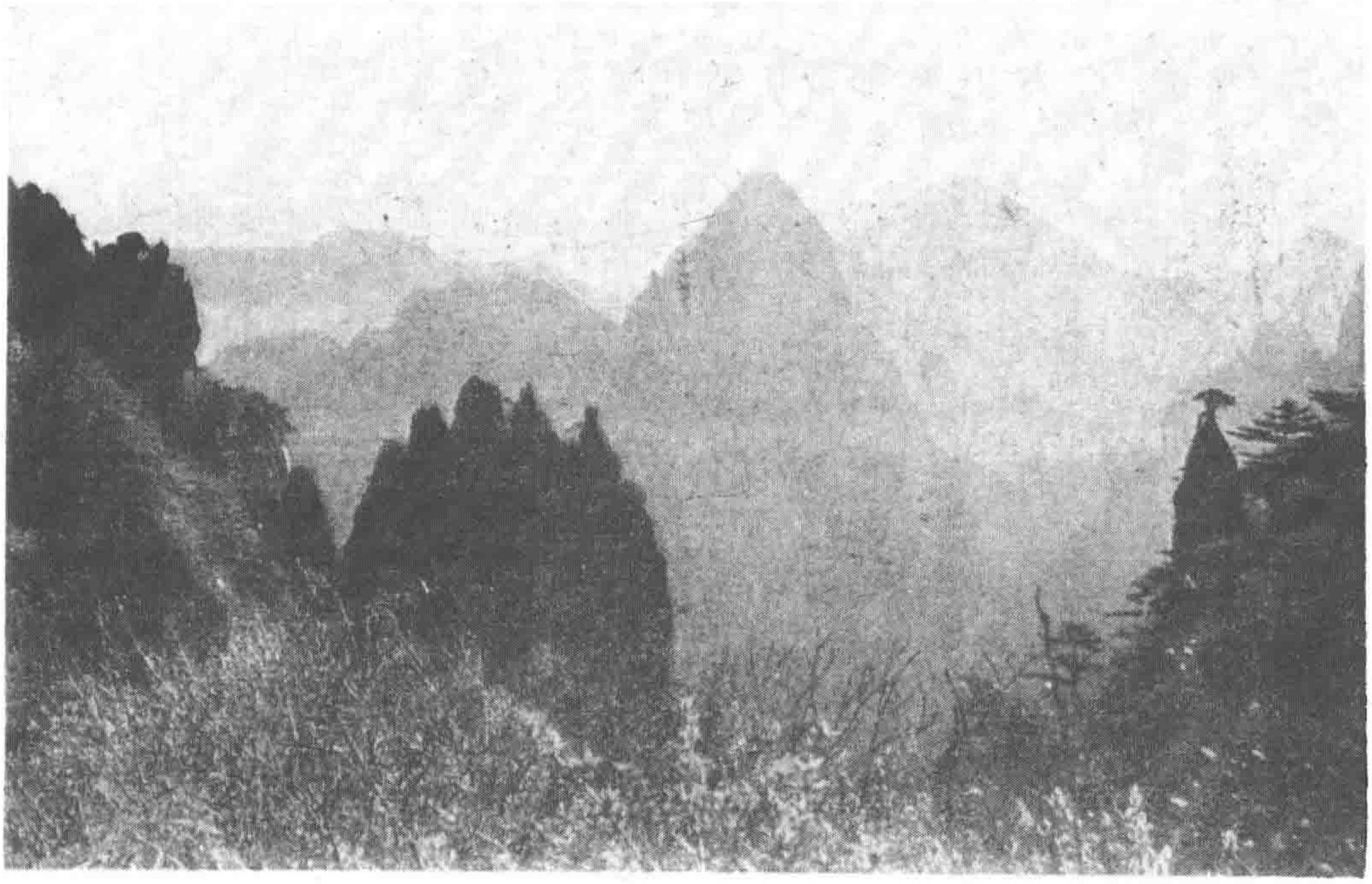
B　初登黃山

黃山位於安徽之南部，距滬約三百一十英里；如晨曦未上，駕車疾馳，一日之間，可以畢其全程。行程中最後之三十英里，盤旋於山谷之中，風景幽美，得未曾有；故為欣賞山景起見，最好分程兩日行之。第一日過杭州後，行四十五英里，止於天目山，地有西式旅舍，可供留宿。次日再行一百四十四英里，乃抵黃山之麓。徽州距黃山三十六英里，余此次曾留宿於此，其地旅舍湫隘，甚不舒適，且嘈雜逾恆。其時又因京蕪與杭贛兩鐵路適謀通軌，運貨卡車，絡繹於途，尤使人不勝其煩擾，故不敢舉之介紹於讀者。

抵黃山之麓，公路截然止焉。其地有崗警戒備，設置空場，以供停車之需。苦力數輩為負行李，行半英里，計至中國旅行社所辦之旅舍。旅舍中有西式床鋪，甚覺舒適，惜僅供中菜，外人至此，稍有未便耳。遊人以此為歇脚之所，因遊黃山者，必登其山巔，方得窺其全景而無遺也。

黃山風景美麗，向所著稱。惟余則認為尚不及陝西之華山。登黃山之巔，拾級可六七千（據云有此數，但余未嘗一一計之也！）為狀平凡，極少幻變之美。石級復狹，甚使人履尖為裂，疲不堪言。

將近山巔，有寺屹然。自山麓登此，費時約四小時。寺內可以借宿，設備雖屬簡陋，但收拾尚潔；有木架之中式床鋪，被褥俱全，並備素



黃山雲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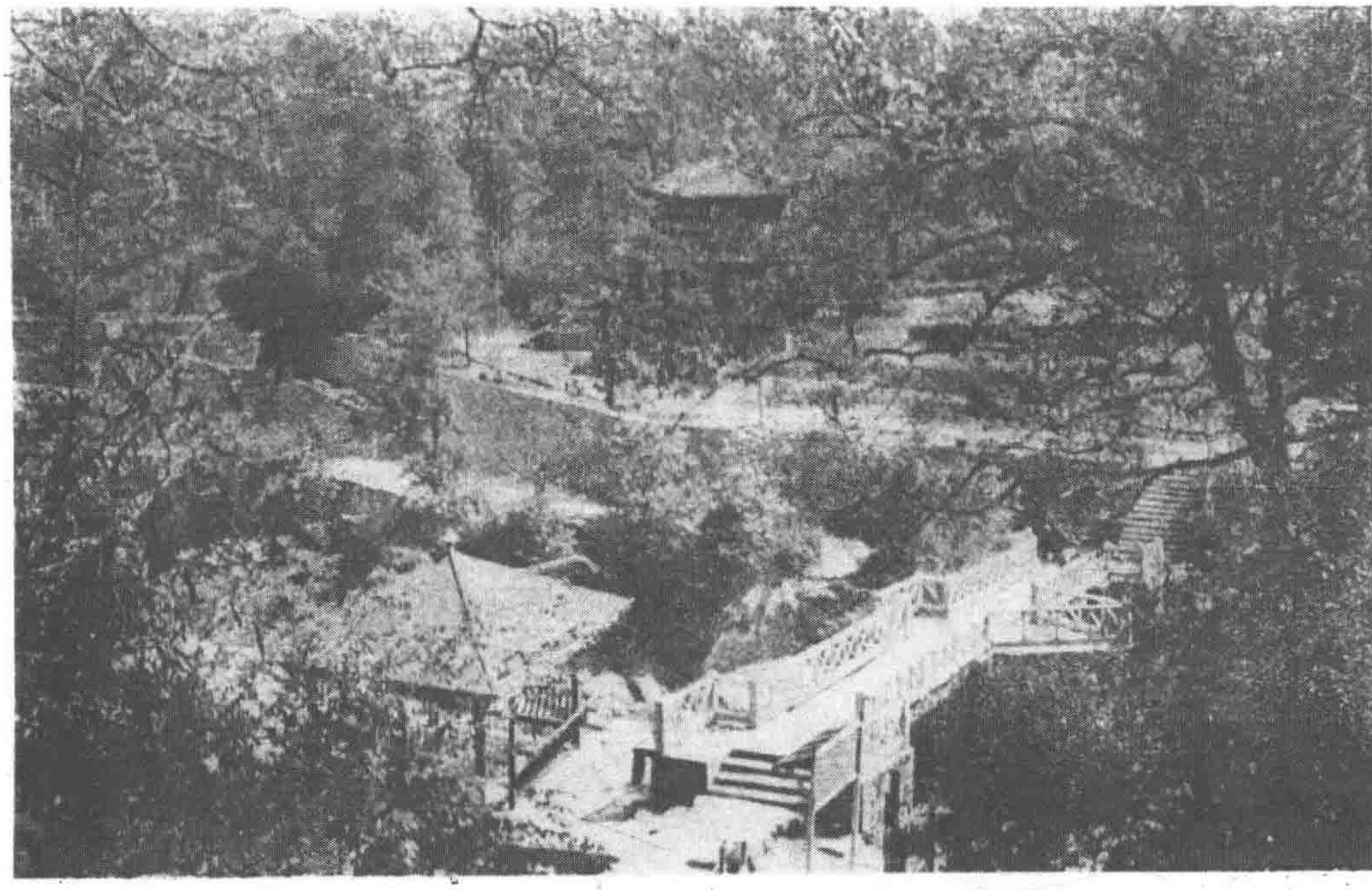
食，以供客需。余隨身所攜，僅一布囊，內儲盥洗用具以及備換之衣襪，留宿其地，亦未感若何不適。客如不喜寺內粗陋之供應，則山麓有儘多之苦力可雇以肩負所攜之舖陳食物隨客同行；如身體稍弱不堪拾級登山，則亦有椅轎可雇，甚稱便利也。

山巔甚冷，因其時尚係四月；如遲一月後遊此，必可較爲舒適。寺之四周，「狂風」怒號，深覺詫異，偶在狹隘之山谷間步行，舉步甚艱，以風大，此身搖搖欲墜，不能自支也。實則余意中所稱之「狂風，」據寺僧爲余言，實係山中例有之「微風」而已。

欲覽黃山全景，應留山巔數日，方得畢事；因有無數之山峯，足以流連而忘返者。其中如天都峯題名殊佳，山峯高聳雲霄，矗立如削，宛已插入天之深處。距寺不遠，約行一小時可達。其他復有兩種奇景，可於黃山見之，其一爲登天都峯之頂以觀揚子日出，其二爲天雨時可見浮沉於游客足下之雲海。

此二奇景不能於一日之間見之，其理至明；又其中任何一景，亦並非日常所必有。如觀揚子日出，須於天明前一二小時起身，方得見之。余生性遇事悲觀，曾於一日蓄心早起，攀登山巔候之，而是日竟未見日出，遂不復再作一觀奇景之想。足下雲海，余亦未見，一日天雨，雲霧乃不在足下而竟升騰於頭上，蓋山麓雨亦甚驟也。

外人之遊黃山者，每爲其奇突之山峯所誘致，而資爲攝影之良



黃山小浦橋　中國旅行社黃山旅社附近風景

好對象，攝得之像片，宛然如中國之山水古畫。中國人之遊此者，則多依戀於山中之怪石。山中極多奇形怪狀之岩石，各有其題名，以木牌示之。例如童子拜觀音，係大小二石相對而立，其狀極如所題之名；又如「飛魚鼇頭魚」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大抵均依其形狀，影射比附，觀者如不稍加思索，輒使人不知其意何在也。

山巔寺院既不美麗，亦無可以引人入勝之處。寺僧之在寺內者，大抵其目的為營業牟利而非為宗教之信仰。寺內留宿之遊客甚衆，足證其獲利至豐，個人小數之犒賞，似不復在其心目之中；惟有一次，余囑一寺僧立於寺門之側，為之攝影，其人合指為圈示余，意欲得酬；余見其戴一黑色之瓜皮小帽，合手指為圈，其狀極似無鬚之歇洛克（沙氏名劇中人物）乃欣然允之，惟囑其即以此狀入余影匣，寺僧大怒而去。余之僕人及二旁觀者咸以余無迅捷之攝影技巧，得乘其不備，突然攝得為憾也。

下山時，遇中國紳士二人於途。渠等慕黃山美景，方自天津來此。寒暄數語後，即以山上飲食情形見詢；察其形色，似甚不喜素食者，余亦無法慰之。渠等時已行近山嶺，非然者，余可決其必掉首而回，至山麓旅舍中求魚肉以果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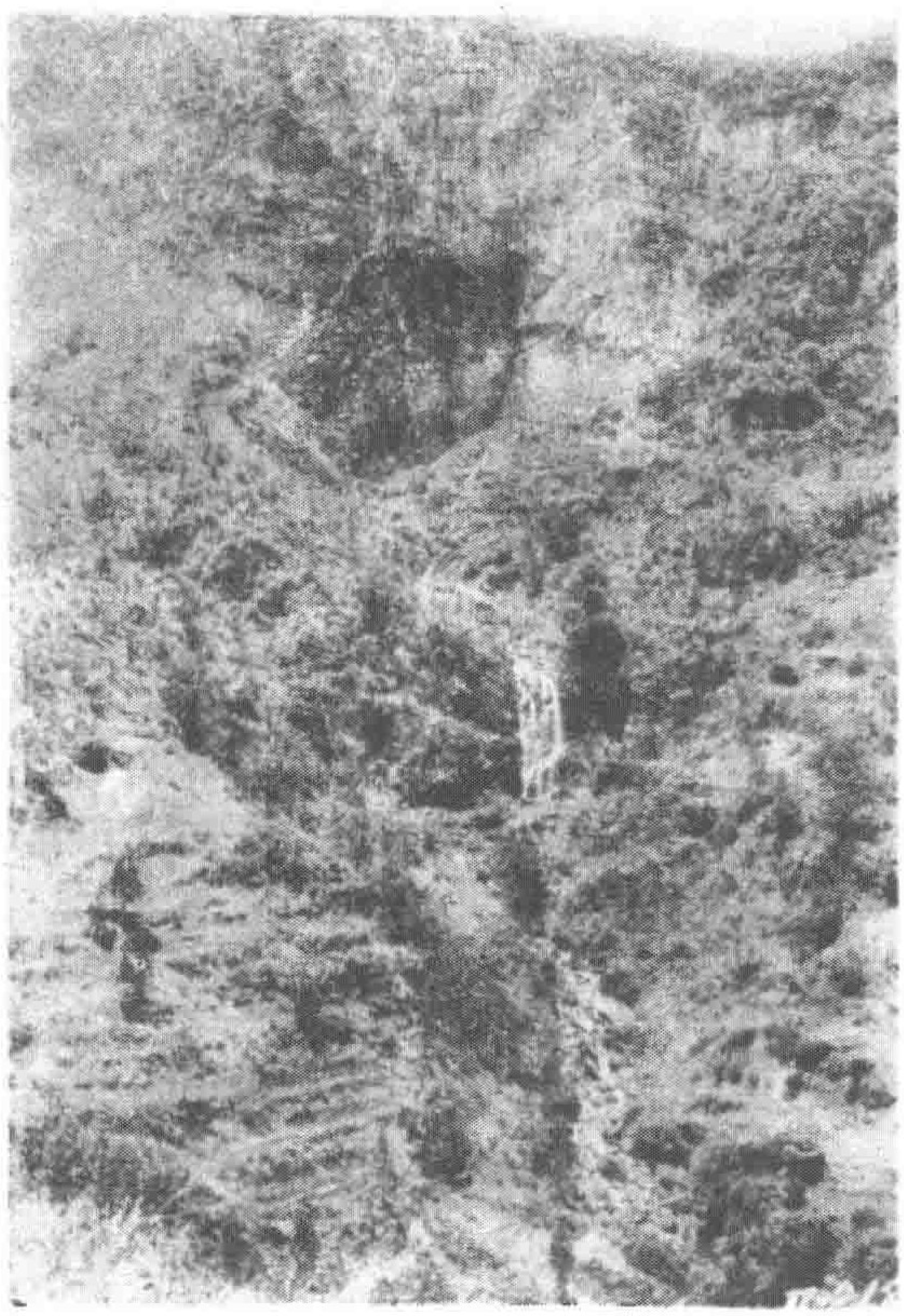
欲求更易環境，一新耳目，黃山殊值得一遊；其地交通便捷，到達非艱，然知此者近尚未多，殊可異耳。

第二章　途中突遇車病

A　車行中國內地之窘況

黃山之遊既畢，束裝就道，初以爲二日之期卽可安抵南昌矣。不意中途突遇車病，竟而延遲至四日之久。當余起程之初，人有以盜匪疫癘以及道路不甚舒適爲余憂慮進其忠告者，實未逆料禍生肘腋，變起不測，余車乃累余若是之甚也。余嘗自計，遠程車行，機件之障故爲最重大之困苦，故於離滬時曾爲一度之詳密檢驗，於是放膽成行，詎料障故之來，復如是之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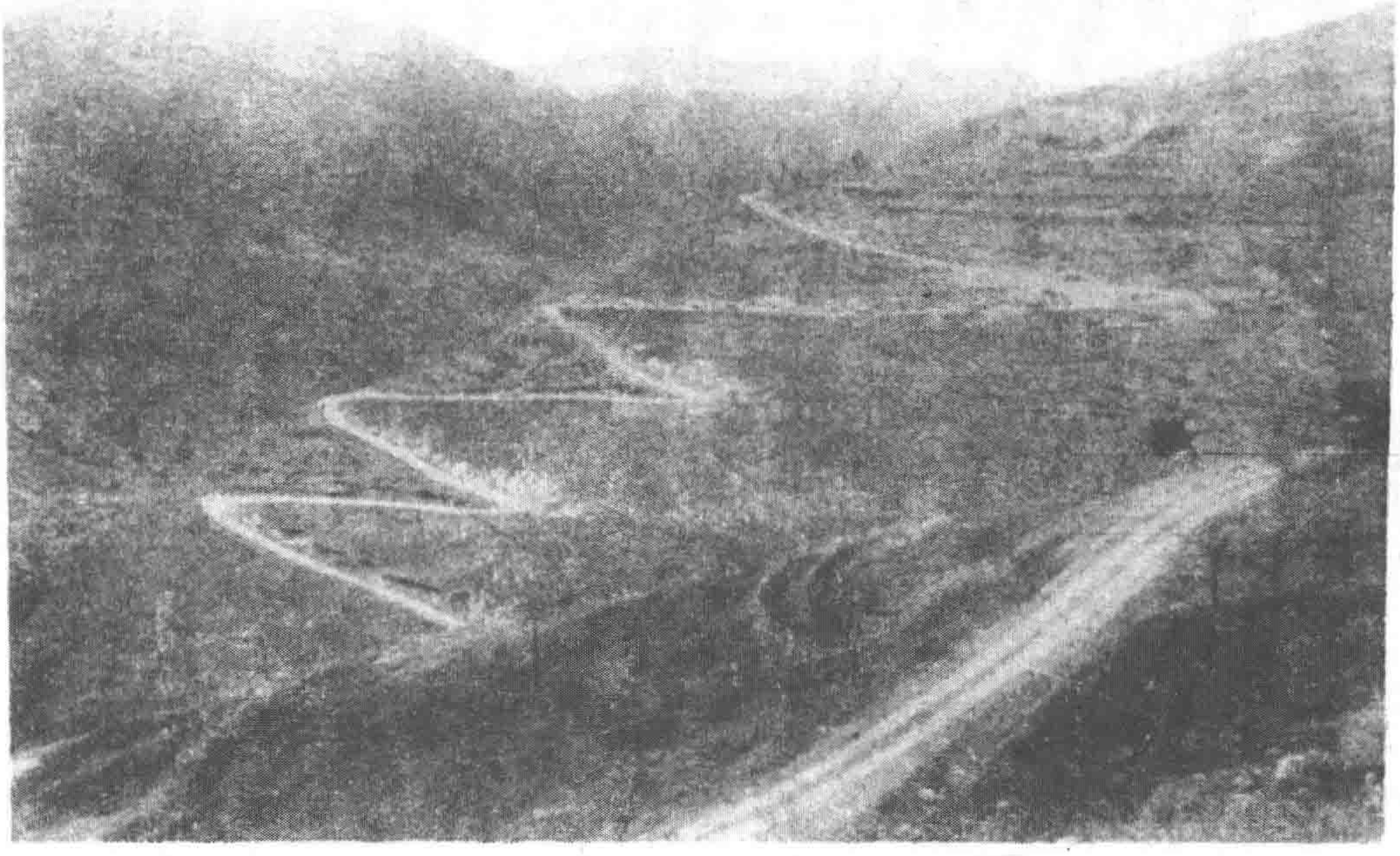
正午離黃山，未及天暮，卽抵祁門。宿於車站對面一甚囂擾之旅舍中。此處路面未甚完好，車行良苦，而其時浙贛鐵路又正在趕築支線，運貨汽車絡繹於途，尤使駕車者甚感不適。此種載貨卡車，均喜行駛路之中心，不肯讓道，不得不追蹤其後，以致飛沙撲面，伸手不見五指，與刺目斜陽同屬擾人之事，苦不堪言。



貴州蜡山下之蜡山洞

行駛汽車於中國內地，輒有種種輕微之窘苦，爲言語所不易形容者；至祁門後，以所見已多，漸成慣習，不復措意。例如汽車方停，不論其地荒僻若無人居者，觀者立時麕集，不知其來自何所。渠等繞行車之四周，注目以視，有如練達之評價家欲一一予以精密之評估者。然此種舉動，祇以目觀，未以手觸；雖不免有阻礙行動之處，尙不足爲吾人介懷；一旦好奇心動，見有機件突出之部分，不論其爲羅絲釘頭之微，亦必愛摩不捨，其中如車門之柄，尤多誘力，挽之搖之，覩着幫浦之把手，故余一至祁門，車門之鎖，卽損壞不可復用，每晚不得不盡卸車內所置之物，移之宿處，未抵南昌，余所攜之小起重機以及其他重要工具，亦均告失竊，良可憾也。

翌日，入江西境，道路優美，車行速率，每小時可達四十英里以上，



貴州西南間之盤山公路

一路疾馳，清晨卽過景德鎭，以爲是日下午必可抵達南昌矣。過樂平車站，懵然未覺，亦未料及余將在此作相當之勾留也。約行五英里，停車加油，啓程欲行，而車竟不肯發動，屢試無效。其原因爲汽油不能流入燃化器，視之甚顯；但檢視其聯接之處均無損裂，而汽油何以不能流入，其理終未明瞭。沿途運貨卡車上之車夫，有停車爲余檢驗者，結果與余相等，所不同者車內有若干零件則因衆人多次檢視之故，反而爲之損壞甚多。

時已暮色蒼茫，公路上最後一輛之公共汽車亦已疾馳而過，故不及遣价赴南昌求援；而同時雖有鄉人麕集車側，圍繞而視，亦未有一人能允余之請爲曳病車至樂平車站者，（後有人謂余因鄉人不信到達目的地後可依約得酬之故。）其惟露宿道旁，度此一宵乎？

B　路工之慘狀

幸而天使突自天而降，遂得一臂之助，免遭露宿之苦。天使唯何，乃鶉衣百結之天津苦力三人而已。渠等遠道應募來此作鐵路苦工，因不愜其意，棄職而行，正擬徒步返津道經此處者。

余曾聞此次建造鐵路之工人大都來自河北山東各省；工作狀況至爲慘苦，若使英國工會中人聞之，必將目赤心傷不堪自已。環境之惡劣因而死亡枕藉，固無論已；據聞工作者除供給最低限度

三二一—四六三

之膳宿外，並不給酬，確否雖不得而知但此天津路工，則終因不願久留其地甘心棄職空囊徒步而歸也。余詢以沿途食宿何來，則以典質衣服爲對；觀其鶉衣襤褸之狀似已典質殆盡距餓斃匪遠矣。

渠等冀得一二元之酬報，乃欣然應命，爲余曳病車回至樂平車站。余以各種證明文件出示車站中人乃爲電達距此三十英里外之景德鎮託覓一機匠乘翌晨之公共汽車來此；詎該鎮車站中人，竟未允所請。江西公路執事除一二例外者外，甚屬乖戾不肯助人；與浙皖二省相較迥然不同此一例也。

所幸者內地教會之勃郎君適在樂平，邀余至渠處襄助至力。翌晨乃遣价至南昌求援；余曾一度電至該處託覓一機匠來，而竟忘未提及車病癥結所在遂又曠廢一日光陰。樂平爲一偏僻鄉區，文化水準至爲低落亦絕無可供遊覽之景色；誠如與余晤及之縣長某君所言：「旅行過此絕無可以流連者。」其地範圍尤窄周繞僅長約二英里之湫隘市街而已。余留樂平二日自內地教會以至車站，與勃郎君徒步往返過此市街者不知凡若干次也。

機匠自南昌來略事檢驗即知不能發動之原因，乃在汽油幫浦之損壞。渠即着手修理余意以爲是晚必可抵南昌矣；不料修理將竣忽又發現燃化器內遺失一針形之瓣車站中人既不允見售，機匠乃出其天生之技巧，以竹片仿製，雖勉強足以應用，但汽油源源傾溢，無法阻止。翌晨，在南昌郊外二十英里，復告停頓；由機匠搭乘公共汽車至南昌攜汽油及一針瓣來；余枯坐車中候之達五小時之久。幸天氣晴朗田野景物尚屬不惡；但此爲晴朗之最後一日耳。

余枯坐車中正擬筆記旅行所見，以實余文，有幼童三人，行近車側；初尚羞澀不敢與語，久之，遂通問答。有詢余何故枯坐車中者，以車壞不能復駛對之；幼童沈思有頃其一忽舉以質之曰：「然則君又何以購此不能行駛之車爲？」余語塞，無言答之也。

第三章　淫雨八日

A　擺渡之苦痛

車雖幸告修復，而天氣陡變。自南昌至貴陽，行程八日，幾無日不雨，途中亦未嘗一日得見陽光。春末似爲揚子流域之雨季；余向居北都僅知七八月之交，雨水較繁，固不悉南省雨季乃適在此時也。余行前採問周詳此點乃漏未及之；第聞南京政府中人適於此時視察西南各省，取道與余近似以爲渠等對於華中季候知之必諳，此時成行必非雨季可知不料結果竟適得其反。

冒雨車行八日，所見僅濃霧籠罩之山頭與夫污水滲滲之行人與走獸而已。途中除見田畦水牛，欣然甚有得色外，餘者無不愁容可掬深以淫雨爲苦。路上頻遇水窪車行過此泥水飛濺。車窗盡爲



昆明翠湖畔之西式建築

所污，視線驟隔；窗前自動拭水之器，行動亦大感不便，頗有值此緊切關頭實行怠工之可能。自南昌至長沙，計程二百四十英里，一日畢之，除天雨外，經過尚屬不惡。湖南公路，甚覺優美，就余所知，此在中國可稱首屈一指矣。自湖南西行，公路日見窳敗，廣西既未見高明，貴州則使人見之厭惜不已也。

於傾盆大雨中，留長沙一日有半。余前曾二度至此，無次不雨。深疑長沙並終年不見日光者。自長沙行抵南嶽，半日車行，至為輕快。南嶽位於衡山之麓，山為五嶽之一，擬於翌日遊之。夜宿中國旅行社所辦之中式旅舍中，起居甚覺舒適，晨起，淫雨未霽，遠望衡山高峯深沒雲中，遂罷遊山之議，決意直駛桂林，不再停留。此去桂林，可二百六十英里，路途坦直，行駛至速，惟以擺渡達七次之多，費時十一小時方得抵達。時有一速率較高之汽車，與余同作第一次之渡河，登岸後即疾馳而去，相距甚遙矣，不料至二次渡河，又與相遇，如此者凡五次之多，良以每值渡口，必須守候甚久，有時竟達半小時以上者，車行雖速，亦屬徒勞耳。舉此一例，可知擺渡之苦痛，殊有出人意料之外者。

事更有匪親身經歷不知其困難者，擺渡即其一端。余認此為一極端困苦之事，而以一平底小舟載負二車同渡時為尤甚，自渡船架設於岸上之跳板，通常復斜削特甚，車行其上，有時若不急速煞停，必將乘勢而下，與前車互撞。一次與余同行之機匠，適立於兩車

三二一—四六五

之間，一車停煞未穩，退回甚速，險被挾住。其人乃狂呼救命，而同行者反大笑不止，絕無同情之念。天雨河水陡漲，擺渡尤感困難，費時亦較久也。

自桂林至貴陽，爲程五百六十英里，三日苦行，方得畢之。其地多崇山峻嶺，攀緣至苦。自桂林循公路以至軍事中心之柳州。桂人稱之爲「第二道防線，」聞第一道防線係在桂林。自柳州南行，四十英里至大塘，向右折入通貴陽之公路，沿途荒涼逾恆，路亦劣甚，不若廣西其他各地之進步。

夜宿於一小鎮名慶遠。宿處尙佳，惜無電燈，似一死城；但沿街牆垣滿佈政治標語以及各種廣告招貼。由此前進，已入山嶺地帶，山多峻削，滑而難行，但尙未及日後在貴州所見者之甚也。傍晚過六寨，地處邊境，爲廣西境內最後之一城，故軍警檢查綦嚴。再行一里許，入貴州境，止於獨山宿焉。其時汚泥沾身，衣履盡濕，宿處簡陋，使人極感不適。

B　檢查老百姓

在獨山，經過所謂檢查者凡五次之多。初在關卡所駐之處，嗣由當地駐軍從事查詢；及至旅舍中，復有警士入室盤問。夜深方將入眠，忽復有面目猙獰之糾糾武夫二人，排扉直入，觀其行徑，甚類盜匪夜刦，思有以禦之，其人乃急言曰：「我們是檢查老百姓！」余答以我非老百姓，一望可知，請退去，遂出室。竊念此種無謂之檢查，深足擾民，豈所謂老百姓者乃命該受此磨難者耶！

未幾，復有保安隊數人至余室檢查。貴州境內檢查嚴厲，以獨山爲最甚。初意其地必甚安全矣，實則不然，獨山甚多盜匪；不久以前，曾有載運郵件之卡車數輛爲盜匪刦持，出事地點，距此甚近。大抵軍政當局以剿匪事非易爲，乃出而嚴查旅客，冀以塞責而已。

赴貴陽途中，最後之一日，車行苦甚。余終日把輪前駛，目不稍瞬，因無暇筆記其途徑，惟就記憶所及，是日越高峻之山峯，不下六次之多。山高有在四千英尺以上者，其困苦可知。山道紆迴湫溢，因天雨之故，復溜滑難行。偶自車窗外望，危崖如懸，此身搖搖欲墜，不禁心悸。

沿途見有公共汽車數輛，爲山道所困，被阻待援；而余車除有一次在一泥濘之斜坡中，以峻削過甚，稍感困難外，尙能健行，了無倦態。車行山中，四望峯巒起伏，若無止境，層雲如霧，迷罩山頂，景色之美，嘆觀止矣。

傍午，行抵湘貴公路之交叉點。南京政府中人所組之視察團，方於二日前經此，故沿途尙高懸國旗，所建牌樓以白布書歡迎字句，亦多兀立如故。惟所書紅色及黑色之字，則已爲雨水所浸沾，剝蝕不可復識矣。五時後，到達貴陽。疾雨中車行已九小時，沿途又紆迴

曲折，車輪旋轉至勤，宛為泅水跨海峽歸來，頭暈目眩，疲不堪言，自滬上出發至此車行已一千八百英里矣。

第四章　貴州一瞥

A　貴州之貧瘠

貴州多崇山峻嶺，為中國最不易到達之一省。在昔公路與鐵道尚未興築之時，自海口至此費時且二三月焉。故其地文化落後，地瘠民貧，幾可一望知之。余遊黔數日，所見多鶉衣百結面有菜色之民，為他省所不易多覩者；使人疑之為乞食之丐而不信其為勞作之農也。

然就余觀察所及，貴州窮況，並非普遍如此，省內亦有較稱富庶之區。惟車行所過所見村落，大都僅茅舍數椽，貧態可掬。官場中人有述其貧瘠之理者，謂係近數月來大旱成災田產歉收所致；實則此非確論。有久居黔中者謂黔省之貧瘠由來已久，山脈縱橫，交通艱阻，實為貧乏之總因耳。

近年來交通事業甚有進展；有大道自東徂西，橫跨貴州全省；其中一部分即為京滇公路。此外復另有汽車公路，一通揚子江邊渡江可至重慶，一通廣西省境，即余此次所行者。又有自湘潭至貴陽之鐵路，現亦在興築之中，約三年可成。余文中曾屢次述及貴州公路之惡劣，但平心而論，在此山巒起伏之中築路良非易事，有此成績已屬難能矣。

公路交通係由省政府經管；據聞以車輛為數不多，有守候數日，方得購票登車者，中途偶遇機件障故，並須俟其修復後方得成行，因之行旅多感不便，嘖有煩言。實則公路汽車貴州行之最早，良屬可異，此點知之者甚少，讀者或未信吾言乎？

距今約十年，貴州尚未有公路可與鄰省聯繫；貴陽附近即有一民營之公共汽車公司出現。所築道路，至稱完美，汽車由海外輸入，雇工載運至此，設廠裝配。余在貴陽時，曾購得一罕有之貴州銀幣，尚係民國十七年所製者（西曆一九二八年）幣之一面，刊有公路汽車之模型，可為余說之佐證。數年前，公路交通由省府收回自辦，此民營企業，遂遭嚴厲取締，行旅苦之。據聞省府對于此項民營企業，並未有絲毫貼償，即舊有之各種車輛亦未嘗予以接收也。

黔人有以此呈訴於南京當局所組之旅行視察團者，當能邀其深切之注意。黔中交通用具除公路汽車外，僅有騾馬與脚夫而已。貴州之馬，瘦瘠逾恆，幾與正常發育之驢相似。

據當局稱貴州礦產之蘊藏甚富，尤以水銀為最多。如礦業稍得發展，人民生活水準或可隨之提高，故當局渴望外人投資；惟交通未臻完備，礦業之發展不易，外力投資尚非其時耳。

貴陽近雖有公路與外省聯接，貨運已漸臻便利；但物價奇昂，爲他省所罕見。余等通常所用之抄簿，在上海僅售一角左右，一至此間，索價竟達四角之鉅。又如在上海製造之餅干，每聽售價八角，在貴陽則標價三元二角，高出四倍。此兩物或係特殊之例外，但貴州物稅至重，自海口抵此，運費高昂，通常物價至少須較江浙兩省高出一倍，則可斷言也。

據消息靈通者語余：貴州雖亦有禁烟之令，但民間植烟者仍衆。余沿途亦曾遙見白色之罌花，繁生田間；惟與公路鄰近各地，則絕對無之，想因南京之旅行視察團方視察過此，爲當局所勒令割除者。省府當局爲表示遵從新生活運動之戒條起見，不惜犧牲農民生活所繫之罌粟，徒求形式，不務實際，頗爲黔人所不滿。聞此亦爲呈訴於視察團之一端也。

關於雅片之禁絕問題，此間言論，似較鬆弛。雅片之種植，無益而有害，宜爲道德家所怒呵；惟在貴州，情形特殊，貧窮之黔農，恃此爲衣食父母，如不從其根本着想，力謀工商之振興，交通之改善，使一般民生，漸臻舒適，一旦勒令禁止，適足以增黔民之貧瘠而已。

B　周西成之銅像

初抵貴陽，見其平坦廣闊之街衢，縱橫凡四，沿街商店存貨累累，印像殊佳。惟偶而步入側徑，則湫溢汚穢，千百年前舊市街之典型依然在目；可見近年來省府當局對于道路之增闢，以及市政之改良，成績至少。市內電燈一項，尤覺惡劣，想爲經濟力量所限，未能多所改進者也。

大街將盡，有周西成將軍之銅像在焉。周西成籍隸貴州，自一九二四年說一九二八年，治黔可四年之久。爲人幹練，勇於任事，頗具前進思想。銅像之爲狀甚奇，頭大身小，相差約及四倍，甚不相稱。余尚以爲此係近代最新式之藝術技巧，故將頭部擴大，以示其人之偉異；實則銅像之頭，製自德國，而銅像之身，則爲中國所自製，故大小不相稱耳。

但黔民對之，頗有自傲之色。因銅像係民衆自動集資所建立，以留紀念者。聞當局曾一度倡議卸除之，羣衆大譁，終未實行。此像今仍兀立如故，周將軍以一手插褲袋中，神態奕奕，俯視現代化之貴陽街市，如讚自其治黔之成績，欣然甚有得色者。

周西成幼年失學，後乃發憤自修，一生事業，居然出人頭地。行政注重實驗，不尙理論；爲人慨慷仁慈，愛民若子，雖其行爲類似專制之獨裁者，但深爲一般黔民所愛戴。治黔四年，爲時雖暫，成績卓著，至今尙有人以其當年力圖改進之事績，娓娓稱述不止者，可見其得人之深。及後內戰陡起，周乃未能竟其全功，論者惜之。

近時中央權力已能直抵黔省。內戰之禍，可不復見；黔民乃得久

享太平之福。二十年來，雖盜匪充斥，民窮如故，但一般情形，似已大見好轉。前四川之揚森將軍近方膺勦匪司令之職，設司令部於安順，西距貴陽可六十英里，盜匪或可從此稍減，官場中人，雖尙不免沾染舊習，唯利是圖，但對于省政之處理，頗能力圖振作，如稍假時日，前途光明，可以預卜矣。

惟貴州前途之發展，其主要關鍵，端在乎經濟力量之能否充足。年來國府全部資力，幾完全傾注於江浙兩省；故兩省建設事業得以突飛猛進，致使西北邊省，益形落後，全國經濟之發展，失其平衡；此後似應力矯此弊，稍稍注力於西北邊省之發展，使與沿海各省，同臻富庶，方足以言全國眞正之統一。

第五章　意外受阻

A　當局誤報盜警

自貴陽至雲南府（昆明）沿途仍多高山僻徑，峻險曲折，路滑難行，甚感痛楚。而余行車不愼，中途復時以汽油之供應爲慮；其時來自南京之旅行視察團，雖已於余行前之一日離貴陽，竟又不期而遇之途中；於是困苦益增，幾難言宣。

初行六十英里，至安順，道路平坦，經過不惡；但轉瞬卽入山地，復紆曲難行。安順接近苗區，每遇市集，可見裝飾離奇之苗婦。過安順約半小時，陡憶自此至雲南府，沿途無出售汽油之處，余竟忘未在安順購之，繼念南京之旅行視察團方先余成行，如中途油罄，可向商借；否則貴州之建設廳長亦隨視察團同行，萬不得已時，亦可託其設法向沿途車站商購，遂決意不再折回。詎料此種猜想，竟而大謬，余乃因之遭遇非常之困苦。

余在貴陽，曾飽聞沿途盜匪刼掠之事；車行深山中，四顧無人，地甚荒涼，忽有面目猙獰者狂呼奔隨而至，余之同伴急呼曰：「盜至矣！盜至矣！」驚慌無措；惟余則以此爲山中鄉民，以視察團之汽車方蜿蜒過此，疑余亦爲團中之一員，於中途迷失者，因異而狂呼。時車行極削之山坡，方注其全力使之順勢而下，既無法停車出視，亦不遑予以深究，故來者爲盜匪抑爲良民，余終未知之也。

時方過午，行近一美麗之吊橋，此爲余在內地所初見者，橋堍不期而遇視察團之車隊，中有一特製之木炭汽車「大約」適告損壞，路道被阻。余稱「大約」之故，實因有一車夫推誠告余：木炭汽車時告失效，有時不得不仍用汽油方得行駛也。良久，車已修復，隨之前進，但仍未能越之前行，及抵安南（貴州一地名）已下午五時，停車休息；較之預算，遲至二小時之久矣。

車行既止，余乃設法向借汽油，結果竟大失所望。懇之再三，方得公路局中一下級職員之名片，上書數字，據云可攜之至盤縣購汽

油二聽。盤縣距此尙遠，翌日方可抵之也。安南地甚狹小，視察團旣止宿於此遂告客滿，不得不駛車更進。

時天雨有霧，路復極劣，轉瞬天卽昏暮，車行至爲艱險。數日後余仍循此道歸來時天氣晴明日尙未沒，車行已極顚簸不易控制，迴憶當日黑夜冒雨過此，竟而平安無事，可謂奇跡。八時後，至普安相近一小村，居民聞聲出視，以時遲如此異客驟至爲怪耳。

是夜，余等原擬覓一旅舍求宿，而公路局中執事竟已爲備宿處於車站。余自思：視察團之車隊旣已爲余超越而過，汽油之供應以有購油之名片在，亦可絕無問題，明晚可必安抵昆明矣。豈料此仍爲余之武斷，結果實有大謬不然者在也。試爲述其有趣之經歷，而由讀者自行解釋其理由所在。

翌晨，約五時有半，忽聞叩扉聲甚厲。站長勉強自睡夢中起身開視，得一來書，謂前村適有盜警，勸勿前進。余以視察團不久亦將抵此，笑而未信。七時左右，已摒擋欲行矣，忽復有二人持斷然之命令自縣政府接續而至，命余暫止，非俟視察團過此後，不准前進。其用意何在，百索難解；渠等或深知余正力避視察團之車隊不欲隨之同行，故而出此以難余耳。與之爭持良久無效，最後方允余俟至九時左右第一班之公共汽車到達時證明前村並無盜警後再行。

中途意外被阻，抑鬱不能自已，乃緩步出車站，冀一視普安鄉民籌備歡迎視察團之情形，聊以自遣。初有人鳴大鑼過市街者，且行且呼曰「視察團至矣，準備歡迎！」一警士隨行其後，按戶命居民懸旗並掃灑門外街市，以維清潔；爲狀至趣，頓忘所懷。

與車站遙相對者，一孤宿堪憐之茅舍在焉。茅舍中人對此盛大之典禮似漠然未以爲意。突有一年輕警士憤然排扉直入，厲聲呵責，聲聞戶外；良久，有一衣衫襤褸之老婦攜一破碎之掃帚而出，應命掃灑；惟其行動迂遲草率，若不勝其怨憤者。警士立其側，嚴予監視；時有紙屑數片未及掃除，警士怒呵之，老婦似已怒不可遏，遽擲帚於地，申申而詈對於公路之建築以及旅行視察團之來此，均有微詞，悍潑之狀，見者咋舌。未幾復有童子軍列隊而至，分貼標語，有盛稱公路建設之改進以及對於中國之重要者；誰復知余行車循改進之公路至此，竟爲盜警所阻，趦趄不能前進者？

余之故事，尙未畢也。鐘鳴九下，視察團之先頭部隊已至，止於站側，據云以前進各處洒掃未畢，故不得不暫候於此。十五分鐘後，有下行車一輛依時到站，視察團內另一汽車亦疾馳而至，過站未停仍奮勇前進，均足爲前村絕無盜警之明證，乃登車欲行。站長及警士三四堅阻余行，有一警士且攀登車廂欲以強力阻余者，憤極置之不顧，仍駕車緩行而去。

警士見余如此，亦無可如何，余亦不知渠將隨余至何處方去；無

何，一車自後追蹤而至，車驟停，有西服者二人出，阻余行，索閱護照。此二人來自何所，迄今未知，渠等有無檢閱護照之權，余亦不願深究，徒費可貴之光陰；乃坦然停車，以貴州省政府所給之特別護照示之。其一人取而閱之，以華語語其同行者曰：「護照相符，吾人實無法止之。」返護照於余，並以英語語余曰：「前行可耳，種種遲留，乃爲盜警之故也。」余笑答之曰：「此誠幼稚可哂，盍不另謀他法以阻余乎。」言已，駕車而行。

B 新奇之汽油代用品

自此至雲南之邊境，沿途惟見軍警荷槍而立，手持紙旗，守於橋垸以及其他街道，鵠候旅行視察團之光臨。過盤橋，以普安所稱之盜警詢之路人，人咸大笑，視若諧談。當局乃以此戲余，思之亦不禁啞然失笑。

大抵當局欲阻余行，故而出此下策。理由何在，久思不解。余非不信盜匪之來甚不可測，但値此時際，軍警之戒備綦嚴，實有使人不能信之無疑者。京滇公路今方落成，如不幸而果有盜警，亦足爲盛名之累，非足取也。

行抵盤縣，已爲貴州境内最後之一城。歡迎盛典，準備殆已就緒，故沿途軍警肅立，童子軍及各校學生亦均集隊成陣，鵠候路側。余以所攜購油之名片，出示車站中人，竟未見效。此間荒僻，亦無售油之處，有語余可至曲靖購得之者，但余現有之汽油，僅足敷自此至曲靖之用，苟曲靖而仍無汽油可得，豈不益將無法可想矣！時盤縣正渴望視察團之賁臨，軍警俱速余先行，適與普安所遇者相反，強留無益，遂冒險疾進。

下午二時，入雲南省境。公路驟形優美，路側一律刷成白色，宜於夜行，想係初經澈底修繕者。雲南風景與貴州迥異，一望平原，漫無邊際，紫紅色之泥土，與青綠色之田野，相映成輝，宛然如畫。二日山行，得此調劑，深覺快慰。時天氣更漸見晴朗，車行舒適，惜汽油供給，頓生問題，此心介介，不能自已耳。

及至曲靖，果不出所料，絕無汽油可購。盤縣人似以此爲重鎭，實則一可憐之僻地而已。余車汽油告罄，如就涸之魚，束手無策，幸自長沙隨行至此之機匠，爲余言，渠曾在湖南以火油注之油箱以行摩托，不妨試之。此或爲汽車家及汽油公司所怒責，但處此窮境，亦屬無法，姑依其言試之，暢行如恆，機件亦未嘗因之受損，其圍始解。非然者，此去昆明，往返須二十四小時，枯坐等候，苦將不可言矣。

旅行視察團止於曲靖，遂不能容余留宿，鼓勇前進，至十時左右，止於公路附近一小旅舍中宿焉。余僕偶見有人手攜寶貴之汽油一聽，過此者大喜欲狂，出重價得之。至其物來自何所，余殊不欲深究；卽余明知此係竊自公路局者，以路局中人視余之詭譎如此，余

亦將購之無猶豫之色也。

翌晨，疾行三小時抵雲南府。與余同行之視察團，則遲至六小時後方至。自貴陽至昆明，計程四百二十英里，費時二日又三小時之久。

第六章　滇中印象

A　雲南之猓猓

雲南景物，以與他省迥不相侔，故深足留戀。其地僻處西南邊境，種族繁複，爲富有殖民地之色采而不類中國二十四行省之一。居滇華人，亦多自稱爲僑民，偶執雲南人而詢其籍貫，則尤有不願自承爲土著而稱渠乃來自某省某地者。

惟此亦有其歷史上根據而絕非信口雌黃者可比。雲南爲古時流戍之所，居民乃甚多舊日充配至此者之嗣族；而當十九世紀之七十年代，回民大亂，來此平亂之士兵，亦大部分遺散於此，因久留滇中。此外如土着之番猺，爲數亦多；近數年來雖有習華俗學華語，漸與華民同化者，但蟄居深山不問世事，與華人老死不相往來者，爲數亦不在少。此種番猺，四川雲貴各地，所在多有，而以在雲南者爲最夥。番猺中復各依其風俗言語之不同而自爲類別，足爲人種學家實地研究之資料。華人通稱之曰「猓猓，」余亦未能一一予以分析，稱之爲猓猓而已。猓猓者意蓋以其俗將柳枝編織之小筐，番猺以之儲藏其祖先之神位，不若華人之以木製，以此呼之，實多少含有輕蔑之意也。

猓猓好勇鬥狠，時與其同類相殘殺，或與華民互毆。近年來當局力圖感化，大多數之猓猓，漸與華民同化，但深山僻谷之中仍有少數人散居其間，獷野如獸，深爲旅行者所畏。余在貴州時，聞當局爲促進猓民同化起見，凡猓女有易華服者，賞以十元，猓猓中之男子，現已甚多衣華服者，其狀絕似通常之華人，不易一一爲之辨認也。

惟猓猓之於雲南，亦有其相當之貢獻。滇省主席雲龍，其先族亦係猓猓。雲龍籍隸昭通，位於雲南之東北部，即所謂「黑猓猓」之區域是也。因雲龍之故，猓猓中亦有居官甚高者。雲龍一生馳騁戰場，以驍勇著稱。唐繼堯將軍死後，渠一躍而爲滇省主席。余在滇，曾一度晤之，其人年齒已高，貌殊和藹，不類糾糾武夫，殊爲余初料所不及也。

近十年來，雲龍以堅決之政策，置雲南於安謐和平之境。一生政績，毀譽參半，惟十年以還，雲龍甚得其部屬之擁戴，未聞有變叛之事；而各部執政人員，亦向來絕少更易，足證其威望之深，有非常人所可企及者在也。

自二年前紅軍侵滇以後，雲南與中央之關係，日形密切。滇人亦

漸自覺中央勢力之日見深入。一般意見，以雲南建設事業近年來發展至速，執政者亦漸知其責任之重大，不復以私利相爭，實出中央之力。惟滇省久處孤立，向與他省隔絕，習性所趨，對於外省努力之侵入，仍不免稍有嫉視而已。

B　礦地之慘況

滇省情形，雖不若貴州之貧瘠，但人民生活水準之低落，與沿海各省相較，相去尚遠，境內礦產雖富，惟因交通艱阻，運輸困難，當局又閉關自守，不欲外資侵入，故除錫礦以外，其他寶藏，仍多蘊而未發，民生經濟發展，尚屬有待也。雲南錫礦，爲滇人衣食所賴。余遊滇時，適因歐州備戰至亟，錫價陡漲，一般情形，大見好轉。實則戰神萬惡，戰則終凶，世固未有因戰爭而能得眞正之利益者！

雲南錫礦，在南部之箇舊，有輕便鐵道通法人經營之越滇鐵路。聞礦地拒人參觀，故未前往。據傳礦工勞作甚苦，有非意想所及之慘狀者，因而謝絕參觀，無足異也。國際聯合會近有專家至此考察者，著有詳盡之報告，讀者或未及見之，敢述所知，以供談助。

凡應募至礦地工作者，須訂一年之合同。行前先付十個月之工資，自二十元起至四十元不等，作爲安家之費。應募工人，八歲至十二歲之幼童，輒居百分之六十，故一紙合同，無異鬻兒之賣身文契。據聞礦苗大都採自甚深之地層，進口之處，作三十度之角度，狹隘特甚，長約一英里，故非幼童，實難勝任，平均入礦穴一次，可運出礦苗六十七磅，每日僅能往返三次，故工人實際工作之時間，每日僅五小時，雖工資奇廉，成本亦甚可觀也。

礦地之高度爲八十英尺，夏日溫度之驟變，以及地面與礦底溫度之殊異——有時相差及一百二十度者不足爲異——均爲醞釀肺炎及其他肺疾之原因。童工因之染有肺病者甚多，死亡率高至百分之三十。至礦穴土層之傾圮，尤時有所聞，礦工被壓慘死，數亦至衆。礦工迷信特甚，以礦穴傾圮出於山神所使，罹此者應死無疑，故被壓之礦工，雖有時救之甚易，輒多置之不問，聽其自斃，尤足慘矣。

礦工宿處奇穢，大都爲灰石所建，與礦內所用之牛馬同宿。礦山甚少水源，故視水若無價之寶，專供洗濯礦苗所需，不得用以浴身。礦工人各攜牛骨一片，爬行礦道中，以之除所積汚垢，同時亦視之若神物，隨身攜帶，莫之敢捨，云可除邪衛身，其效甚偉也。礦工所食米飯，可儘量取之，惟不易得肉食。

礦工均嗜雅片成癖，此或係其唯一之樂趣。雲南農民，雖平日慣於困苦，但礦地工作，實有非人所能忍者，故乘工潛逸之事至夥。惟礦地附近警衛至嚴，遇潛逸者，可格殺勿論，故得漏網者殊鮮。一年期屆，乃摒擋而歸，其應得工資，除去先付之安家費以及一年來吸

食雅片之所需外，並須強迫購買若干不必要之物件，所餘殆已無幾；而此無幾之數，有中途被刼者，亦有盡數負之於賭博者，一年辛勤，所得仍孑然一身而已。

人有未嘗親至礦地考察而深悉當地勞工之狀況者，輒謂礦工之慘苦情形，應以雲南一般之生活水準爲比例，而不能以歐美之生活程度爲比較之標準，其言雖有至理，但前述各節，如非虛僞，雲南一般農民之子弟，其生活之艱苦，殊非吾人夢想所及，以與礦穴之童工相較，則顯尚勝過一籌矣。

雲南蓄婢之風甚熾。此在名義上爲純粹之奴隸，事實上則生活優越，較之礦工勝過何啻千倍。滇人多有患頸線浮腫之疾者，余車行所過各地，所遇幾無一不患此疾者，據云此疾流行之地，其居民輒多神經遲鈍，失其常態，有留居雲南二十五年之久者，曾一度精密之考察，謂大多數之婢女，均患頸線浮腫之疾，故爲其父母所鬻。婢女所採工作，多係家常輕微之事，生活復較其原來舒適，對於腦力衰弱者最爲相宜，故鬻婢之風，日以益盛；頸線浮腫之疾，實與蓄婢制度有連帶之關係，如一旦嚴令禁止，此等人謀生乏術，惟有求援於政府當局予以收容之一法，但此又爲當局財力所不及也。

雲南產烟土甚富，日聞名遐邇，所謂「雲土」者是也。除錫礦以外，此爲輸出品中之最有價値者。聞去歲產量爲四千噸，輸出者僅占一千二百噸，餘均本省自用。余自貴陽至雲南府沿途見有無數之馬隊，蜿蜒東行，所載均屬雅片，據聞近年來雲土產量以及吸烟人口，均已大減，上述之數，與前數年相較，猶小巫之見大巫矣。

雲南幣制，至爲離奇，法幣制度，雖尚未及通行；但實用上滇洋市値，尚稱穩定。其地流行之鈔幣有二，一爲老富滇票，每元僅値國幣一角，一爲新票，則値國幣五角。輔幣均爲中央及中農之二角及五角票。市上通例，均以舊幣爲計値之標準，故偶雇人力車有索滇洋二元者，理髮一次需費拾元，輒使初至其地者，聞之咋舌，咄咄稱怪不止也。

雲龍將軍治滇政績之最著者，即爲規復省內治安，使滇民得享安居之樂。故境內盜匪，未嘗多見，雖較爲荒僻之山地，尚有若干盜匪散居其間，因而刼奪郵件擄掠行人之事，未能絕跡；但此爲紅軍二次侵滇後莠民尚有蟄伏未及肅清之故耳。余在滇曾晤及一安將軍者，治匪至稱嚴厲。渠於壯年時，曾執教鞭於某學校，後爲盜匪刼掠，因而失業，遂憤而投筆從戎，立志欲盡滅盜匪爲快。今則其志果償，坐鎮滇東，任勦匪司令，盜匪聞風遠颺，滇東一帶，竟爲雲南最稱安謐之地。近來公路建設，進展良多，對於剿匪，甚多助力；但其人治匪有方，固彰彰在人耳目，爲不可掩之事實也。

雲南交通事業，尚待發展，現有公路，在當局所繪之地圖上觀之，

雖已縱橫交叉，蔚成大觀，使人見之生羨；但事實上因轄境至廣，現有者尚不敷用。又公路路面，除余車行所過橫貫東西之大道尚稱優美外，其餘各處聞甚簡陋，其中且有少數舖有碎石，其他可知。至橫貫東西之大道，西通大理府，大部分亦係泥土所舖築，爲狀亦未見佳。但當局對於公路之增闢，進行至力，現在舖築中者尚有三線，一自大理至麗江，所經均係荒涼邊區；一向南行接廣西公路，一自東北以至四川邊境。

C 越滇鐵路

至交通建設事業中，最爲滇人所注意者，厥爲鐵路問題。雲南現時僅有之鐵道，爲法人經營之越滇線。以無競爭之故，勢成專利，於是恣意妄爲，不復以服務交通爲念，滇中中西人士，莫不嘖有煩言，余在滇聞之者屢矣。該線通車已久，而貨運甚緩，收費之高，超過其行車所費者至鉅，更使人莫測其用意何在。託運之物，不論鉅細，即一小包裹之微，亦動輒簽具各種文件，頗具舊日官僚色彩。請舉一例，以申余說。該路所售車票，即在中國境內之昆明，亦一律以越幣計算，乘客並須依其自定之兌換率，以滇鈔折合，不許以越幣照付；故自昆明至河內，其票價輒昂貴於自河內至昆明。

越滇鐵路當局以及滇省政府，均以提倡旅行以及籌建一大而摩登之旅舍於昆明，爲其宣傳之資料；但事實上兩者均互相等待，未肯首先實行。昆明誠一美麗之地，富有吸引遊客之魔力，第因交通關係，不免使遊人望而却步；故在交通事業未經澈底改良以前，旅客至此，殊多困難，且費用浩繁，尤非常人所堪勝任者也。

通常客車，自河內至昆明，費時三日；故乘客必須在中途留宿兩晚之久。其苦可知。雲南境內，火車不作夜行，故無臥車之設備。據云係沿途鄉民常有竊取路軌鏍絲之事，認夜間行車危險甚大之故。至雲南鄉民何以有此癖好，與中國其他各省迥不相同，則非余之所知矣。

越滇鐵路現有一種裝用馬達之火車，車輪爲橡皮所製，稱爲「密期靈」者 Michelin，每週駛行二次，自昆明至國境，費時十四小時，再由國境換乘臥車，以至河內，約八小時可達，較之通常客車迅捷多矣。

近有擬自貴陽築一鐵道以與粵漢鐵路銜接者，滇中人士，因有自昆明另建一線以至貴陽之計劃；擬有路線三條，第一線取道於省之中心地帶，最爲短捷，惟以所經各地多係山嶺，建築不易；第二線自東北至揚子江邊，以通重慶，另築一支線，南達貴陽，頗爲雲龍將軍所採納；第三線則係鐵路工程師所測繪，取道較爲曲折。最後決定，現尚有待，大約以第三線爲最有希望。惟此距海岸爲程至遙，不論擇行何處，雲南交通困難，能否從此得有完善之解決，則係另

一問題矣。

D　昆明景物

顧名思義，「雲南」之稱，似甚切合，尤以其北部爲然。良以省內各地適與四川成一反比例，終年晴朗無積雲可見。雲南府今稱昆明，因昆明湖而有此稱。風景幽麗，得未曾有，迄今尙綽約留余腦際，未易或忘也。昆明地勢雖高，（六千四百英尺）而氣候適中，不過熱，亦不過冷，溫煦出人意外。四周環山，距城十里，昆明湖在焉。西山雄踞湖岸，叢林幽谷，引人入勝，遊人過此，舉行野餐，最稱相宜。外人之在雲南府者，輒多流連於此，儼然西山之於北平。其地範圍雖較窄小，而愉快過之。荒僻邊區得此勝地，殊屬幸事。

昆明街衢，多係以圓形之碎石鋪築，使人頓憶此爲北都風光，而非華南所應有。其理何在，余殊無以自解。此種街道，聞尙係近年來所鋪築，汽車之見於雲南者，亦係近六年前之事。滇人通用國語，故言語較他省易於領會，此或係使余認爲有北地風光之一因也，

昆明城內，亦有一山，不啻爲一完美之公園。近來迭經整理，已綽約可觀。唐繼堯之墓建立於此，狀殊惡劣，山景爲之損色不少。唐氏於鼎革後治滇約十餘年，無異滇中之王，滇中輒引以自豪，固未嘗以其爲狀惡劣而稍改其敬仰之誠者。南門外因內戰關係，一度毀敗殆盡，近已漸次規復，浸假而成一新城市矣。

英領事署在昆明之北郊，其建築饒有舊時「衙門」之色彩，近已破敗不堪。聞此爲雲龍將軍所有之產業，而爲英領事所租賃者。余初見其建築，頗認此爲極不適合於一九三七年代英皇代表之住所，然而昆明遙居中國邊省，有此一領事署，在足證昆明與白宮之間，實未嘗有鞭長莫及之慮；而十九世紀各種思想與風物，中國各地所在多有，亦未必須遠至西北各省，方得見之也。

昆明亦有所謂商埠之設立，專爲外僑居住之所，中國當局雖曾在郊外劃有專區，但事實上似未嘗實行。余遊昆明時，以適與來自南京之旅行視察團同行，故全城經一度掃洒，甚見整潔，沿街住戶，亦均自費髹漆牆垣，煥然一新；但余於昆明印象至佳，卽無此種修飾，余亦認此爲值得一遊之地，故雖跋涉二千餘里，幾經蹉折，余亦未嘗自悔也，

桂行散記

記桂林之行〔下〕

陳畸

三　現在和將來

桂林不僅是桂林郡的首治，而且有過一個時代，還且是一個受了創傷的皇帝的「王都」。在歷史上說來，這個地方可以算是廣西的許多州郡府道的首領；一直到民國元年八月，廣西省政府遷移到南寧，才算是失掉了省會的資格。

但這二十五年來，桂林雖則不是廣西的省會了；廣西當局却始終沒有看輕這個地方的各方面的重要性。我們聽說有過一個時期，廣西當局決定建設南寧，使之成爲政治的和經濟的和軍事的中心。并分梧州爲商業中心區，柳州爲工業中心區；而計劃使桂林成爲文化中心區。

桂林不僅在歷史上有牠的老大的資格，在地理上，特別是軍事的形勢，恐怕是更加重要的吧？經過了二十五年以後的現在，廣西當局決定把省會從南寧再遷囘來，我們雖然不能說那完全是爲着軍事的和歷史的原因，但無論怎麼樣，這兩個理由應該是最主要的。

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桂林顯然是落在南寧的背後了。南寧早已有許多近代型的建築，桂林的則是在舊而特別有着中國風格的。這很可以做爲桂林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說明。那些堂皇的建築，早就有點頹喪了，現在有些被拆下來，從新的建造過；有些是經過了修理，外表內面都刷新了。因爲廣西省政府好幾個月前就遷囘桂林來，桂林又成爲廣西的省會。

這顯然是一種有力的刺激。桂林從新有不少青年的活力和興奮，開始發生了許多新的現象。

我們現在首先就提到旅館業的向榮，旅行者最初就得和旅館接觸。桂林原先已有十多家旅館，設備的簡單，正可以說明了這個地方前此二十五年中的一般現象。因爲桂林既經失掉了牠的首治的資格，同時又並不是工商業的中心，交通又不大便利，就無需乎多數而且與營業不配合的「高等」旅館。我們不能完全反對旅店主人的商業主義的算盤。現在桂林又成爲廣西的中心；那些簡單的旅店不能夠滿足多數旅客的需要，新的營業就開始啦。還不到半年的時間，桂林有了差不多二十家的新旅館出現。這些數目約等於原有的一倍，設備却大都超過了原有的；先前那些所謂頭等的旅店，現在變做三等的了。但因爲旅客的來往不絕，生意並沒有受到資格降級的影響。

旅館業的向榮，可以證明桂林各方面的新氣象。桂林是在逐漸甚至可以說是突然澎大起來的。我們依據最近人口的統計。桂林全市共分八區，住戶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六家，人數為八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丁。這比之前此的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七人的目數，超過了二萬三千一百五十一人！

人口的激增，住屋立刻就發生問題。由於這個問題的刺激，就發生了兩種現象：第一是房租的增高，由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至有超過一倍的；第二是業主為適應環境起見，從新修蓋房屋或另外投資建築；於是乎建築業也活躍起來了。

地皮的漲價有些經濟學員說就是一切物價提高的原因。這話對與不對，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不過事實上桂林的一切物價都在拚命的飛漲。外來的消費品不必說了，普通的白米一担是十五元五角以上，生油一担是七十三元至七十五元之間。一斤牛肉賣到八角錢，兩角錢才可以買到三隻鷄蛋。這實在是有點嚇人的！

但奇怪的是：這種情形并不曾使桂林的「市面停滯。」恰恰相反，桂林所有的營業，現在都突然的旺暢起來了：一種新的刺激給帶來了一種新的希望。

希望并不是憑空構想的。我們知道一種新的建設需要一種新的計劃；假如是盲目的，沒有步驟的破壞和設置，結果是只有引起社會的不安，人力和經濟的浪費而已。——有計劃的建設桂林，使之成為近代的城市，這是廣西當局好幾年前就具有的意見。桂林市政處的成立，就是開始實施這種計劃的時候。

我們根據着桂林市政處的報告，知道他們最初建設桂林的計劃，是依照着兩個目標出發的：第一是開闢馬路和市場，使桂林脫下古舊的破衣，穿上新式的外套，以合於近代城市的容貌。其次是修葺各處風景，使桂林的天然美更加煥發，以造成名實相符的「山水甲天下」的雅稱。省會遷來之後，雖然不會把這種計劃推翻，但必得擴大而且補充。現在市政處計劃在城西麗澤門外開闢一座大規模的運動場，并且展拓市區五百四十方公里，這都可以算是一種新的計劃。省政府和總部方面，還打算在城北設立大規模的軍械廠，印刷廠，影片攝製場，自來水廠等等。電話的改用自動機，大約半年後便可實現。

新的計劃必得等待人力去經營，我們現在無法立刻就看到計劃變成事實。可是桂林城隨處可以看到新痕跡，這是每一個到桂林來的旅行者都不能否認的。馬路是新闢的，馬路兩旁的鋪戶是新建的（單就一月份的計算，新修蓋的鋪戶就有一百零二處。）有許多街道開始在拆卸，有許多房屋開始在蓋造；這也是顯然的事實。

桂林現在有長三萬七千七百零四公尺的新馬路。橫貫全城中心的桂南、桂北、桂東、桂西和桂中各綫路面寬度都在六十公尺以上。由桂南路經桂中路直至桂北路一綫，長至少有三里，現在已經有了公共汽車在來來往往的走着。

一種新的氣象和各方面正在進行的建設工作，使我們想到這個地方的發展是具有絕大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的。桂林會發展成為一個規模更大的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桂林現在已經成為各項建設事業都有長足進展的廣西的會省。其次，先天的美麗，將因為桂林已經成為廣西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中心，而吸引着更多的旅行者和活動者，這對於市場商業將給予一種連續不斷的刺激，也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老早就知道桂林是「山水甲天下」的。可是一個懷着熱望專心一意來親近桂林的旅行者，恐怕未必能夠完全獲得滿足。桂林的山水的確美可入畫，但遠望之使我們懷念，近視之則不免感慨。我們的前人所建造的樓台、亭棚、寺院、觀閣，許多地方都顯出牠們的晚景的悲慘，我們看到牠們的境遇，心裏會分外的寥落的！

能夠給我們的「感傷」與一種安慰的，是桂林市政處的工作計劃裏面還包含了另外的一種設計。這種設計企圖把人工和天然配合，使桂林成為南中國最美麗的花園。

桂林城城裏城外，差不多到處都有名勝。許多出名地方的建築，都是上了年紀的前人的遺蹟：頹敗破落，蒼老失色了！現在有一個名勝管理委員會，開始在進行修葺的工作；獨秀峯所在的中山公園、風洞山、普陀山、月牙山等處都經過了人工的整理。風洞山和象鼻山還可以通汽車。從北門到虞山，從西門到隱山，從東門渡江到堯山，都將開始開闢風景路。

風景路的兩旁將特別注意到樹木的栽植。將來我們有機會來桂林「觀光」在綠葉蔭蔽之下，踏着樹影，從城裏走到各處的名勝去，先就會有一種蔚然欣茂之感。日後我們從那些名山名洞走進城裏來，景象也和現在的大不相同了。

那時，城樓城眼，都可以望見紅花綠葉；週圍十多里的城牆，就是一條長長的花園的甬道。那些城樓裏面就是市民和遊客的休息處和閱報處。一座獨秀峯成為核心，我們登臨獨秀峯巔，就可以隱約的看到拿普陀山做中心的城東公園；拿老君洞做中心的城西公園；拿象鼻山做中心的城南公園；還有拿虞山做中心的城北公園。這幾座公園的總面積約自一千五百畝至二千畝。規模的皇偉，於此就可想見的啦。

桂林是以山水聞名而自傲的。將來的桂林的繁榮，將因為桂林已經被建設成為公園化的了。這并不是不合理或者是不可能的

誇望吧？

四 今昔話皇城

桂林的皇城，自然沒有北平的紫禁城那麼樣的偉大，但却也具有着同樣的意義。在專制時代裏皇城是帝王以及他們的貴冑的私邸，而為平民所不敢正視的禁地。時過境遷，歷史是進化的；現在桂林的皇城，是第五路軍總司令部和廣西省政府的辦事處。

皇城週圍差不多有三里，牆高一丈二尺，兩面都是磨光的麻石。被包圍在裏面的，有一座獨秀峯，幾座大「衙署」但幷沒有一座民房。

省政府坐北向南，背後是中山公園，前面橫着一條鋪石板的馬路，正門對着朝陽門。我們從朝陽門走進去，就可以遠面看到一座洋房，上面高高的掛着一幅隨風飄揚的國旗，旗杆下是一座紀念碑式的建築寫着「廣西省政府」五個大字。

廣西省政府的外面圍着石欄杆，我們走上了刻着浮雲的雲樣，經過了傳達處，裏面就是一幅廣闊的庭園。右旁有五列房子，那就是省政府各部份的辦公所。主席、所長、科長和各處的工作人員，每天從上午的七點半鐘起至十一點半鐘，下午的一點半鐘到四點半鐘；——每天每天都得在那些幷不寬鬆的房子裏面埋頭苦幹，為執行廣西建設綱領而努力。他們的口號是自負的「建設廣西，復興中國。」

向左，有五列同樣大小的房子，那就是總部所屬各處的辦公所。庭園的正中是一座圍着漂亮的石欄杆的高基；從前的王邸就建築在上面，當第一次北伐時，孫中山先生督師桂林，這高基上面還有一座房子，孫中山先生的辦事處就在裏面，後來不知是怎麼樣，那座房子讓大火燒掉了。我們現在走上這高基上面來，樹綠草黃，不免要慨嘆着時間與歷史之演變！

最後，我們順着高基的石級走下去，就走到了「禮堂」這一座洋房可以容納一千多人，許多次的黨政軍各界聯合紀念週，許多次的公務人員聽受訓導，許多次的鄉村長特別集會，都是在這個地方舉行的。那些集會雖然也帶着莊嚴肅穆的氣象，但人物和論題，一切所表現的，都是平民的，而不是古代的貴族和專制的。

我們在禮堂裏瞻仰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再回頭走出來，走到大門口時，就可以望見朝陽門和上面的城樓，這裏有着好幾株上了年紀的古松，疏落的傲然的在路旁站着。朝陽門的左旁是省立第一圖書館，現在和省政府圖書館合併起來，約有十萬部的藏書。右邊是總部政訓處和訓練處的辦公廳，牠們和總部是門對着門。

這裏，皇城裏面是許多建築物，說起來都是有了深長的歷史的痕跡的。現在的省政府圖書館和政訓處的辦公廳，都是舊衙署逐

漸改建的。而特別引起我們的興味的，是至今還保有牠的型式的那些圍着省政府大門口的石欄杆和省政府裏面的那一座高基。

至今我們還叫這個地方做皇城，或者是由於那些歷史的遺物所喚醒起來的。那些東西時常提醒着每一個旅行者，教他們去追憶好幾百年以前的故事，幻想着那些永遠不會回頭的時代。

大約是六百年以前，在元朝的最後一位皇帝的時代，這個地方曾經過是一位皇子的居留地。順帝把他的太子遠謫「蠻子之鄉，」便居留在皇城的報恩寺裏面。報恩寺在現在的中山公園獨秀峯之麓，早已沒有了。那時那些像模像樣的堂皇的建築也恐怕幷未開始的。

三十年以後，卽當公元的一千三百六十六年以後，朱元璋做了皇帝，「洪武三年夏四月乙丑」就封他的從孫做靖江王。改皇城裏面的藩邸爲王邸。皇城的名稱恐怕就是那個時候被開始叫起來的；在這以前，皇城僅僅是普通大城裏面的一座「子城」吧了。我們同時也可以想到，所謂「皇」應該是「王」的訛音。因爲這座城的統治者和所有者不過是一位靖江王而已。

爲甚麼把一位住在桂林子城裏面的王子叫做靖江王呢？這因爲桂林原先是叫做靖江府。在「家天下」的時代，用一個釆邑來做稱號，或者用稱號來名他的釆邑，這例子眞是多到不勝枚舉的。

在靖江王時代，皇城自然和現在的情形全不相同。獨秀峯之麓是一座報恩寺，前面是一座王府；那些寺宇和王府的樣式是怎麼樣的，我們現在無從知道了，就正好像那個時代的人，無從知道現在的情形一樣。現在甚麼人都可以走進皇城裏去，汽車穿過狹巷似的北門，轉一個灣就駛過朝陽門，這傢伙走得這樣快，是幾百年前的我們的前輩們，做夢也是做不到的。

當我們踏着那刻着浮雲的雲梯走進省政府的大門口時，有一個朋友說着這樣的話：

「啊，我們現在也做了皇帝了！」

因爲那一道正中的彩雲，在專制時代是只有皇帝和他的輿駕才可以踏着過去，別的人就只走兩旁的石級；不然的話，就是犯上，就是不敬。皇帝是多麼尊嚴而又神聖的呀！但現在誰也不敢想要把天下當成自己的來看待，也沒有一個人民百姓願意去擁護一位無能的，自私的，誇大的，所謂皇子王孫者去做皇帝。甚至爲了他去從事戰爭，從事殺戮，把自己犧牲了，還認爲是無上的光榮。像歷史上的許多次桂林城的爭奪戰，都因爲想保存皇上的「江山」那樣的事實現在必然不會發生了。

我們在省政府裏面的庭園中參觀了故跡之後，就走了出來，轉進中山公園裏去。

中山公園在省政府的背後。我們走過了一條依着城垣，兩旁有着常綠樹的甬道，一直走進去就走到獨秀峯的峯麓。

獨秀峯可得說是中山公園的主體。山麓裏有一座樓房，現在叫做甚麽名字不大清楚，從前就是報恩寺。旁邊有一口池，叫做月牙池，池旁有一座亭子，可惜沒有水，失了池的本色。池旁還有種着各種盆花的花圃，有好幾張鐵製的靠椅依着池畔放着，假如有一對青年男女坐在這裏談天，必然要引起孤獨的遊客的羡慕和幻想的。

在花圃裏有着一座紀念碑，是民國十三年建立，爲着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我們在這裏讀完了紀念碑上面白健生先生的題字，再回頭瞻望獨秀峯，就可以望見好像削壁一樣的峯岩上面有「南天一柱」四個大字。下面還有一個「壽」字，據說是滿清慈禧太后的「御筆。」再下就是一個岩洞，是顏延的讀書處，所以叫做「讀書岩。」

旅行者到了中山公園之後，都希望能夠走上獨秀峯去；但結果也許都會失望。因爲那一條通到山峯上的蹬道，有一座門，門是上了鎖的。據說從前有人走到上面去，從高處直跳下來，跌死了。公安局怕人繼續在這裏自殺，所以把牠封鎖起來。我們這就只好被當做想要自殺的嫌疑人，在山麓下面瞻望着上面的亭棚和樹木和浮雲出神。

我們讀過徐霞客的「遊記」，的人到了中山公園不能夠一上獨秀峯，他就不免要感覺到「悵悵。」這一位空前甚至可以說是絕後的旅行大家，三番兩次的想要一登天柱，結果未能達到目的，使他終生都有些遺憾！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之所以不能夠走上獨秀峯去，原因和他的遭遇是迥然不同的。他那時因爲獨秀峯是屬於靖江王自己的，他沒有得到許可，所以不能夠上去；歸根結底是爲了一個人的利益，他不能夠上去了。我們現在却未始不可以原諒那爲大多數人的安全着想的「封閉政策」的哩。

但話可得說回來了，我自己這一次因爲一個偶然的機緣，得以登到獨秀峯的絕頂去。由平地至絕頂，「臨桂縣志」稱高五百尺。有一條蹬道蜿蜒而上，據說是三百六十級，我們沒有一級一級的計算上去，不知道這個數目是不是眞正正確的。

循着蹬道而上，每到了一個轉灣抹角處，便有一座亭子，我們穿過了五六座亭子之後，就走到絕頂來。這地方是桂林城的最高之處，向下一望，全城都蜷曲着睡在眼底，所以從前有人說過「登獨秀峯而小桂林城。」獨秀峯之所以成爲「獨秀，」就因爲牠與各處山脈毫無姻緣，傲然獨立城中，成爲桂林城最高的標幟。

清人汪爲森有一首登獨秀峯詩說：「拔地超天起一峯，當空高插碧芙蓉；絕無依倚成孤立，細澤磨崖識舊封。躡級數登三百六，羣山通列幾千重；我來頂上憑欄望，萬戶炊烟暮靄濃。」可以算是描寫得極其恰當的。可惜我們不會做詩，尤其不喜歡在名山的亭台上面，糊塗寫字，因而我們雖則帶了記憶下來，却并沒有留下甚麽。

海天寄語〔二〕

志政自倫敦寄

（一）英國天氣

到倫敦快半年了，在這半年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是英國的天氣。

不但外國人初到英國的對於英國天氣發生濃厚的興趣，就是英國人自己也把天氣看着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照例英國人是典型的紳士，不願意和人家多說話的，可是朋友們每天早晨相見的時候，在「早安」下面總少不了一句關於氣候的評語，如果是天晴，那麼準是「美麗的天氣，是嗎？」一類的話，天雨呢，那麼便是一句「多麼討厭的早晨呀。」這樣的談話，慢慢地已變成機械式的寒暄，我每天早晨在房東客廳裏吃早餐，遇到同住的英國人以後，總是這一類的客套，即是招待我們用餐的女僕，也是常拿天氣來和我作談話的資料的。倘使彼此高興的話，那就可以把天氣問題繼續討論下去，例如說到今天的天氣冷，便可牽涉到昨天暖，今年天氣可以說到去年天氣，倫敦的天氣可以和伯明罕比，英國的天氣也可以和法國比，一切的一切，可以由此引伸下去，津津有味的談一小時，他也不會說完。

英國天氣的重要，可以說是「自古已然，」倫敦的命名，從何而來的呢，原來是從拉丁文 Lyndyn 變化而來的，這兩個拉丁字的意義，就是「潮濕的城堡，」從這一點看去，倫敦天氣之潮溼，不難「顧名思義」了。就我個人半年的經驗來說吧，去年十月到現在，百分之九十是陰天，風和日麗的天氣，百不一見，能始終保持全日的陽光的，更是鳳毛麟角。照例不是陰晦，便是下雨下霧，冬天來臨之後，又加上雪的威脅，於是逢到星期假日，整天除了在家圍爐看書以外，祇有望着天發呆。

假使英國的天氣，祇是一味陰雨的話，似乎也沒有引起我們多大興趣的可能，但是它的妙處，却是在於「變化莫測。」記得我有一次約好一位初到倫敦來的朋友在牛津街口相見，那天可巧是星期早晨，一覺醒來，寶貴的陽光已經直射到我的窗帷，我十分高興的起了身，按着約定的地點走去，太陽依然高懸着，沒有一些異象。在牛津街口等了五分鐘，忽然北面却令路口起了一陣黃霧，轉瞬之間，整個的街市已完全陷於昏暗，太陽早已消逝，朋友來了，我陪他到海德公園去走走，霧是愈來愈濃，咫尺以外就不能辨物，我們兩人在公園裏徘徊，天昏地黑，好似墮入了茫茫大海，東西南北，也無從知道，好容易兜了許多圈子，纔尋到一個出路。

這種匪夷所思的神奇變化，上面不過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罷了。至於日常的變化由陰而晴由晴而陰時而日出時而雪來，更是司空見慣指不勝屈雖然十分沉悶也覺得十合別致。尤其有趣的，便是同在倫敦，而各區的天氣往往不同，我是住在中區的，有一天在大霧中到西南區去訪友，到了那裏，霧已沒有了，我以爲霧是剛纔消失的，豈知問了朋友之後，他說這裏今天根本就沒有看見霧。記得在我沒有出國以前，曾經在外國報紙上翻譯了一篇「倫敦之霧」刊登在旅行雜誌上，當時我對於原文所述，心裏很是懷疑，以爲也許是作者故神其說，到了倫敦之後，方纔知道這裏的霧，確是和別處大不相同，在大霧發生以後，火車汽車撞傷人命的紀錄也突然增加，馬路上電燈也完全放光，汽車牛步也似的慢行，入晚，行人因不辨方向而迷途不能回家的更是不少，英國人稱大霧爲「黑外」（Blackout），所謂「半夜的午後」（Midnight Afternoon）的也是指大霧而言，祗是這種大霧，是不常有的。

因爲天氣變化太驟，英國人出門也就十分小心，卽使天晴，手裏總每拿一根捲得狠緊的雨傘，否則至少也要披上一件雨衣，在上海如果晴天帶雨傘穿雨衣，是會引起人家笑話的，可是在倫敦，這纔是眞正的「老資格」。每晚廣播電台在報告時事以前，總有氣象預測的報告，這是大家最注意的一個重要節目，報紙上對於當日天氣的預測，也佔着狠重要的一頁，把英國分爲幾區，逐區加以說明，此外還要附加一個圖解，並且把前一日的天氣，也做成一個報告，倘是有太陽，那麼，更把太陽出現的時間，詳詳細細來一個「起居注」，可稱是無微不至了，偶然留心去讀一下，會使你啞然失笑的。

天氣預測，由航空部主持的，是一件最難的工作，也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何以說最難呢，因爲英國的氣候，既然神出鬼沒的，善於變化，那麼，所設「預測，」當然狠難求其正確。何以說最容易呢，因爲根本上，陰晴本屬無定，反正隨便說幾句依違兩可的話，也可以應付。例如今年一月廿一日的氣象報告，關於倫敦方面的原文是：「不定的風向，有雲，各區偶然有日光或下雨，晨間有霧，溫度平和，」這幾句話，實際上是空洞無物，等於沒有「預測，」但是事實上倫敦的天氣，確也是如此，正如昔人所謂「畫鬼易，畫犬難，」因爲鬼的形狀，根本上是沒有標準的。

各報新聞紀載方面，當然也離不了關於天氣的閒話，大概是去年十二月中旬吧，一向以驚人消息號召的「每日傳知」（Daily Herald），在封面上用大字登載一段新聞，說根據可靠的預測，本年耶蘇聖誕節一定天氣很好，大家可以過一個很愉快的佳節，豈知耶誕那天，正遇着空前的「黑外，」於是這個預測，便造成一個



天晴時的倫敦郊外

大笑話。又如久陰之後，偶然放晴，報紙上第二天便有幾張公園裏遊人的照片，描寫是日公園的情景。諸如此類，眞是記不勝記。

太陽是倫敦的恩物，有時天晴了，公園裏，馬路上，泰晤士河濱，利區芒原野，便有不少的仕女來接受上帝的慈暉，爲了太陽的緣故，倫敦房屋的高度也祗限制爲一百英尺。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天氣對於英國國民性的影響，英國人的態度，是冷靜的，是嚴肅的，是善於權變的，這些特質，未始不是天氣之賜。舉一個例吧，在英國言論是十足自由的，馬克思也好，希特拉也好，民主也好，帝制也好，擁護政府也好，反對政府也好，隨你去發揮高論，政府幷不加以限制，共產黨的機關報「每日工人」可以公開發行，痛罵政府，雜誌書籍左派右派，五光十色，更不消說，如果你有功夫到海德公園去聽無名政治家的露天演講，那麼，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舌戰唇槍，可謂洋洋大觀，但是這些言論，無論如何動聽，却未必能引起英國人民的如何刺激，最近巴南號戰艦被沉影片在美國公演時，劇場裏不斷的有許多叫囂表示憤慨，可是在倫敦公映時（英國船也被轟炸）大家却毫無表示，總而言之，他們對於一切絕對不願意感情用事，任何事

件，必定要經過深思熟慮，然後才決定取捨依違。就另一方面看，世界政治舞台上，到處都有倫敦的魔手在其間操縱一切，却又極盡權變的能事，這些也許和天氣有密切的關係吧！

話又說回來了，英國的天氣也不是完全壞的，據英國的朋友說，從三月起至九月止，英國的天氣，比較冬令要好得多。實際上即以冬令而言，倫敦遠不如上海之酷寒，碧油油的草地，公園裏冬天依然存在。聽說夏天也不熱，夾衣可以過夏，這些因爲我剛來了半年，對於英國夏季的天氣，還無經驗，祇好留待將來再補充之。

（二） 倫敦的貧與富

英吉利是世界第一强國，殖民地遍及全球，國家經濟實力的雄厚，自然不必說，我們如果在閒暇的時候，到「攝政王街」（Regent Street）散散步，那些堅固偉大的建築，會使你心驚目眩，別克得雷圓場（Piccadilly Circus）的車水馬龍，更是天下的奇聞壯觀，總括一句話，倫敦有說不盡的繁華，上海相形之下，固然退避三舍，就是巴黎紐約，也未必能等量齊觀，第一巴黎紐約的人口面積是比不上倫敦的。

說起倫敦的富，似乎大家都公認的，單就皇室而言，其富有眞令人咋舌，王和后的年俸，達五十三萬三千鎊之巨，每天平均約爲一千五百鎊，每小時合五十二鎊，其次如威爾士親王年俸亦有六萬六千鎊，年纔數齡的兩位公主，也各人年領六萬鎊，這些人雖然坐糜國帑，然而英國既然國富兵强，對於皇室的孝敬，似乎也說不上什麼！

其次，倫敦附近「漢摩斯蒂原野」一帶的貴族住宅區，巍然四列，氣魄着實偉大驚人。貴族中有一位「拿福克」先生，他的財產，總在幾千萬鎊以上，他近年來大大的講求散財之道，捐給醫院學校的動輒數百萬鎊，一般學校及慈善機機向這位財主請求佈施的，不計其數，弄得這位財主，到有些不知如何分配纔好。英國國王，今年在新年頒給勳典時，因爲他急公好義，也特予晉爵一級，以示褒獎，這便是金字塔尖頂的一個代表。

再次，比較小些的富翁，倫敦也是車載斗量，有一個狠有趣的地方，可以看得出的，「每日電訊」是倫敦的一等大報，他有一欄，叫做「遺囑與遺贈」（Wills and Bequests），專門登載已死大小富戶的身後消息的，下面便是一個例子：（本年二月三日）

△茜亞小姐的六十萬鎊財產▽

——一萬鎊捐贈國內殘廢女子——

茜亞小姐昨天逝世了，她的遺產共計是六二二九〇一鎊，除去

遺產稅，實數六一二，四七〇鎊，她是蘭達夫子爵的甥女，她的母親在一八四二年嫁給茜亞先生，在法國結婚的，蘭達夫子爵是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二年的英國內相，在一九一三年死的，遺下財產一〇六，九九一鎊，全部送給他的甥女。茜亞小姐生前大部分時間在倫敦，也常到法國去。她的遺產分配是這樣的（一）一萬鎊捐贈英國女子殘廢醫院（二）五千鎊給威士敏寺的主教修理寺宇，（三）一千二百鎊給貧苦小孩救濟所（四）一千鎊給女僕菲亞蓬，（五）五百鎊給聖密切爾寺院的方丈，但在十年之內，必定要爲她舉行彌撒祭一千五百次來超度她的靈魂，（六）給予她的姊姊享育夫人年金一千五百鎊，（七）給予甥女年金六百鎊，（八）等到她的姊姊死後，十萬鎊給他姊姊的兒子亨利。（下略）

除了這一段新聞而外，在同日報上還有下列各人：

克勞福夫人	遺產 一三，六七八鎊
巴溫先生	一一，〇九二鎊
坎培爾小姐	三四，六〇六鎊
克拉克上校	二三，〇一二鎊
梅先生	二〇，二六五鎊
邁爾士先生	二三，四七八鎊



牛津街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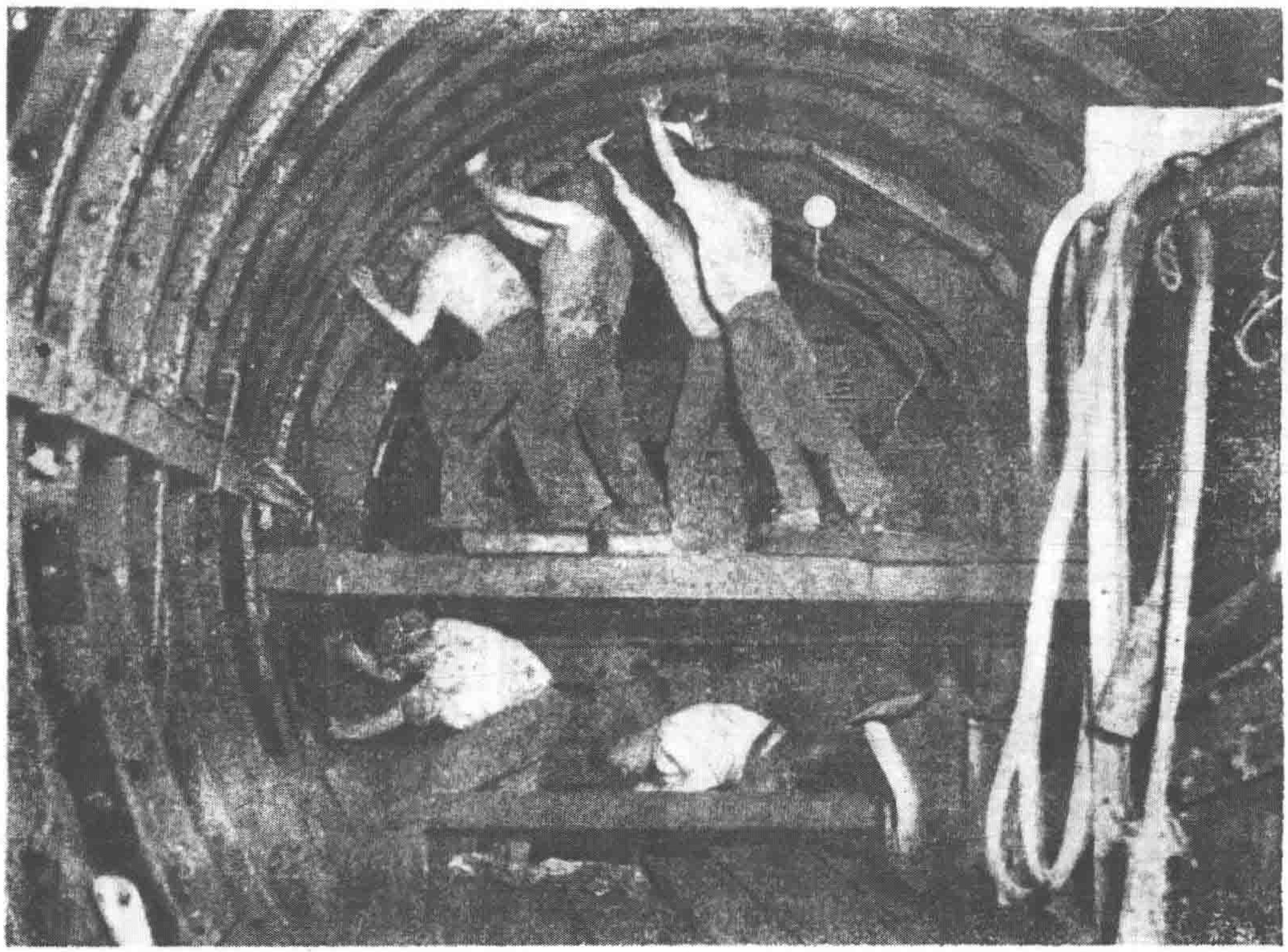
倫敦辟克得雷圓場

奥奔海梅夫人　三七，九六三鎊
倍却爾爵士　五，○四一鎊
司巴少爵士　一二○，一六六鎊
湧林先生　二，七九一鎊

以上不過隨手取了一張報來舉個例子，其實每天總有一大批發表而在未死以前分配財產的遺囑也得要煞費躊躇，像上面所說的那位茜亞小姐捐五百鎊給寺院，還有一個狠有趣的附帶超度她十年的條件也可謂想入非非了。

倫敦的富，從幾個例子看去，已經很可明瞭了。但是我所引爲奇怪的，却不在倫敦的富，而在倫敦的貧。倫敦有一個最矛盾的現象便是這「貧」與「富」的對立，誠然，世界上任何國家，除了蘇俄以外，貧富的階級是不可免的，然而以英國國家的富有，政府救濟失業的努力，似乎不應當再有這種尖銳的「不均」，下面所談的，便是貧窮的英國人民的生活狀況。

倫敦可分爲兩大區，一爲東極（East End），一爲西極（West End），東極是貧民區，西極是富有區，貧民窟就是在東極，而所謂唐人街的，也是在東極，又稱東倫敦。貧民窟



地下鐵道工程在進行中

雖也是現代化的洋房，然而人民的生活狀況却是十分痛苦，有一家十餘口擁擠在兩間小而潮溼的地窖裏面的，有終日不得一飽的，甚而至於有爲了丈夫兒女而自己餓死的慘劇。貧民窟的人口，有百萬之多，所包括的區域，可以說從「芬史保雷」起，一直到「西亭」爲止，都是這些餓餓線上掙扎的大英帝國人民的住所。

失業的工人固然是寄跡其間，卽使有業的人因爲工資菲薄也祇得移寓於此。英國生活程度，就一般而言，約比上海高出四倍，但是看看他們的工資呢，公司職員每星期約爲三十先令，最多的約爲七十先令，來安及ＡＢＣ小食店的女招待，胡爾華士（三便士六便士商店）的女職員，每星期可得約二十餘先令，試問這戔戔之數，如何能夠維持個人甚至於全家的生活，結果女子便以祕密賣淫爲副業，男子却是除了忍受以外，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了。

至於失業的工人，如何去生活呢，他們的唯一出路，便是去做乞丐。倫敦的乞丐人數，雖沒有統計可考，總也是個很驚人的數目，你去留心觀察一下，便有不少的趣事。當我初到倫敦的一天，正是星期一，住在皇家旅館，第二天一覺醒來，忽然聽得馬路上胡笳大作，和着一片慷慨激越的歌聲，

我以爲大概今天是星期正在做禮拜唱讚美詩吧，豈知下樓一看，却是一羣跛足的朋友胸懸勛章在街上且行且唱，由兩人奏樂，由兩人拿了帽子向行人要錢，這纔知道原來便是倫敦的乞丐。

乞丐的種類眞不少，如上面所說的大多爲殘廢軍人，撐着木足，以大隊歌唱方式來乞求佈施，好在他們心中本有一般牢騷不平之氣，借這機會放聲高歌一下，也可以稍資發洩，所以他們的歌聲特別是悲壯動聽。第二種是單人的，有時一個人獨自在路上唱歌，有時帶了一架有輪的留聲機開着跳舞樂片來吸引過客，有時把一架破鋼琴推在車上，停在路口裏試彈名曲數闋，也有專吹口琴的，也有拉凡啞林的，也有拉風琴的，總之這一類是以音樂來換錢的。另外一種是以圖畫爲乞錢的工具的，這些街頭無名藝術家多在馬路的人行道上，用彩色粉筆畫上許多風景人物花卉，偶然注意觀賞一下，覺得也畫得十分動人，也有畫在紙上陳列在路旁的，照例他放一個帽子在旁邊，外加寫上「謝謝你」幾個字，如果你有慈悲心的話，可以把便士放在他的帽裏，彼此心照不宣。

再有一種似乎和乞丐有些不同，那便是街頭賣藝的武術同志，他們多在戲院旁邊的馬路上表演，因爲那些看戲的朋友站着長蛇陣也似的正在等買票，這個機會是不可錯過的，所表演的技術當然十分平凡，無非想拿氣力來換飯吃罷了。

比較有趣味的是些「舞術」同志，倫敦經濟學院圖書館前面的馬路上，常可看到三五個人，由一二人奏着爵士音樂，另兩人表演各種新奇的跳舞，詼諧百出，很能吸引多數的觀衆，照例是表演一次之後，挨次去索錢，可是爵士的樂聲一起，警察也就跟蹤而來，結果自然是往往被迫不歡而散。

實際上最最可憐的乞丐，却是毫無表演的靜默派，這裏又可分爲幾類，一種是以賣火柴爲幌子的，一種是懸着一塊字牌在胸前的。在大街小巷的轉角處，常常有人手指着一盒火柴，站在一旁俟着，如果你認爲他是賣火柴的，那便不免誤會了他的原意，事實上他是表示以此來乞錢的，當然你取出一個便士來換一匣火柴，也未始不可，但多數人總是給些錢而不取火柴的，賣火柴的不盡是男子，年老孤苦的婦人也不在少數。我個人覺得感動最深的，却是那些胸懸字牌的貧民，有一次我在牛津街看見一個乞丐胸前紙牌寫的是「失業一妻五小孩，無政府救濟金」，單從這幾個字看來，也可想見他的處境了。又有一次，在我每日必經的「王道」（Kingsway）上看見一位鬚髮皓白的老者，坐在街旁的人行道上，懸着的牌子寫的是「今年九十一歲了。」而九十一的「一」字係以「〇」字來塗改的，可見他以行乞爲生已不知經了幾多寒暑暮景頹唐，誰見了也要惻然心動，此外還有寫着「全盲」

兩字的，可是令我至今不能忘懷的，是在基福街遇見的一位你猜他是如何寫法的，原來是「試試看想活下去」(Trying to live)當我看到這幾個字以後，心裏眞有無限感喟，換句話說，如果再沒辦法，祇有去自殺或餓死了。在黃金國家的首都裏居然看到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民，資本主義的罪惡可謂暴露無遺了。

英國乞丐雖然多，可是和上海比起來，却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點，便是他們雖然很窮很苦，還富有獨立性，自尊性，像上海乞丐那樣的一味乞憐追索，却是從未一見，更沒有因爲你不給錢而便破口大罵。就我細心觀察，英國人的慷慨好施的，也極居少數，還是缺乏同情心呢，還是自顧不暇呢？也無從去分析了。

末了，我還要提起那些變相的乞丐，所謂變相的乞丐，是以賣花爲業的，這班人常站在「西極」的那些鬧市商店門口，遇見乘坐汽車的闊人到了，他們便趕上去開車門，強着買花，這樣一來，許多貴族太太小姐們大大的引爲苛擾，商店的營業，也受到相當影響，於是商店的老闆們一度討論之後，便寫一封信到警察局，請求取締，現在「西極」一帶，這班人已不能立足了，「貧」與「富」的對立，是何等的尖銳與深刻呀！

坪石道中即景

蔭

風景饒南國，葱蘢草木稠。石奇蹲虎豹，林密叫鵂鶹。遠嶂堆青黛，斜川瀉綠油。制宜營板屋，作勢棹松舟。洞府偏宜夏，仙鄉不見秋，篝車滿橘柚，田埜徧禾麰。海近魚蝦賤，山深道路悠；市廛人輻輳，言語鳥輈輈。吉士文思適，窈娘體態柔，光圓玉趾露，嫵媚翠娥脩。中土千重劫，邊關萬里遊，徬徨釜上蟻，何處大刀頭？

三二一—四九一

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上）

黑林

還是在四年以前的一個夏天，我和兩個英國人，一個德國人，一個意大利人遨遊瑞士，組成一個小小的國際旅行團，預備爬山，特別是亞爾卑斯山。因爲牠是最美麗的歐洲主峯在匆匆的一個談話后，我們就出發了。這種決定，雖然出於倉卒但是亦曾熟思，看我們所帶的行李就知道了。雖非老於上山亦決非初次登嶺。這天清晨，換上運動員的衣服，再加上一件大衣，纍重行李，一概不帶。隨身的東西只有雨衣一件，內衣兩套，羊毛襪子三雙，手帕，手巾，牙粉，牙刷之類，因爲我們要爬山越嶺，動一動就是一二百里，自然以輕便爲妙。不過有兩樣最要緊的東西是登山的法寶，人人必需，一爲鐵頭爬山拐，一爲烟鏡。前者用鋼製或鐵製，以鋒銳爲最佳，可以幫助吾人在冰天雪地中，登峯造極，超越冰海；後者以墨晶製爲佳，用以保護兩眼，蓋皚白的雪色與陽光相輝映，極易傷眼。而我們的導游者，也帶了兩件隨身法寶，就是冰斧一柄，山繩一條，在冰海內往往無路可循，冰牆達數十尺高，非有冰斧鑿成臨時公路不可；一次山中旅行，往往屢遇危險，老於此道者，其步穩而健，就抓住繩頭，在前領導，我們在後面以繩繫腰，跟住他走，大約百無一失。諸事齊備，於是成行。我們背上載著行囊，手裏拿著鐵頭拐，一步一步的往高處去，行行重行行，千里亦云易。

瑞士是多山的國家，其領土雖小，但是其空間所佔的面積，歐洲諸邦，恐無出其右者。亞爾卑斯山的最高峯，有好幾個是在瑞士境內。最高之峯達二十餘華里，峯巔終年積雪不化，偶與陽光相接觸，卽形爲成千累萬的冰川，滿儲山谷間，流入碧綠的牧場和山下的森林。瑞士既非大國，已如上述，其面積尚難及江蘇省之半。全境三分之一爲冰雪與山石，其餘則爲森林，而牧場則到處皆是，樹林中，山谷間，高嶺上，莫不隨地利用。美麗的農莊和豐富的葡萄園，觸目皆是。故此邦的牛乳，牛酪，和葡萄酒，馳名國外，異邦人到此，是可以充分受用的。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中國的古語，往往把山水放在一起，故有『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之說，名山巨浸，是不能分離的。山上是否有仙？水裏是否有龍？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有山必有水，到是必然的科學化的事實。山巔積雪，雖然是終年不化，但是和狂風的濕氣接觸后，往往融解爲雨，長江大河，率皆導源於

此。例如黃河揚子江均發源於青海的冰川中，而恆河與雅魯藏布江均起始於喜馬拉雅山山麓。瑞士的情形也是如此。亞爾卑斯山脈，遂成為南歐中歐西歐諸大河的搖籃。我們到亞爾卑斯山的理由，就是要探尋歐洲的河源。蓋歐洲的大河如萊因河，多瑙河，垣納河，鐵齊羅河諸流，均發源於亞爾卑斯山的聖高大峯下。聖高大峯(Mt. Saint Gothard)的東邊有好幾條小冰溪，就是萊因河的雛形，溪小流急，懸在山腰，用我們的鐵頭拐做一個支撐，不難一躍而過。多瑙河的初流，亦結集於此。在聖高大峯的西邊，距萊因河源十分相近，就是垣納河的河源。兩個河源如此地相近，眞是出乎人的意料以外，從此到彼，不過五六里路，我們爬了一個山頭，就是一個在峯的東北，一個在峯的西南，彼此遂致參商，永遠不能合流，眞是天造地設，人力無可挽回。流入德境的萊因，和流入法境的垣納，是立於敵對的地位，和德法兩民族永遠是世讎一樣！峯之南邊是鐵齊羅河的初源，流入義大利北境。上述四個河流，是歐洲重要的水道，不但在交通方面如此。就是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也具有重要性，現在希特勒和墨索尼里兩巨頭，不是在那商量這些問題嗎？英法和德義立於衝突的地位，也不是要爭奪這幾個河流的利益嗎？瑞士除山嶺而外，無疑的是一個貧瘠的國家，但是牠把四條大河，貢獻於德法意奧諸國，形成肥沃的流域，使歐洲成為最富饒的一洲，其功績固未可泯滅也。

假使我們眞是富有的話，不妨從瑞士北境公斯坦斯湖畔，乘坐德國徐柏林飛船，飛臨瑞士的高空，我們馬上看見兩大山脈。在西北有廣亞山脈，在東南有亞爾卑斯山脈，兩個山脈中間，現出一段高原，是瑞士唯一較平的地帶。亞爾卑斯山在瑞士境內結集，有好幾個山嶺，中間形成許多的山谷。上面所說的聖高大峯，是這些山嶺間的一個主峯，右邊有萊因河流域，向東北延展，左邊有垣納河流域，向西南延展。這是在飛行中遠視地面所得著的概念。假使這飛船少許下降，我們就能看見無止境無限制的冰層，潔白令人目眩，聳峙其上的，有奇奇怪怪的，形形色色的山峯，逈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另外還能看見深不可測的山峽，兩邊有碧綠色的山屏；有美麗的湖，受雪峯的環繞，山影倒投湖中，看是一幅山色湖光的絕妙畫圖，此乃造化之功，似非人力所能為；有銀白的瀑布，懸掛山半，滔滔不絕的流；有碧綠的草原；有突出的高原，滿佈花草。這種美麗的景緻，已經惹起人類本性美感上的騷動，決非居高臨下的一看所可了事，必須在地面上用兩手兩足去爬山，用兩眼親自去看，然後才能滿足。瑞士不但是歐洲人的花園，實在是世界人類的公園，每年有無數的人，從世界各處來瑞士遊覽，或者是看看美麗的山川，使形的方面和神的方面，感覺到一種安慰與愉快；或者是來吸

收瑞士山間的空氣，用以療治病體，或者是來滑冰游泳，用以健全自己的體魄。所以來到瑞士的旅客，每年總有幾千萬人，以英美人爲最多，每年總要用到三四億金元，確爲瑞士收入大宗。而瑞士聯邦政府爲廣招徠起見，在海外固已竭力宣傳，說這個世界典型的共和國，是如何的美麗，同時聲明遊瑞士者無須護照，可以自由出入；在國內則努力整頓交通，於懸崖絕壁間築成吊橋，以通大道。又能鑿山通道，綿延數十里，視爲事屬尋常，到處皆是。至於和香港一樣的上山鐵索電車，或空間鐵索電車，不過家常便飯，每山皆然。交通而外，使旅客感覺到快慰，情願在瑞士遊覽，用去大量金錢，以瑞士旅館的誘惑性爲最大。瑞士人對於旅館事業之經營與管理，確有其獨到處。第一是地點佳妙，皇宮式的旅館，大都築於湖畔，山坡，或山嶺之上，一段紅屋隱藏在綠蔭中，風景既佳，招徠的力量遂大。第二是瑞士人明瞭旅客的心理；沒有錢的不到瑞士，既來瑞士，就要舒服，多用幾個錢也無妨，所以瑞士的旅館，在冬季與夏季，甚爲高昂，同時牠的招待與恭維，眞是無微不至。第三是經營斯業者，肯拿出大本錢來，盡力的裝潢一番，使得每個旅舍皆現代化與摩登化，使得旅客於遊覽之餘，回到旅舍后，即能休息，恢復精神，不復疲倦，瑞士人以善於招待自豪，『賓至如歸，』誠名符其實也。

登山愈高則氣候愈寒。一步一步的前進，遠遠地望見農莊與葡萄園皆留在下邊了。前進！前進！現在看見的，是些櫸樹，栗樹，和胡桃樹在森林。在山腰中前行，老遠地瞧著美麗的山谷，有農村點綴其間。再高一點，則我們所能見者，只松樹和無花果樹的森林了。再向進行，則山上樹木皆無，只有矮樹與奇花，就是那些灌木可愛的玫瑰花，與蛇行的山躑躅而已（Rhododendron or Creeping azaleas）此處的草，還要比生在下面的短，具有奇香，牛與山羊，皆吞噬之，固無足怪也。此外石隙間，生有光明燦爛的小型花，有的是深藍色，有的是淡的粉紅色，有的是紫色可愛的花。這些花到處皆是，就是在雪裏也有。爬到這裏，大約在海拔綫上有五千四百里了。

我記得我們上山的時候，正是盛夏，汗流浹背，到了山巔，確已隆冬，大家都瑟縮發顫。不過日中的太陽，仍然是和暖得可愛，這時爬山正好，還能出汗。矚目四望，除雪而外，了無一物，山徑上是雪，山石上是雪，山洞裏是雪，有時間我們看見牠在脚下融化，過夜復結冰，我們用鐵斧築成的小徑，又復堅固如昔，渺不可見矣。日落黃昏后，天氣驟寒，初登山者，極宜注意，匪特傷寒之可慮，亦且無人照顧，欲前不可，欲后不能，進退維谷，眞此之謂也。除寒冷而外，山上的狂風，復能挾濕氣吹過雪面，冰珠掠人而過。我們常看見白雲從高處冉冉而來，降在山徑上，馬上把我們包裹起來，眞是騰雲駕霧，飄飄然欲仙矣！假使白雲是多的話，我們就如同在微雨中，不過日光透過，

則雲霧立消，我們的體溫，又立即恢復原狀。欲到達山頂的時候，旅行者亟宜慢行，這里的空氣是非常的稀薄，呼吸極爲不易，每次必需喘息片時，我們的兩腿，覺得十分沉重，心臟覺著跳得十分利害。這里的山徑十分危險，是無待言，我們用山繩束在每個人的腰間，只能一個一個的魚貫而進，並不可並肩而行，在峭壁絕峯間，因爲聯帶的關係，就是偶爾一人失足，亦便不能成千古恨也！這種保甲連坐的方法，好處多而壞處少，導游者總會得利用。不過到了最危險的山徑，可以說是無徑可遵，無路可行，這位導游的瑞士山神，就叫我們在山上爬！過冰海時，也是如此，海內的冰渦，深至千尺，一入其內，永不復出，我們也就如天之福，爬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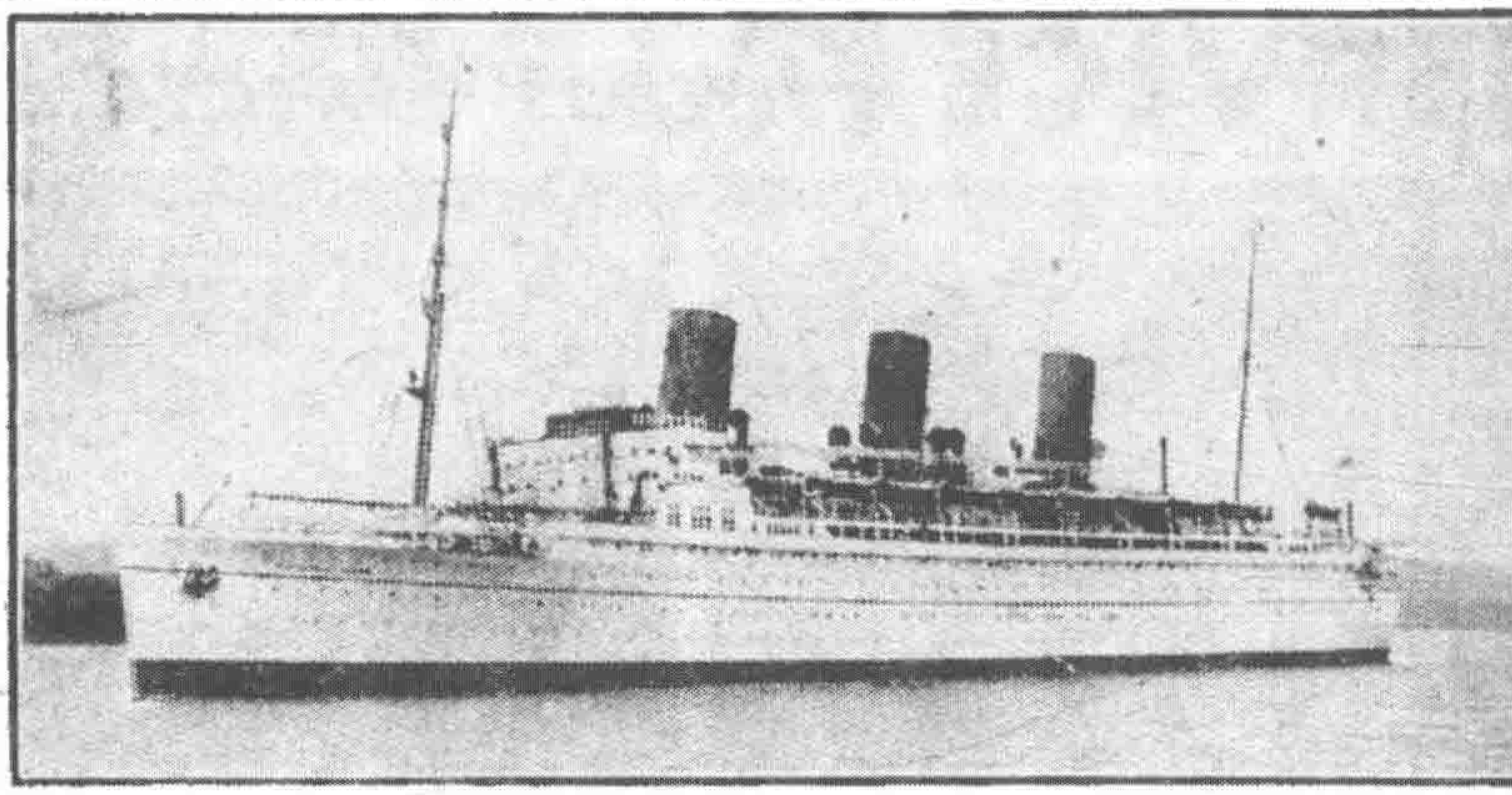
上山眞是辛苦，以手代足而爬，假使不以人類自尊的心理來說，則我人的本領，還比不上山羊與野牛，仁者樂山的聖人，必定說，可以人而不如畜乎？不過苦盡甜來，在手足兼勞之後，忽然間駐足山之高峯，小視一切，對於四週的景色，有全盤的眼福，無破碎支離之苦。山脚下的銀湖，如同墮在碧綠的山網中，每個雪峯在水面上總看得清清楚楚，如同照在鏡子裏一般。山峽昂首天外，和蔚藍的天連在一起，就拿這塊天做一個屋頂！山峽內還有無數的崖石，有些是受青苔的籠罩，有些是受著冰海的流注，還留下些傷痕，牠們是斷崖峭壁，大約有三千餘尺高。在這些崖石的脚下，就流出銀白如牛乳一般的冰川水，味其寒徹骨，一如冰塊。這就是江河本流的所在，雖流經數里後，其水仍清潔見底，毫無渣滓，古人謂『在山泉水淸，出山泉水濁，』其言洵屬信而有徵。

在山巔上，還看見許多積雪的大山嶺，山峯彼此重疊，互相遮蔽，綿延數十里，遠在天際而滅，肉眼視力有限，終不能窮其究竟。山峯下則綠林成林，巨石集聚，皆呈灰色。冰海以下，則湖平似鏡，銀川受日光的照耀而分外光明。綠色的草原上，星羅棋佈的，盡是牛羊和紅綠的農村。用望遠鏡再往下面看，則可見村落城市，及人家的烟火。不過吾人所見，皆甚細小，略具雛形，不甚分明，所謂人豆馬寸，益足見山之高度矣。

我們最有趣的旅行，莫過於亞爾卑斯山的爬冰海。這些冰海和冰川在史前的若干年，就結成冰體，到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冰積。在這個歐洲最高的山間，積冰甚多，因量的不同，故名稱亦異，有冰海，冰川，冰江，冰河，冰流，冰湖，冰溪之別。究竟冰海是什麼？就是巨量的冰和雪積聚在山峽間，高與峯齊，廣袤數十里數百里不等，慢慢地移動到山谷裏面去，逐漸而及於平原，然后溶解，我們在山峽山谷間的崖石上，還有些痕跡可尋，地質學者尚能推出這個變動的經過和原委，做個有趣的報告，不過也是洪荒史蹟，一種抽象的事實，和哲學家談玄一樣，徒惹人發笑而已！偉大的冰川，瑞士山間

所有，無累千百瑞士人每以此自豪，說這是天富瑞士，世界各國莫與之京！某次一個北歐的瑞典人到南歐的瑞士來遊歷兩國雖然不是一家，恰好到是同姓，這位表兄到表弟家裏來玩看見冰海，不覺大吃一驚，含了半口醋以爲冰海是地近北極的表兄家所僅有，不意南方的表弟家也分肥，並且還很多，瑞士人聽見了大樂。

亞爾卑斯山的好處甚多，令人欣賞的地方不少，以我箇人的意見看來則仙人峯(Engelberg)的觀日出，離季峯(Rigi)的日落白峯(Mont Blanc)的雪香母嶺(Chamouni)的冰海，少婦峯(Jungfran)的佳麗，玫瑰峯(Mt. Rosa)的奇偉，均足令人留戀再遊而不厭。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 北京路一號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六月十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廿八日	俄國皇后號
七月十三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廿六日	亞洲皇后號
八月九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廿三日	俄國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六月十二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廿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七月十日	俄國皇后號×
七月廿四日	日本皇后號
八月七日	亞洲皇后號×
八月廿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旅行通訊

自重慶至樂山

蔣湘青

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現已遷移四川樂山縣繼續開學。頃接家兄湘青來信敍述自重慶至樂山沿途風景及四川社會情形甚詳，極有公開發表之價值，爰寄刊旅行雜誌。

槐青附誌

我在萬縣與重慶寄上的信想必都收到了。在重慶住了九天，沒有買到汽車票後來與同事學生七十餘人合包汽輪一艘，於十二日上午六時開駛經瀘州敍府（即宜賓）而於十六日下午到達嘉定（現改名樂山縣）一路人煙稀少，兩岸多匪，江水亦淺而急；身歷其地，不禁令人想起諸葛武侯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故事來。（渡瀘的瀘，就是上面我們所經過的瀘州，是川省通雲南的要道。）所幸汽輪上有護航警六名防犯周密，均得平安無事。這一千四百里水路因船小人多，不要說睡覺，幾乎連坐的地方都難找，所嘗苦況，可謂生平之一紀錄。

敍府是長江的終點。敍府以上雖然仍屬長江的本流，但已改名爲金沙江，長江到了敍府向北分出一支流，名曰泯江，這就是我們所走的最後一段水程。長江之水，混濁不堪，泯江則淸潔可愛。在敍府分流的地方，江水一混一清，就分出很顯明的界限來，眞是奇事！泯江的風景很好，尤以關刀峽爲最。峽長一里，爲獨石所搆成，形勢險峻，如同刀劈，取名「關刀」，其在斯乎？三峽（西陵峽巫山峽瞿塘峽）之勝，可以「森嚴」二字形容之，關刀峽則以雄壯偉大著稱。惜古今來的詩人文士，其遊踪大都避重就輕，故歷來遊記中只有寫三峽的詩文，而獨忽略了關刀，不亦寃哉枉耶？遊此四峽，今生可告無憾了！此行雖備嘗苦楚，而苦中亦有樂處在。從敍府到樂山，計程三百餘里，現値枯水時期，水流急如瀑布，危險處令人心驚肉跳。最急的地方，輪船機器之力亦不能勝，於是助以民夫百餘人，絞挽而上。輪船與江水抗戰之情形，至今思之，猶覺胆寒！

泯江在夏秋水漲時，汽輪原可直達成都，但現在只能到樂山爲止。樂山是泯洞雅三江合流處。江心矗立一峯名烏尤山，山上烏尤寺，是全四川最著名的寺院。隔江凌雲山與城牆遙遙相對，山邊有一石佛，高二百零六尺，是獨石所鑿成，面江趺坐的，是奇觀。此佛相傳爲唐朝海通和尙所鑿。佛旁是蘇東坡讀書臺。風景幽麗，甲於峨嵋山。（四川人這樣說。）遊客至此，無不流連不捨。登山頂，遠望峨眉清晰在目，亦美亦秀，到此方知峨眉之得名，原來是因爲遠像一

峨眉的綠故。

樂山的風景的確好，是各省市所沒有的。但是人民的生活，很苦很苦。城裏的老百姓，赤足的居半數，要找一所好住的房子，簡直沒有。武漢大學搬來後，因為教職員的食宿概歸自理，整天的奔走，找不到可住的房子。現在教職員只到三十多，已經有這樣的困難，後來者還有一百多，更將走頭無路，啼笑皆非。這是一個空前的嚴重問題，而無法解決的！好的房子，不是軍閥所有，便是教會的產業。他們是不出租的。其餘的就不成樣子。最好的房屋，還不及上海的灶披間，既黑暗，又潮濕，而且齷齪達於極點。城里電燈是有的，但是住家都不裝電燈。房子不好還小事，根本是租不到呢！地方閉塞，社會上的需要很少，現在驟然增加了一千多最高等的消費人，自然感覺供不應求了。到此以後，大家愁眉不展，真正該死。房價本來很便宜，因為同事的爭搶，一星期內已貴起兩三倍。物以稀為貴，這是必然的趨勢。生活程度以前很低，戰事發生後，物價逐漸上漲，日用品來路斷絕，更是飛漲不已。吃的東西，樣樣貴。秈米一塊錢買十一斤（市秤）雞蛋一角錢五個，肉一塊五斤，（魚蝦很少，更貴）三星牙膏每支五角，十五支光電燈泡（亞浦耳與德司令）每只七角，白金龍與老刀牌香煙每十支包兩角多。十塊錢一月的伙食，不能下咽。這種物價還在繼續上漲中，目前如此，將來更不了。

些子租不到，大家只好住旅館，因為旅館比較像樣一點。（最好的旅館不及上海最蹩腳的）這裏最好的樂安與安居兩旅館，已成為武大教職員的公寓。我與校中唯一的同鄉許熙生先生在安居旅館合住一間，房價打對折（因言明長住，房錢每三個月一付，先付後住。）每人每月花七塊錢，伙食另包。

校舍分兩處，一為城內的文廟，正趕修中；一為城外的三育學校舊址（外國人辦的）相隔約兩里多路，作為課堂已勉強夠用。學生宿舍另行租賃，共分六處，多半是庵觀寺院。往來奔波，極不方便。三育的房子是洋房，建築很好，風景環境也很好。安居旅館離文廟一里多，離三育有三里多，一天來回兩次，夠苦的了。

從漢口到這裏，錢用掉一百六十餘元。所到的地方，以重慶為最繁榮。此外最熱鬧的地方是成都，可惜我還沒有到。其次要算萬縣，再次就要算夔府瀘州敘府（宜賓）樂山（嘉定）了。除了這些城市以外，都是苦地方。四川多山多匪；天上多雲霧，地下多煙霧；這是全國最獨特的。老百姓受烟毒之害，都嬾得不成樣子。茶店家家好生意，其餘的商舖就是無人問津。（土膏店當然除外。）茶店里的椅子，都是低靠椅與籐榻相仿。下江的優秀份子現在都入川了，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大家覺悟的日子，快要來臨了。

學生教職員，在一星期內可以到齊。學生來川的總有八百（四

年級仍在武昌原址結束）教職員有一百五六十（小職員因路費關係，無力同行，留職停薪者數十人）另加眷屬，其數逾千，一小小的城市居民只四萬多，驟增了這一些享受慣的有力份子，連飯店裏都拿不出飯來了。（目前多半是零吃的）飯店的供應，原以社會經常的需要爲準繩，多買了，就要賣不掉。現在各飯店每天買米買菜，都超過了日常的統計，但是事實上還有許多人吃不到飯。教職員固然苦，學生則更苦。因爲學生尙在分利時代而且多半是失地之民，雖然每月可向學校貸款四元，終覺無補於事。再隔一月，櫥房及其他一切佈置可告就緒，生活當可擠入軌道，上課大約要到五月中旬，暑假將減少四五十天。（至多放三星期）

這次遷校，公私兩方共計消耗十餘萬元。我們的薪水，原來是打七折，現因遷校而改打六折，而且還因此欠發一個月。苦雖苦，大家絕無怨言，祇是埋頭苦幹。

廈門淘化大同公司

本公司購備新式機器製造各種罐頭食品及醬油等



發行所 文咸東街五一號 電話三二二二三

製造廠 九龍牛頭角 電話五六五五六

用六大酒家名菜讌客，不足以表示尊敬，不赴六大酒家之宴會，無以謝主人隆情。

香港金龍酒家
香港銀龍酒家
九龍大華酒家
廣州金龍酒家
廣州銀龍酒家
南京大三元酒家

中南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及各項儲蓄存款

實收資本金柒百伍拾萬圓
公積金貳百萬圓
香港分行皇后大道中十一號
電話叁三五六五—叁三五六八

三二一—五〇一

短篇創作

小店主

秦瘦鷗

「偏是第一天就碰到下雨，×他媽的幾時才不走倒運呢？」李興仰着臉向天空裏織得像簾子一樣密的雨絲咀咒着。跟着他這粗暴的聲浪而來的是他妻子——瑋貞——陰鬱的慘痛的長嘆。

李興開這一個小店眞也不容易啊！單是爲着房屋問題，他就整整的跑了十天，幾次累他奔得混身大汗，一件灰色富綢的襯衫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假使不是實在別無辦法的話，他眞不願意再奔下去。第一次當他向一家小得只有半開間門面的糖果店接洽承頂店面的時候，那個酒糟鼻子的甯波人開口就是一千兩百塊錢，眞的幾乎教李興嚇得倒退三步，呆了好一會，他才知道這並不是做夢，金黃色的陽光正照遍着每一條柏油鋪的路面。

「是不是連地皮，連貨色一起在內？」他囁嚅着問。

「開價由我，要不要由你！」那酒糟鼻子立刻拍着櫃台破口大罵起來。「你這不是存心來討相罵嗎？」

李興也不知道再有什麼話可以說，同時也不想跟這個傢伙打架，便忙着走了開去，那李酒糟鼻子兀自在後面唏唎嘩啦的罵着，一直到他轉了灣才聽不見。

後來又試了幾次，只要是鄰近有幾份人家，可以開開店鋪的地方，沒有一千塊錢簡直頂不到一個門面。那末，就出分租吧？有倒也有，可是租價又吃不消，動不動兩百一百的，比客棧還貴，並且至少還要先付三個月；接洽時候又再三聲明什麼店不能開，什麼店不租，老實說，最好只付分租，不用他的屋子！

總算還是李興的運氣，有一天，他在××路上走過，瞧見幾個工匠在一塊空地上蓋搭鉛皮房子，每間大約有一百塊豆腐干那末大小，李興隨口向他們一問，知道也是預備給人家開店的，房租每間五十元，那就是等於伍毛錢租一塊豆腐干地；可是有一點是便宜的，這房東的良心大概最近才洗過一次，所以倒不會規定什麼小租押租，唯一的條件就是殷實鋪保。

「你想租嗎？只剩一間了，要租就快租！」一個年老的木匠向他忠告着，他也知道這眞是最難得的忠告，便來不及的問明了房東的住址，趕去繳付定洋；那房東給了他一份印就的空白的保單，限他明日必須送去。

「那末請問幾時起租？」

「當然是明天！」

「可是屋子還沒有蓋好……」

「你不要租就把定洋還你！」說着，眞把一張十塊錢的鈔票退了過來李興這才着急了，忙向他陪笑臉，再三告饒，方始壓下了那個人的怒氣。

再走到鉛皮房子前面去看了一會，他心上不免又後悔起來，因爲這空地的對面和兩旁，都是一所所的大洋房，人絕對不是小雜貨店的主顧，大約要往東再走兩百碼路才有許多弄堂房子，可是那裏已經早有兩三家小店開着，憑什麼能夠教人家特地多走一段路上他店裏來交易呢？他險些就要決定犧牲十塊錢了，幸而回去跟妻一商量，妻倒以爲只要做生意能夠專打這些大人家頭上着想，也未嘗沒有希望；同時父親也告訴他××路靠近公園，出進的人很多，過路生意是不會少的，除非下雨。

不料剛剛開店第一天就碰到下雨！

他自己是昨天就搬到店裏來住的，妻和阿琳——他的大女兒——也在清早六點鐘的時候就趕到了。三個人眼巴巴守到下半天四五點鐘，只做了兩塊六毛錢的生意；他只能無聊地搬弄着櫃台上的貨色，他想東面走過來的人比較多，應該把四個大玻璃瓶堆在西面，讓走路的人可以格外容易看見；可是再一想，從西面來的人雖然少，但十九是附近的住戶，交易的可能性自然比較大，因又急急把四個瓶移到了西面去，後來等了一會，依舊不見有人上門，只得又分兩個瓶到東面去，這樣他才覺得安心了一些。

「唉！我說應該穿中裝，你偏不信，現在你看怎麼樣！人家瞧我穿着西裝，差一些的人便不敢走上來了！」吃晚飯的時候，李興忍不住把一天這怨氣全出到妻身上去了。因爲前幾天他就感覺站在小雜貨店的櫃台裏穿西裝不但不很等樣，而且容易嚇走小的主顧，所以他曾經要求瑋貞替他特地做一套中裝，可是直到今天，瑋貞並沒有照着他做，這樣就使他懷疑生意的不好，都是一套西裝在作怪了。

「你是一向長穿西裝的，」瑋貞雖然心裏也是萬分的鬱悶，却不願再和李興爭吵起來，便很和婉地給他解釋道：「一件中裝也沒有，要做必須從短衫褲做起，如今我們那兒來的閒錢呢？」

一提到錢，李興不能不英雄氣短了；他這次倘不是幾家親友的帮忙，連這爿小店也開不成咧！

「明天先把父親的夾袍子要一件來罩在身上再說。」他暗暗這樣計劃着。

還好，世界上見了西裝就害怕的人畢竟不是最多數，正在這個時候，一位穿短衣服的主顧居然大搖大擺的走上來了；李興看了他一眼，心裏想大概總是一匣十六個銅板的五花牌香烟吧？

「要買什麼？」李興先向他問。

這個人雖然不穿西裝也沒有穿什麼長袍子，可是那一副神氣却眞是大派得了不得他並不就答復李興的話只泛起着一雙眸子儘向一口陳列各種香煙小橱窗瞅看好一會才顚着頭笑道：

「想不到你們這裏倒有三五牌香煙！」這傢伙手裏本來揑着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便把手在櫃台上一擱。「那邊兩家都沒有，每次總要累我跑到大世界去，眞不是生意經！」

李興聽說是買三五牌的不覺就興奮了許多，一面打開橱窗，一面問「幾聽？」

「先買兩聽！」鈔票從那個人的手裏落到了櫃台上。「是一塊六一聽嗎？」

李興記得進價是一塊四角半，他希望打一個二分錢，本來是決定要買一塊七一聽的，可是現在看看時候快要到八點鐘了，放掉了這個主顧不見得再會有什麼人來了，只得少賺兩角錢吧？

「好的，今天我們是新開張，就便宜一些吧！」

「便宜是不會吃虧的，」那個傢伙從衣袋裏掏出一支煙來，李興忙把火柴授給他一瞧他自己吸的倒是強盜牌。「我們東家是姓周的，××銀行的買辦就住在那邊六十六號裏，一個月少說些也要作成你二三十聽，以後我就永遠上你這兒來買好了！」

「承你照顧！承你照顧！」李興把剩下的一塊八角給錢找了他。

雖然這一起賣買上他實在只賺了三毛錢，可是第一天的成績，總算已到了五元八角的記錄比方才是好多了；又且從這件事上可以知道瑋貞的話是挺對的，只要多辦一些貴族化的東西，在這裏自有銷路，因此當晚他就走到附近的幾家小店裏去察看了一會，使他更發現了幾種他們所沒有，而爲資產階級所必需的東西。

第二天，他就儘量把這一類東西擺在最顯目的地方，一面還寫了幾張廣告高高地張貼在牆上；又喜天也好了，到晚上結帳，居然做了十七塊三四角錢。現在，他也知道穿西裝未必就會嚇走主顧，便不想再向父親借夾袍子了。

半個月過了，算盤告訴他一起做了三百十七元一角八分的生意，平均二分半利息，差不多賺了八十塊錢，假定下半個月也是如此，那末就是一百六十塊錢了。他起初想想似乎覺得已經很不錯，可是再把房租捐錢，電費水費車錢算一算，便減了許多興趣，預料一個月後的淨盈至多也不過六七十塊錢，這區區之數怎夠贍養一家四個大人，三個小孩呢？何況又是另外租着屋子的！

瑋貞雖是教會學堂出身，做生意的經絡到還很通達，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向李興提出了一個意見：

「我看老是給人家代銷貨色是總不會有好利息的，最好還是自己做幾樣東西賣賣：」

「有什麼東西好做呢？」

「我看巧克力糖的生意眞不錯，單是五十九號姓秦的一家每天總得作成半塊錢或是一塊錢，我們何不自己想些花樣做着試試呢？」

「爸爸！巧克力糖我要吃的！媽媽快些做啊！」七歲的鑫兒聽他們一說到巧克力糖便快活得從被頭裏直跳出了來。

李興沒有話好跟他說，只得苦笑了一笑。

第二天，瑋貞果然去買了許多巧克力粉和白糖以及松子，胡桃，之類，在他苦心孤詣的試驗之下，好容易造成了幾種別出心裁的糖菓。爲着想便利推銷起見，又買了許多紅綠色的玻璃紙把它們一顆一顆的包起來。不過這種手續很費時間，李興和他父親都得整天留在店裏招料，母親要負責燒飯煮菜，沒法只得教小玲幫着包，可是鑫兒見了，覺得很有趣，吵着一定也要包，瑋貞拗不過他，只得允了。

「先給你吃一塊！」小玲是十歲了，很乖巧，瑋貞知道她是絕對不會偷着吃的。鑫兒可靠不住，因此先賞他一塊，免得他眼紅。「以後你可不許再偷吃了！」

糖含在鑫兒的小嘴裏，滿面都是笑；他向瑋貞點着小腦袋，表示願意聽她的話。

「姊姊！這一顆不知道有幾塊胡桃？」兩個小孩子低着頭工作了一會，鑫兒嘴裏的糖早就完了，偏是這竹盤裏幾千百顆的巧克力糖都像星一樣的發出怪明光亮的光來，儘在鑫兒的小眼球上閃爍着，使他實在不能再忍耐了，便拈一顆在手裏弄着，再也不捨得用玻璃紙把它包起來。

「不要多弄！快些包起來！」小玲也知道他的心事，便睜大着一雙眸子牢牢地監視着；鑫兒給她一催，只得暫時放棄了原來的企圖。

又隔十多分鐘，鑫兒覺得這一顆糖是無論如何不能再放過了，湊小玲低下頭去的機會，來不及的望嘴裏一送，無奈糖太大，嘴太小，小玲隨便望他一瞧，就立刻發現了。

「媽媽！鑫兒偷吃一顆了！」

正在這個時候，李興恰巧有事囘來，他因爲昨天晚上還聽瑋貞說巧克力糖的本錢很大，利息也不怎樣厚，萬萬糟塌不得，自己不覺早存了一種特別寶貴的心理，此刻聽小玲一叫，無明火就立刻升起來了，拍撻一聲，鑫兒的後腦上早着了很有力的一記。

除了哭，鑫兒還能有什麼表示呢？往常，李興原是最鍾愛這個小兒子的，重價的巧克力糖也曾一再帶囘來給他咀嚼，今天他只偷吃了一塊家裏杜製的巧克力糖，無論成本怎樣貴法，大不了算了

六個銅子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着什麼竟値得這樣狂怒起來。

「這麼大的孩子本來那裏禁得住他不饞嘴！」瑋貞在廚房裏聽到了哭聲也忙着趕出來了他既不忍再責駡鑫兒又不敢埋怨李興，祇能用第三者的口吻給他們排解着。

李興原有些後悔了，再聽妻這麼一說，心上頓時擁起一陣酸楚，忙像敗陣似的逃了出去。

「不要哭！好孩子！」慈母總是慈母，李興一走，瑋貞就把鑫兒摟在自己懷裏竭力撫慰着。「這些糖包要拿到店裏去賣給人家的，賣到了鈔票角子銅板，媽媽就要替鑫兒做新衣裳了！」

聽說做新衣裳，鑫兒的哭就停止了。

「我要……要像隔壁……壁……二新……新穿的一……一樣！」他哽咽着說。

「好的！我們做得比他還要好！」瑋貞把自己的手巾給他拭乾了臉上的淚水。「那末你不要再弄了，讓姊姊一個人包吧！」

「媽媽！我一定不再偸吃了！」他仰着一張小臉，很誠懇地請求道：「讓我還是幫着一同包吧！包好了不是就可以馬上送到店裏去賣了？」

他也不等他媽媽的答復，便依舊挨到了小玲的旁邊去，小玲忍不住向他做了一個鬼臉。

「你瞧着！看我再吃不吃！」鑫兒很倔強地說。

果然他倒是有氣性的，一直到他和小玲把一大盤的巧克力糖包完，連糖屑他也沒有舐一些到嘴裏，不過隔了一回他總要向小玲問：

「姊姊！一顆糖可以賣幾個銅板？」或是：「這一盤糖明天可以賣得完嗎？」最後，他爽快直截了當的問：「賣掉幾顆糖好給我做新衣服？」小玲說：「起碼十盤子！」這一句話幾乎把鑫兒全部的興趣齊打消了。

然而十盤子糖倒並不難賣！只三五天就賣完了，賺到的錢也儘夠替鑫兒做一件短衣服，但是瑋貞終於不曾替他做，因爲當他們籌備這小店的時候，李興從電報局裏領到的一筆遣散費已經化得只剩兩百多塊錢了，資本不夠很多，全是從各家親戚那裏零零碎碎的借來湊足的，此刻大家景况都很窘，並且知道他們生意還不差，自然都想剩早來索還了。所以巧克力糖賺的錢，簡直專門還債也不夠。

每天李興跟他父親從早上七點鐘起到晚上十點鐘，一直像「立關和尙」一樣的站在那洋鉛皮盖的小店裏！等候着各式的主顧；瑋貞是天天在忙着批貨色，煎巧克力糖，剝胡桃，連害了傷風也不能休息；但結果還是只夠敷衍一家的衣食住，和陸續償付一些

舊債。

李興的頭髮已經有五個星期不曾剪了，這一天他自己也感覺不怎樣順眼了，便給父親說了一聲抽空溜到附近的理髮店去整容一番，待他回去的時候，忽然瞧見自己那間小店的門前停着一輛簇新的包車，是買主嗎？可是櫃台外面却不見有人站着，再走近一些，才發現有一個胖子坐在櫃台裏面的一張籐椅上眉花眼笑的和他父親談論着，父親似乎也很高興，正在擦旺着自來火向他敬煙咧！

「好了！我兒子回來了！」父親瞧李興進了店堂，便忙着把這位客人引渡給他。「請莊先生和他談談吧！」

然而李興可不認得這位貴客啊！

（待續）

吳季子祠與十字碑

華

季子祠墓，在吾澄西門外，沿鎭澄公路之申港鎭，鎭多吳姓，即季子裔也，墓前有「於戲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之十字碑，尤名聞天下，相傳爲先師孔聖人手筆，祠中藏古彝器數事，壁間並嵌有彭剛直畫梅石刻，均珍品也。顧祠墓管理，素無專人，年久失修荒蕪已甚，而十字碑遂時爲樵牧所摧殘。且俗傳碑屑，可愈創傷外症，鄉人尤爭相磨刮。據耆老謂此碑昔曾屢經破損，紅羊之役，且遭斷仆，然一經拼湊，便脗合天然云，是眞神物矣。洎夫孫傳芳時代，浙江吳鵬知縣事，因景仰前賢，追懷祖德，始集資葺治，且廣集邑紳與祭，更溯源奉祀，責役看守之，至此展謁者，非簽名留柬，不得遽入，而碑帖亦遂爲吳氏之專利，吾人方幸聖賢遺蹟，可保永久，不意此次故鄉淪陷，全鎭已成焦土，不識此季子祠與十字碑，亦能如魯殿靈光否，言之尤不勝悵惘也。